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5
9月下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



明月照千里
故事一线牵

2016年本刊征订工作已开始，请读者及时去当地邮局订阅

178 道工艺



Wang Rui Stories Editor
王 睿　故事会绿版编辑

打纸帘，可能很多年轻人还十分陌生，它是传统造纸业的一道工艺。窦浩干这活已经十几年了。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窦师傅的手艺在“江湖”上不胫而走，吸引了一些纪录片导演的眼球。不过他们来来去去，大多走马观花。唯有一位叫萧开如的导演，日复一日、如影随形地跟拍。时间一长，就连窦师傅都有些吃惊，问过他为什么，萧导神秘地一笑：“到时候我会揭开谜底的。”

一晃两年过去了。有一天，萧导突然对窦师傅说：“我在上海搞了个纪录片展映会，到时你过来吧！”窦师傅没有推托，如约来到演播厅。他发现小小的演播厅居然高朋满座，更让他惊讶的是纪录片竟然记下了那么多的细节：到江西去寻找苦竹，到安徽去寻访土漆和乌煤，还有，到各地去寻找上好纸浆的原料青檀树……由于整个行业时过境迁，现在要找到这些原料，不亚于从星际中发现一颗行星，而他却在行业关系网中游刃有余……

纪录片片尾，《喜庆丰收》的音乐响起。萧开如用一个长镜头定格住拍摄与打纸帘的双重场景：晾晒好的宣纸像绢纱一样在竹竿上摇曳，阳光暖暖地打在场院空地上，窦师傅熟练地将打好的纸帘铺展开来，任由摄影机穿梭在古旧的作坊间……

演播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然而，片刻过后，一阵掌声暴风雨般掠过。萧导从前排站起，转过身，向在场的观众鞠躬致意。接着，他拉起窦师傅，激动地说：“各位朋友，你们面前这位就是纪录片的主角：窦师傅！当年，窦师傅对我说，178 道工艺才能成就一张好纸。坦率地说，一开始我是不相信这句话的，为了验证它，我整整拍了两年。现在，我信了！”说完，他高高地举起窦师傅的手，做了个大大的“V”字。

是的，178 道工艺，成就了传统的造纸术。故事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们口口相传，百折千回，散发着独特的口头文化的芬香。这里借用莫言先生的一句话，来吧，让我们都来做“讲故事的人”！

（**插图**：丁德武）

故事会®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微信公众号 story63
STORIES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 吴 伦 王 睿（实习）
发稿编辑
朱 虹 黄美舟 王 琦
美术编辑 王怡斐
电脑制作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订购电话 021-6433 8113

广告部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投诉 021-6433 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591 2015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9月






征稿启事

第18期故事作品研讨班已经启动，详情请见第112页，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欢迎参赛，欢迎投稿，本刊常设二十多个栏目，必有一款适合您！

绿版编辑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吴　伦：wulun54@126.com

黄美舟：huangmeizhou@163.com

王　睿：wangrui_fd@126.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网店　故事会微信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怕你难过

有个大龄剩女一直找不到男朋友，她忍不住向老妈抱怨："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找不到对象了！"

老妈听了，神秘地打趣道："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剩女摇摇头问："为什么？"

老妈叹了口气，说："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啊……"

（英翔宇）





（本栏插图：包丰一）

不能比

每天晚饭后，都是老公洗碗，老婆坐沙发上看电视。这天老公终于忍不住了，抱怨道："凭什么你就老坐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得洗碗啊？"

老婆淡定地说："凭什么？你和我不一样，当然不能和我比喽。"

"怎么不一样？"

"我有一个好老公，你有吗？"

（汐夏子）

不要紧

儿子刚上小学，这天他哭丧着脸回到家，说是数学考砸了。

妈妈见状，急忙安慰道："儿子，没事，这回没考好不要紧……"

儿子一听，立刻破涕为笑。

不料，妈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幸好我和你爸还年轻，可以再要一个比你聪明的孩子。"

（迟小强）



西天取经

一天，有四个人来到一位村民家，带头的敲了敲门，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人。

带头的就说：“施主，我等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此地，借宿一宿。”

那位年轻人说：“借宿倒是可以，可为啥你们都蒙着面啊？”

“那是因为我几位徒弟长相丑陋，怕吓坏了施主。”

“哦，原来如此，还以为你们是抢劫的，那进来吧。”

门“砰”的一声关掉了，只听带头的说道：“谢施主……兄弟们，把刀拿出来！”

（红孩儿）

挣 钱

老公是个“妻管严”。一天，他向老婆要钱买电脑，被无情地拒绝了。他只好跑到六岁的女儿那里寻求安慰。

女儿摸着爸爸的头说：“爸爸乖，等我挣钱给你买电脑。”

爸爸心里一热，忍不住问：“那你什么时候能挣到钱呢？”

女儿一脸委屈地说道：“你都好几天没给我钱了，怎么挣钱给你买电脑？”

（周继红）

手摸过财神爷

这天，美女同事来到办公室，对男同事抱怨：“近来股市火爆，大家都在赚钱，可我却亏钱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啊？”

男同事安慰她：“我的手摸过财神爷，只要你摸摸我的手就会财来运转。”

美女同事一听大喜，上来握住男同事的手使劲地摸呀摸。

男同事好不后悔，心想：早知如此，刚才说我用嘴亲过财神爷多好。

（方　明）



路考

小王考驾照，参加完路考，感觉通过考试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最后，他把车靠边停下，打开车门准备下车，却听见系统的语音播报还在进行。

小王拉着门把手听了老半天了，就是没听清。

这时正巧有个教练走过，他就问："教练，这广播里说的是啥呀？"

教练笑了，说："下车后未及时关闭车门，本次考试成绩不合格！"

（林　路）



等长大了

这天妈妈去幼儿园接儿子，发现他胳膊上有好多抓痕。儿子解释："被班上女生欺负了。"

妈妈笑了，冲儿子开玩笑："你一个男子汉被女孩欺负，丢不丢人？"

没想到儿子摇着头，淡定地说："妈妈，好男不跟女斗，等长大了把她娶回家，看我不整死她！"

（糕　糕）

前面左拐

小军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非常能说，一路大谈人生观："我是拆迁户，有 4 套房子，300 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老子不买！我有车有房，出租车是自己的，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也命令不了我！"

这时，小军说道："前面路口左拐。"司机说："好的。"

（快乐柠檬）

认　字

这天，叔叔教三岁的小侄子认字。叔叔写了个"问"字，问："这是什么字？"小侄子说："这是门。"

叔叔说："不对吧，里面不是还有一个'口'吗？"小侄子想了想："哦，那这字念门口。"　（徐爱问）



每天好心情

老公冲老婆吼："今天是不是还得我刷碗？"

老婆说："是。"

老公又问："这个月零花钱没了是不是不再给了？"

老婆说："是。"

老公再问："是不是你说啥我都得听？"

老婆答："是。"

老公松了一口气，开心地自我安慰道："老婆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让我每天好心情。"

（刘 鑫）

刘备与曹操

曹操和刘备一起学习，新来的老师出了一些选择题，想考考他们两个。

他们第一次看见印刷的试卷很新鲜，就埋头填写起来。

老师来到刘备身边：你先说！

刘备：老师我是玄德（选的）。

老师：选得好啊！

老师再来到曹操身边：你也再说说！

曹操：老师我是孟德（蒙的）。

老师看了看曹操的试卷：嗯，不错嘛，虽然你是蒙的，但也都答对了！

（欧诸葛）

吃亏

老公带老婆去吃自助餐，老婆一进餐厅，顾不得说话，埋头就吃。

眼看就餐结束时间快到了，老婆又去自助区拿了许多东西，狠命地往嘴里塞，最后是老公扶着她走出餐厅的。到了大门外，老婆好像还不满足，咂巴着嘴说道："老公，吃完自助餐还走得动，我感觉吃亏了……"

（余长生）



本栏目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wangrui_fd@126.com。

药商的斤两

■阿　辞



欧阳飞从单位退休后，就迷上了旅游。最近他随团来到安徽亳州，参观了华佗、曹操、花木兰等名人古迹以后，导游带他们来到了当地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并告诉他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批发市场。"

欧阳飞最讨厌旅游中的购物环节，他认为那无非是导游挣回扣的伎俩。但人到了这里，也不能坐着不动啊，于是欧阳飞就跟着导游四处走。

大药行里热闹非凡，一眼望不到边，都是卖中药的。游客们哪见过这么大阵势，特别很多中药是药食两用的滋补品，比如人参、枸杞、灵芝、红枣等，平时都用得上，很多人忍不住开始买起来。

欧阳飞原本是打定主意不买东西的，但逛到一家卖三七的小店时，看到那么多三七，想到妈妈平时常吃，不由随口问了一句："这个三七怎么卖？"

老板问道："你要哪一种？越大的越贵。"

欧阳飞随手指了指身边最大的一种："就这个。"

老板说："240 元一斤。"

240 元一斤？欧阳飞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前几个月他还去药店帮妈妈买过，要七八百一斤。他又问了一遍，老板十分肯定。

太便宜了，肯定是假的！欧阳飞没敢直接说出来，他小心地问：

“怎么鉴别三七的真假呢？”

老板看出欧阳飞的疑惑,笑了，说：“你放心，一个个的三七是不会有假的，只有三七粉才会有人造假，因为打成粉认不出来了。我做这个生意十几年了，从来就没见过假的三七。”

老板说得信誓旦旦，欧阳飞还是没当真，这时导游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放心，这三七绝对是真的，要是买假了，你找我。你把我的电话记着，或者，到我们旅行社找我也行。这里是批发市场，卖的是批发价，所以便宜，药店是零售价，当然高多了。”

听导游这么说，欧阳飞终于放下顾虑，决定买五斤三七。他想这么便宜，带回去肯定有人要。

老板称货的时候，欧阳飞叮嘱了一句:“秤要给够哈，不要少秤。”

老板笑眯眯地答：“你放心，我们亳州市场从不缺斤短两，你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称。”

欧阳飞接过三七，感觉沉甸甸的，应该不会少秤吧。他想再看一下秤，但这时导游在集合队伍了，没时间了，他就没再说什么，直接付了 1200 元。

旅游结束，欧阳飞回到家，把三七拿到中医院请人看一下，药房的人看了后说，这三七是真货，而且是上等货，这么大的，一般药店都买不到。欧阳飞很开心，这回真是淘到宝了，又好又便宜。

妈妈的朋友们听说欧阳飞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三七，好几个人想要。因为家里没有秤，于是几个人就拿到附近的超市去分。

五个人每人分了一斤，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妈妈分掉五斤后，还剩下很多。一称，剩下的居然还有五斤。

妈妈怕秤坏了,又拿到别处去，没错，这些三七一共是十斤。



妈妈回家后就问欧阳飞："你到底买了几斤三七啊？刚才我们去分不对呀。"

欧阳飞一愣，说："五斤啊，怎么？不够秤吗？少了多少？"

妈妈说："不是少了，是多了，足足有十斤。"

"十斤？！"欧阳飞吓了一跳。

三七是比较重的东西，十斤看上去体积也不大。欧阳飞对重量没什么概念，所以他根本没有怀疑那不止五斤。

一听多出这么多，欧阳飞很吃惊，只听说旅游区买东西少秤的，还没听说多秤的，而且还是多出这么多。显然，人家是称错了。想想那个老板挺厚道的，分量给得足，质量又好，价格又低，没有因为是游客就乱要价，这样的人是好人啊，不能让好人吃亏！所以，欧阳飞说："要不，我把多出的五斤寄回给他。"



妈妈当即表示支持，说："对，对，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说完又提议道，"寄给他还要花快递费，不划算，反正这个三七又好又便宜，肯定有人要，不如我们留下来，补五斤的钱给他吧。"

欧阳飞觉得这样也好。可是，怎么把钱给那个老板呢？又没人家的联系方式。看来，只有找那个导游帮忙了。

欧阳飞就给亳州那个导游打电话，说那天买三七时，算错了秤，钱给少了，麻烦她把1200元转交给卖三七的。

导游答应帮忙，说她认识那家卖三七的。欧阳飞立即通过手机银行，转了1200元给导游，请导游转交给卖三七的老板，让老板给他打个电话。

晚上，欧阳飞躺床上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不稳妥，如果导游把钱私吞了，随便找个人冒充卖三七的老板给自己打电话，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啊。他越想越后悔，但又不



好意思找导游把钱要回来。怎么办呢？只有等对方打来电话了。

第二天，没什么动静。到第三天，终于等来了电话。对方说："我是卖三七的，你是欧阳飞吧，我收到了你托导游带来的钱。"

欧阳飞说："是的，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我清楚地记得你买的是五斤，你也付过 1200 元了，怎么又给我 1200 元啊？"

欧阳飞乐了，看来对方真的是卖三七的老板，他笑着说："对，我买的是五斤，但你给我的是十斤，你称错了，所以我补给你 1200 元。"

"称错了？不会吧？"

"真的错了，因为是几个人分，结果拿到超市一称，多了五斤。"

老板沉默了片刻，小心地问道："你说的十斤是多少千克？"

欧阳飞说："五千克啊。"

老板笑了，说："我就猜你弄错了，我们做药材生意的，一斤是指一公斤，一两是指一公两。我们说的五斤，就是五公斤。"

欧阳飞愣了，还有这么奇怪的习俗，一斤等于一公斤，我们上学时学的都是两斤等于一公斤。他不相信地问："难道三七是 240 元一公斤？"

"是啊！"老板答得很干脆。

"这也太便宜了吧！药店要 1600 元一公斤。"欧阳飞觉得不可思议。电话里又传来老板的笑声，他说："你知道三七以前什么价吗？以前才几十块钱一斤。后来云南大旱，有人借机炒作，硬把价格炒到了七八百甚至上千，在高价位维持了几年，总算掉下来了。我们是批发市场，价格反应快，产地一降价，我们立即降，药店对价格的反应会慢很多，而且，你买的贵，估计是以前买的吧，现在药店的价格应该也降了一些……"

老板和欧阳飞聊起中药材的价格问题，让欧阳飞长了很多知识，同时他也感叹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景点的东西总是胡乱要价，还从没见过像你卖东西这么老实的。"

老板也笑了："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顾客，还主动补钱。你报个账号给我吧，我把钱还给你。"

欧阳飞想了想说："别退钱了，还是折成三七寄过来吧，咱们交个朋友。"

（本文获"中国梦·亳州情"新故事创作大赛二等奖，由安徽亳州文联供稿。）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这个保安很烦人

■王槐兰

余智是一家公司的保安，经常值夜班，守卫公司的保险柜。他很尽职，这些年从没有出过事故，公司也因此对他褒奖有加。

这天晚上，又是余智一个人守着空空的一幢大楼。到了下半夜，余智有些困倦，想倒杯水喝，但就在这时，一股奇怪的香味从窗口飘进来，余智很快就瘫软下去。

不一会儿，一个黑影破门而入，他把昏迷的余智拖到保险柜边，结结实实地五花大绑起来。接着他从随身携带的麻布包中取出一台切割机，对着保险柜开始操作。火花四溅发出一阵响声，终于把余智惊醒了。他努力地挣扎着起来，却发现自己被绑得像死猪一般。

贼抱着的那台切割机，虽说是便携式的，可少说也有几十斤，再加上操作时不停震动，不一会儿人就出汗了。贼放下切割机，喘起气来。这时，余智开口说话了："你的角度不对，费时费力。"贼不理他，擦擦汗，继续切。过了一会儿，余智又说："你这机器有点重，两个人干会好点儿。"

听他这么啰嗦，贼烦躁起来："你闭嘴！难道还要你教我怎么做贼？"余智说："我是好心好意帮你，只要你放开我，我帮你弄开保险柜。"

贼哪肯相信，狠狠瞪他一眼，



继续鼓捣。余智继续说：“算我入伙，只要分我一份。”世上哪有这样的保安啊？贼警告他：“少啰嗦，再说我割掉你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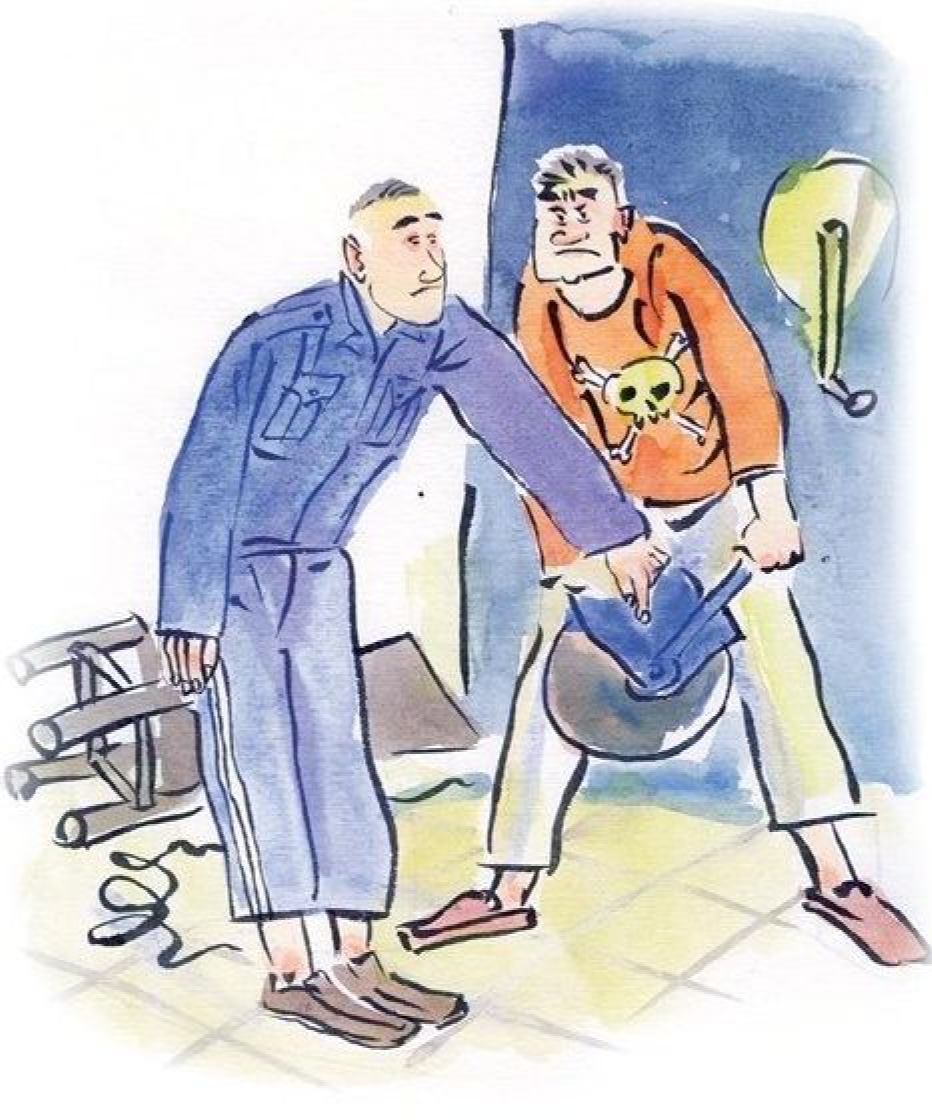
余智不吭声了，好半天才自言自语道：“这份工作，好几个月不发工资，白干似的。我也不想尽义务了。再过些时候，换班的就来了，你到底愿不愿意合作？”

贼似乎被说动了，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你松开，你老实点，别耍花招。”说着拿出一把刀，噌噌两下给余智松了绑。

刚松开绳索，余智就抱起切割机，挺配合地说：“我抬着，你开动。”贼看余智认真配合的样子，也顾不得想太多，就按下电源按钮，让切割机继续切保险柜。这时，余智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扔下切割机，说：“坏了，你早一天晚上来就好了。”贼不解地看着他，余智接着说：“前天公司刚存了一大笔现金，有三百多万，白天刚送去银行，现在里面只剩些票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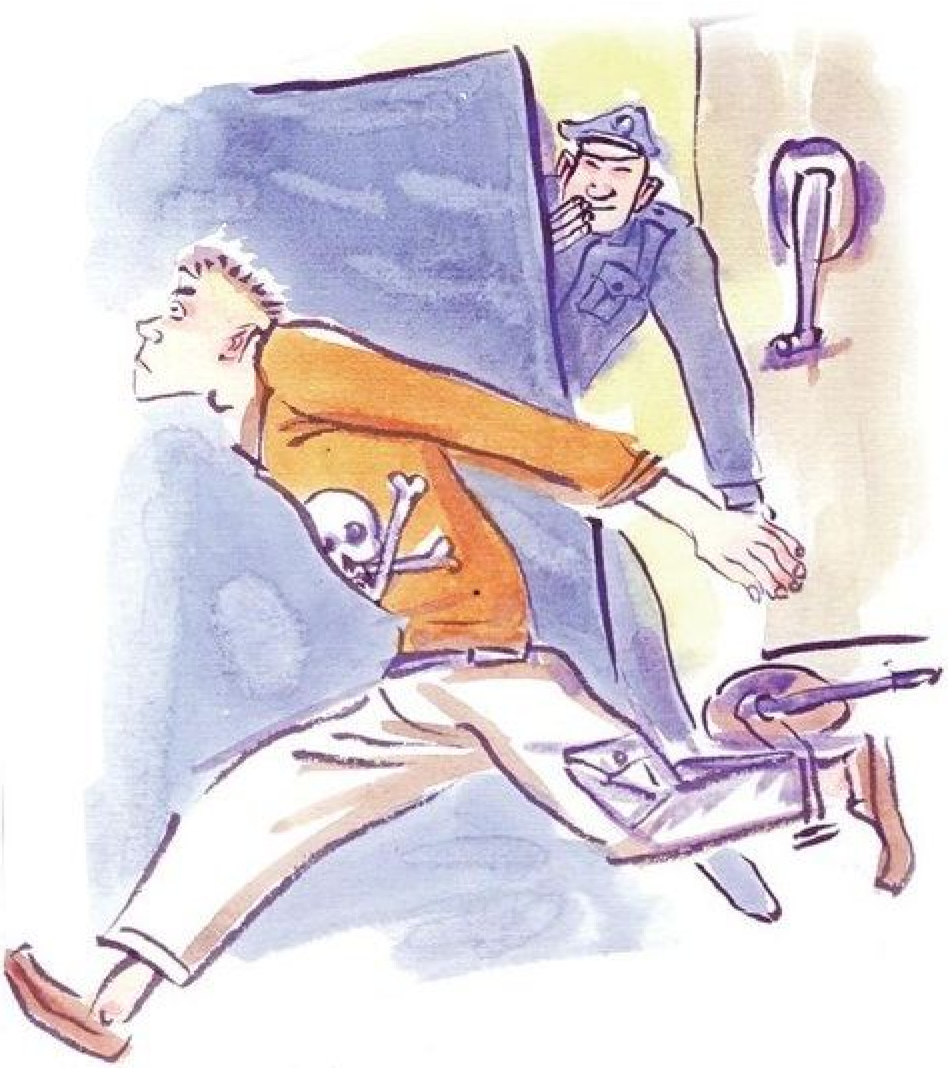
贼凶横地盯着余智，心想这保安刚才不说，现在不知在玩什么花头。但他又需要余智的帮助，于是半天才问：“你怎么知道？”余智说：“这钱是我们几个保安一起押运的。刚才一害怕，就忘了。”贼还是不相信，说：“都到这会儿了，先弄开看看再说。”但这次余智不肯干了，说：“要不，你还是把我捆上吧，又没啥赚头。”

贼很不耐烦，心想自己怎么这么倒霉，遇上这样一个呆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用刀抵着余智，让他抱着切割机继续切。眼看保险柜就要打透了，余智忽然跪在地上哀求道：“大哥，求你了，快把我绑上吧，保险柜很快就鼓捣开了。你一跑，公司的人看见我好好的，以为我是内应，饭碗丢了还好说，关键是还得坐牢。”贼非常生



气，吼道：“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余智手臂哆嗦，一下把切割机掉在地上。贼发怒了，顺手拾起绳子，又把余智捆了个结实。

保险柜已经看到一点打透的缝隙了，忽然，传来了电话铃声。贼被吓得一个激灵，惊恐地看着余智。余智说：“是我老婆，她下了夜班，顺路过来送夜宵。我值夜班，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电话不让余智接，明显是不正常。贼只好气呼呼地给他电话，警告道：“要活命就嘴巴严点儿！”余智两手被绑，捧着手机，却一下把电话挂断了。贼狐疑地看着他，余智解释：“要是没事，我就直接挂电话，我们约好的，这样可以省电话费。”贼望望天色，问：“你老婆离这儿多远？”余智说：“怎么也得半个钟头吧。”



贼看看保险柜，半个钟头肯定是鼓捣不开的，他气急败坏地吼道：“你坏了我的事，我，我宰了你……”余智一下跪倒：“大哥，我的命不值钱，你可得惜命啊，你肯定也有一家老小啊。”见贼越来越心急，余智接着说：“大哥要不你等下一次，我给你做内应，咱俩联手，反正这次也没有现金。”贼嘴里不屑地嘟囔：“什么保安，一会儿工夫，反叛了三遭，真是没职业道德！”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嗡嗡的汽车声响，余智说：“大哥，真的，跑吧，大门开了，有人来了，不骗你。”贼无处发泄，又狠狠踢了余智几下，慌忙逃走。

正在这时，电话又响了，余智挣扎着抓过手机，摁上了他为给自己提神而设的闹铃。听着外面垃圾车的轰响，余智一面打电话报警，一面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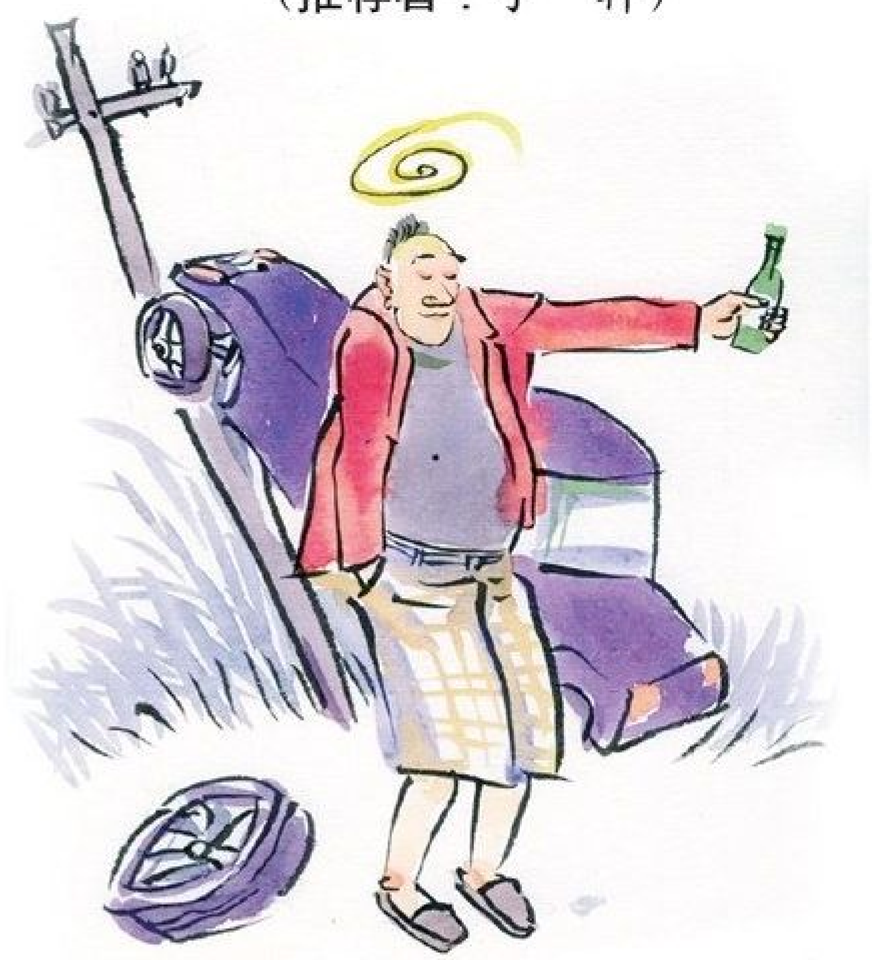
那保险柜里，有三百多万现金，是他亲眼看着会计放进去的。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交警的幽默提醒

- 你喝的什么酒并不取决于你的味蕾，如果没有遇到交警，它就是二十元一瓶的酒，一旦不幸被交警逮住，它或许就是一瓶茅台。
- 你可能很红，比韩红还红，但我可以确定你一定没有红灯红。
- 别用速度去调戏电子眼，它或许记不住你的名字，但它一定记得住你的车牌。
- 千万不要在开车时打手机，手机不是一次性的，而你的生命一定是。
- 车牌不一定要吉祥好记，它在方便你记忆的同时，也方便了交警记忆。
- 在路上还是小心谨慎为妙。因为你可以确定你自己不是一只“菜鸟”，但你不一定能够确定别人不是一把“菜刀”。
- 如果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为你的爱车提速，但需要提醒你的是，交警交给你的罚单，会让你相当提神。
- 你车开得慢，大不了别人叫你“阿凡提”；你车开得再快，也不会有人认为你是“阿凡达”。
- 不要太过在意你车子的品质，你需要重视的是你开车的品德。
- 你可以野蛮地倒车，但生命不能倒带。
- 不要胡乱地挂挡，闹不好你就要去医院挂号。
- 有些人开着宝马会觉得很充实，有些人开着宝马会觉得很冲动。
- 酒后驾车会让你爽得要死，但也可能让你死得不爽。
- 为了不让医生检查你的人，你就要经常检查你的车。
- 别在你的家人面前展现你的超车技术，你的爱车是钢铁做的，你的爱人却是肉做的。

（推荐者：宇　轩）



世说新语

- 女人之所以化妆，是为了给男人点颜色看看。
- 如果不是相互喜欢，你的痴情就是别人的负担。
- 别低头，双下巴会露。别流泪，眼妆花了很丑。
- 人生的经历就像铅笔一样，开始很尖，经历多了也就变得圆滑了，如果承受不了就会断！
- 也许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自找的。
- 有些朋友，他不管你飞得高不高，飞得累不累，他只关心你飞得远不远，能不能代购。
- 今年春节后出生的孩子不容易失眠，因为他们会数羊。

（**推荐者**：莫　难）

啼笑皆非的当代婚恋“回文”

未结婚的（往下念）↓

男：太好了！我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女：我可以反悔吗？

男：不！你甚至想都别想。

女：你爱我吗？

男：当然。

女：你会背叛我吗？

男：不会。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女：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男：当然，绝对不是一下。

女：你有可能打我吗？

男：永远不可能。

女：我能相信你吗？

已结婚的（往上念）↑

（**推荐者**：毛　毛）

股市那点事

- 股市跌停，一句话形容昨天的股民：上午在电脑前看K线图，下午去医院看心电图。
- 昨天股市惨淡，得知一位朋友亏损5000万的消息后，我心里跟吃了蜜一样甜，毕竟我只亏500万。
- 哥们儿请吃饭，表达了对全体姑娘狂热的爱。我问：“你怎么了？”他吃了几粒六味地黄丸说：“3只股票跌停，不如把钱给自己热爱的姑娘们。”

（**推荐者**：小　虫）





山窝窝里的洋娃娃

□王鑫 瞖



吴悠村是个偏僻的山窝窝，但这儿风景秀丽地貌独特，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村里人也因此纷纷办起农家乐。

农家乐办得最红火的，要数余茂林家的“茂林山庄”，没几年，余家就造起了全村第一幢三层小洋楼。这余茂林三代单传，只有一个名叫余小林的儿子，两年前，余小林娶了邻村的卢美珍为妻。余茂林做梦都想抱大胖孙子，可没等看到媳妇大肚子，他就因病去世了。临走时余茂林留下一句话：三层小洋楼留给男娃！

一年后，卢美珍生下个男娃，这本该是桩大喜事，可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咋回事呢？原来，余家的孙子长相很特别，竟然是白皙的皮肤，金黄的卷发，蓝色的眼睛，一看就是个西洋人。太奇怪了，卢美珍与丈夫余小林都是地地道道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怎么会生下这样一个洋娃娃？来看孩子的人出了门说什么的都有，这使得原本开心的婆婆脸上一下子挂了霜。

两个中国人怎么会生出一个洋娃娃呢？从乡亲们躲躲闪闪的眼神里，余老太猛然想到了可怕的事情：吴悠村自打变成旅游村后，外



国游客来了不少，一年前，曾有个英国小伙子住进“茂林山庄”。那小伙子名叫迈克，是位作家，慕名到这大山深处寻找灵感。卢美珍早年外出当过导游，人漂亮，会些英语，就成了迈克的向导。

迈克一头金黄的卷发，高挺的鼻梁，白皙的皮肤，一双像大海一样深邃的蓝眼睛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国姑娘。让余老太皱眉的是，这外国小伙也太不检点，有事没事总是找自己的儿媳妇聊，还当着众人的面要与她拥抱。

更巧的是，那个迈克走后，卢美珍就怀孕了，然后恰恰又生下了这么一个洋娃娃，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余老太一时想不下去了，不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老头子呀，你睁开眼看看呀！我们余家哪辈子造的孽呀，要给人家洋鬼子养孙子呀，老头子，你就忍心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房子送给这个小洋鬼子吗？”

卢美珍一听来气了，谁的孩子她最清楚，当即说：“妈，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这孩子千真万确是我和小林所生，孩子绝对是余家的亲骨肉！”

余老太没有理她，只顾自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时不时还摔碗敲桌扔鞋。

卢美珍看看孩子，眼泪汪汪地将脸朝向丈夫：“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林，但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要不，我们明天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余小林指着熟睡中的孩子，气哼哼地说：“看看，还用做亲子鉴定吗？你不害臊，我还怕丢人现眼呢！”说完，余小林像疯子一样地摔门出去。

人家女人生了孩子，被众星拱月般地侍候着，自己却天天受尽侮辱，忍气吞声。想到冷眼相待的婆婆和夺门而出的丈夫，卢美珍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可想想可爱的孩子，卢美珍只有把泪水往肚里吞，心想总有说清楚的一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婆婆就没有停止过指桑骂槐，这天又在门口大骂起来，“哇”的一声，枕头边的小毛头突然大哭起来。原来因为体虚，又加上心情不好，卢美珍很早就断了奶水。卢美珍看着无辜的孩子，再也忍不住了，爬起身来，将一包老鼠药拆开，在水中胡乱地搅拌了几下，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吞……

等卢美珍被抢救过来时，正触



到丈夫那复杂的眼光，不知道是迷茫，是同情，还是怜惜，但她明白，余小林还是深深爱着她的。

这时，卢美珍的母亲一瘸一拐地赶到了。几年前，卢美珍父母遭遇一场车祸，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失去了一条腿，靠假肢走路。母亲一见女儿就哭着问女儿为何要自杀，卢美珍本来一直瞒着母亲，不想让母亲难受。如今，她心中的委屈和痛苦破闸而出，"哇"的一声倒在母亲怀里，哭诉起来。

卢老太仔细地看了看孩子，说："美美呀，当初孩子生下来，我就觉得奇怪，问了很多医生。他们说，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系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和小林的上代有欧洲人的血统。"

卢美珍看了看母亲，说："妈，你是说，我们的上代有可能是欧洲人？不可能！他们是世世代代在这吴悠村居住的农民。"卢老太摇摇头，沉思了片刻，突然红着眼圈对她说："美美，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是我和你爸从医院里抱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卢美珍一下子愣在了那儿。原来三十年前，卢老太一直不育，便托邻居抱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卢美珍。卢老太告诉女儿："我打听过了，你的妈妈是兰州人。她生下你后，见又是个女孩，就将你丢在医院，回娘家兰州去了。至于你的爸爸，据说是个永昌县者来寨人。"

"永昌县者来寨在哪儿？"卢美珍马上摸出手机查起了百度。一查，她惊呆了！这"者来寨"是个很特殊的群体。网上资料显示：公元前五十三年，罗马执政官兼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进攻安息（即今天的中东





地区），在战斗中，一支千余人的士兵成功突破重围，他们沿着河西走廊，走走停停，最终来到了中国甘肃境内，在那里成为匈奴的专业雇佣兵。最后几经辗转，与华夏民族相互融合……前几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霍默·达布斯通过大量史料，确定“者来寨人”是罗马人的后裔。

自己难道是罗马人的后裔？那自己生下洋娃娃就有了合理解释。卢美珍一下子兴奋起来。她急着跑回家，把这一切告诉丈夫。

可回到家，丈夫不在，而再看儿子，目光呆滞，昏昏欲睡。摸摸儿子的手，一丝寒意透入骨髓。她急忙拨打了 120。

由于抢救及时，孩子终于从鬼门关给硬生生地夺了回来。

愤恨交加的卢美珍马上报了警，警察在余老太的床头柜里，搜出了大量的安定片。原来，余老太带着这个洋娃娃本来心里就堵得慌，无奈这孩子活泼又好动，为了让他安稳些，她先是在奶粉中加入了少量的安眠药，见孩子吃了睡，睡了吃，效果不错，省心又不闹事。可慢慢地，她对孩子的相貌越来越看不上眼，心里的火一下子又蹿了上来。她又给孩子加大了安眠药的剂量，狠狠地想，就让这小洋鬼子永远睡觉吧。

被告席上，警察向余老太出具了“亲子鉴定书”，亲子鉴定显示：余小林与孩子的血亲关系达 99.9%，这就是说，孩子的确是余家的亲生骨肉！一位医生还给她看“者来寨人”的照片，照片上，一个个“者来寨人”，都是高鼻梁，深蓝色眼睛，白里透红的皮肤。医生还告诉她，她儿媳妇卢美珍就是“者来寨人”的女儿，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有欧洲人的血统。当欧洲人特征的遗传基因处于隐性状态时，就不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卢美珍，还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她的身上还是携带着欧洲人的隐性遗传基因，到了卢美珍儿子这里，欧洲人的基因又呈现为显性，孩子的欧洲人特征就表现了出来。

得知自己差点害死自己的亲孙子，余老太捶胸顿足，懊悔不已。但已经迟了，余老太必须被追究法律责任。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余老太正步履蹒跚向监狱走去。“妈，等等……”卢美珍和丈夫抱着孩子，赶到余老太身旁……

（题图、插图：陆小弟）



气球三炸

□曾拥军

李梅是个单亲妈妈，女儿妮妮患有“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的病，医生说必须在五岁前动手术。可李梅只是个开小店的，一下子拿不出几万块的手术费，给妮妮动手术的事便一拖再拖。眼瞅着妮妮今年已经五岁，动手术的事不能再拖了，可妮妮的手术费还差一万呢！就在李梅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妮妮在店里边吃橘子边玩气球，一个中年男人走进店里，这中年男人是给李梅店里送货的，名叫孙成。孙成蹲在妮妮的面前，笑眯眯地说：“把你的气球给叔叔玩一玩，好不好？”妮妮听话地把气球递过来，孙成伸出一双大手去接，不料，只听“砰”的一声响，气球突然爆炸了！

气球的突然爆炸，让有心脏病的妮妮惊得一声尖叫。只见她的一双小手按住胸口，嘴大张着，转眼间，小脸就已憋得发青！李梅冲过来，一把抱起了妮妮，孙成连忙让李梅母女坐上了他送货的车，风驰电掣般地向最近的医院驶去。

不过几分钟，车子就开进了医院，医生一边对妮妮紧急施救，一边说：“必须立即动手术！否则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李梅恳求医生：“我手头的钱离手术费还差一万，能不能先给孩子动手术？这差的一万块钱我以后一定还！”医生却摇摇头：“医院没有这个先例！”

一旁的孙成赶紧说道：“是我

从孩子手里接气球时，手劲太大，把气球弄炸了，让孩子受了惊吓，才引发孩子心脏病发作的！这一万元我出了！”

李梅连忙说：“你不是有意弄炸气球的；再说，如果妮妮没有心脏病，你就是弄炸了气球，也根本不算个事儿，最多就是赔个气球给孩子,哪能让你出一万块钱呢？！”

两个人说了半天，最后，李梅妥协了，对孙成点点头，说：“那好吧，我收下你这一万块的救命钱！我替妮妮谢谢你！”

孙成一直等到妮妮的手术成功，脱离了危险，才放心地离去。



然而，不久，李梅的店里又发生了气球爆炸的事！

妮妮的手术费里有些钱是借来的，为了还债，妮妮出院后，李梅在南杂店里附带卖起了水果。

这天，工商局的赵科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店里买橘子，李梅知道赵科长是专管营业执照的，于是连忙讨好地拿来包装袋，两手撑开袋口，殷勤地让赵科长选橘子。这赵科长选橘子很仔细，一个个地挑，他的小儿子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开始闹腾，为了安抚儿子，赵科长买了气球，又用两手捏住气球，把气球吹好，扎紧，然后，把扎气球的细绳缠在了儿子衣襟的纽扣上，赵科长儿子这才咧开嘴乐了！

然而，赵科长儿子正要伸手玩气球，却听“砰”的一声响，气球突然爆炸了！要命的是：扎气球的细绳就缠在孩子衣襟的纽扣上，离孩子的眼睛很近,随着气球的爆炸，一些碎物嵌进了赵科长儿子的眼睛里！孩子顿时痛得哇哇大哭，赵科长一把抱起儿子冲了出去，李梅也赶紧取出所有现金，跟了上去。

经医生检查，赵科长儿子的眼睛并无大碍，但视力还是受了一些影响。赵科长不肯罢休，他一口咬



定李梅卖的气球质量有问题，带人收缴了李梅店里所有的气球。可是，经鉴定，气球却并没有问题。最后，李梅不但承担了赵科长儿子的全部医药费，还另外赔了一笔钱，但是，赵科长还是不依不饶，以李梅“在南杂店里卖水果，超出了经营范围”为由，吊销了李梅的营业执照。

李梅的小店开不成了，她想不通：既然店里的气球质量没问题，那么只要不用力挤压气球，气球是不会爆炸的，为什么赵科长的儿子还没玩气球，气球就突然自己爆炸了呢？

李梅的店里为防小偷，是装了监控的，于是，李梅调出了监控录像，一段一段地看，想从那次爆炸中探出点究竟来。

很快，李梅就看到妮妮出事那天的视频，只见录像上清楚地显示：孙成伸出一双大手去接妮妮的气球，可他的手还没碰到气球，气球就爆炸了！也就是说，那天，气球根本就不是孙成弄炸的，也是自己突然爆炸的！

气球的两次爆炸，都是自己突然炸掉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梅把脑壳都想痛了，也没想出个究竟来，她只好先把这事放到一边。接下来，李梅把店里的货物全部处理了，然后，她揣着一万块钱，找到了孙成，说：“我看了上次气球爆炸的录像，你的手还没碰到气球，气球就爆炸了，所以，妮妮的心脏病发作和你无关，你当时出的一万块钱，应该还给你！”

李梅不知道，孙成此前看到李梅为给妮妮凑手术费，四处奔波借钱，他很想帮李梅一把。但他知道李梅是个很要强的女人，自己和她非亲非故的，如果直接给李梅钱，李梅一定不会接受。于是他一口咬定是自己闯的祸，从而让李梅最终接受了那一万块钱的资助。

现在孙成听李梅这么说，只好转而安慰她：“我已经听说你店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别急！你还可以重新申请，开一家新店。”李梅却叹口气：“赵科长现在恨透了我，我哪还能重新申请到营业执照开新店？”孙成连忙对李梅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打通赵科长那一关！”

原来，孙成的女儿若男和赵科长的女儿小兰同是高三学生。孙成把李梅家里的事告诉了若男，希望若男能帮帮李梅阿姨。若男一口答应下来：“每次去李梅阿姨店里买东西，她都要额外塞给我几个煮鸡



蛋，我从小没了妈妈，感觉李梅阿姨就像妈妈一样！帮李梅阿姨办事，没说的！”

若男很快就和赵科长的女儿小兰混熟了，她学过跆拳道，所以主动提出每天护送小兰上学。这天晚上放学，若男陪小兰穿过一个小巷，迎面过来两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挡住了她们的去路，很快就动起手脚来。这时若男赶紧把书包从肩上解下来，她的书包上绑了一串气球，若男双手刚在这些气球上一抹，书包就被俩流氓夺走。眼看两小姑娘要受辱，突然，“砰！砰！砰！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原来是绑在书包上的气球自己爆炸了！周边的居民听到爆炸声，纷纷赶来，俩流氓只得狼狈逃窜。

第二天，赵科长带着女儿到学校，对若男表示感谢，若男连忙说：“不用谢。只要您能让李梅阿姨重新申请营业执照，我就一直会给您女儿当护花使者的！”赵科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孙成赶紧到李梅那儿报喜，还特别讲了气球爆炸的事。李梅疑惑地问：“此前，已出现过两次气球自己突然炸掉的事，现在，又有了第三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孙成这才说出了气球自己爆炸的秘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第一次气球爆炸，妮妮是边吃橘子边玩气球的；第二次气球爆炸，是赵科长在选橘子的时候。两次都跟橘子有关，会不会气球的爆炸是橘子引起的？于是，我买来橘子和气球做实验，发现用摸过橘子皮的手去接触气球，的确会引起气球的爆炸！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我让若男请教了她们学校的化学老师，老师解释说，橘子表皮上有坑坑洼洼的疙瘩，那是油脂腺，油脂腺里的芳香油类物质可以溶解气球表层的橡胶，使气球表层变薄，能承受的压力变小，从而引起爆炸！”

李梅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弄明白气球自己爆炸的原因后，告诉了若男。那天若男护送小兰遇到危险，她灵机一动，就偷偷在手上涂上了橘子皮汁。结果气球爆炸引起路人注意，救了他们。”说着，李梅感叹道，“孙大哥，你和若男对我的事这么上心地帮忙，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啊？”

孙成连忙说：“不用感谢，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说完，孙成的脸红了。

看到孙成脸红，李梅突然意识到什么，随即，李梅的脸也红了……

（题图、插图：豆　薇）





小蜜蜂的遭遇

□傻　雀

阿琪是一个普通小职员，薪水不高，和老公按揭买了一套房，每个月房贷一还，日子就紧巴巴的。为了补贴家用，她干脆找了一份“小蜜蜂”的兼职——每逢休息，就为一个楼盘发广告单，六十元一天，工资日结。

发广告单按理说不难，可没想到的是，楼盘负责人朱经理规定小蜜蜂们每次出去发单必须要回五个意向客户的电话号码，少一个扣十元，一个都没有每次就只能拿二十元。凡是空号错号或者胡乱抄来的号，出现一个就罚二十元，出现三个则意味着这天你白干了。这还不算，朱经理还要求小蜜蜂去那种老旧小区发广告单。理由很简单：“这种小区的房子往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破旧不堪，人们迫切需要换新房。而且，小区里一般没有门卫，你们上门宣传不会受到阻拦。”

一开始，来这楼盘做兼职的特别多，可渐渐地，大伙都走了。为啥？背着一大摞广告单顶着日头沿街发单已经够遭罪了，还要爬数不清的楼层去深入群众，最压力山大的莫过于要电话号码。如今的人都清楚，一旦把自己的电话号码透露给房产商，置业顾问的电话就会三天两头过来轰炸。于是要电话号码就成为小蜜蜂最艰难的工作。

阿琪使出浑身解数，每次都能要来五个电话号码，有多的，她会分给一起做小蜜蜂的好友林宁，但最后林宁也坚持不下去跳槽走了。

阿琪为了还贷，只好咬牙坚持。这天她又来到一个老式小区，从六楼开始，一层层往门把手上塞广告，

来到三楼，只听楼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阿琪回身一看，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边走边掏出钥匙，看样子是这家的主人。阿琪心底一慌，忙收回广告单，笑着对男人说：“抱歉先生，打扰您了。”男人摆摆手说没关系，顺口问发的什么广告。阿琪响亮地回答了一声“房子”，说着麻溜地抽出一张新的广告单，双手递给对方。

男人接过单页，问道：“什么价？”一听这话，阿琪立刻就像打了鸡血，双眼发光。她爽快地报出一个价格，男人笑了笑：“是起价吧？现在楼盘打广告，价格后面都会跟着一个芝麻大的‘起’字。不过到时候我会去看一下的。”

“到时候会去看一下”，就说明对方在下逐客令了。阿琪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问道：“先生，能否留个您的联系方式？”没想到，男人痛快地点了点头，随即报了个电话号码出来。

阿琪欣喜若狂，对男人千恩万谢，弄得对方怪不好意思的。看着阿琪像只快乐的小鸟飞奔下楼，男人这才开门进了屋。

再说阿琪哼着歌走出楼道，迎面一阵凉风吹来，吹得她一个激灵，猛然想起自己没当场打电话验证。万一是空号，白做不说，还得扣钱。想到这儿，阿琪忙掏出手机拨过去，这一拨顿时让她气血上涌，手机语音提示：“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想到每每为了要一个电话号码，赔了无数笑脸不说，还尽受白眼和戏弄，阿琪倏地转身往楼上冲，她决定豁出去了：今天非得找对方要到电话号码不可！

来到三楼男人家门口，阿琪抬手就“咚咚咚”地敲起了门。好半天，防盗门才支开一条缝，男人探出半个脑袋来，神色明显有些不悦：“怎么了？我不是给过你电话号码了吗？”阿琪忍住气，请求道：“先生，请把您自己的电话号码给我吧。我拿一个空号回去，没法交差。”



“不行，电话号码

一旦给出去，售楼小姐非把我电话打爆不可。”男人头摇得像拨浪鼓，说着就要关门。阿琪急了，伸出左手一把抓住门框：“不会的！我们楼盘的置业顾问会把握分寸。如果您怕，我就备注让他们尽量少打电话，求您了，先生！”

阿琪的手死死把住门框，弄得男人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两人就这么僵持着。阿琪还在说着好话，男人却不耐烦了，动手就要把阿琪的手掀开。这时，只听里屋传来“扑通”一声闷响，好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男人一下子火了：“你还不走！我刚收拾好的一柜子书全撒了！”阿琪还是不收回手，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男人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报了一串数字。阿琪这才把手撤离，忙不迭地拨号，男人顺势“砰”的一下重重关上了门。

与此同时，门里果然传来一阵手机铃声。这下总算通了！阿琪不禁长出了一口气，转身下了楼，心里又涌起了一股对那个男人的愧疚：为了一个电话号码，看把别人折腾的！正想着，眼前突然闪出一张拉得老长的脸：“你在这里干什么？”

阿琪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个老大爷，右胳膊上戴了一块红色袖章，上面印着“巡逻”两字。见阿琪没出声，大爷又厉声问道：“问你呢，你来这个小区干什么？”阿琪这才回过神来，从容不迫地拿出包里剩下的广告单，递给大爷：“我发广告单的。”

被小区门卫盘问什么的，阿琪不是没碰到过，对方最多批评两句，就让走人。不过今天大爷查得紧，他死死盯着阿琪问：“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刚才你从这栋楼出入两次，到底在干什么？”“发广告单啊。”大爷却不依不饶：“发广告单？用得着去同一个地方两次吗？”阿琪正要反驳，没想到大爷又说：“现在的贼可精了，比如扮成学生、孕妇什么的，越是看着柔弱，其实越危险。”“你胡说什么！”阿琪火腾地上来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围观的住户越来越多。有人问阿琪，你说你上楼发广告单，有人能证明吗？阿琪底气十足地答道：“当然有！”

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上了三楼，没想到敲了半天门，却没人开门。阿琪这下慌了神，难道男人出去了？可自己一直站在楼下，也没见他下来过啊。众人见阿琪这样，料定她心里有鬼。大伙儿本来就对



盗贼恨得咬牙切齿，加上发广告单撒得满楼道都是，很难搞卫生。今儿正好逮着一个借发广告单行窃的“女贼”，能不拿她开刀吗？顿时，群情激昂，大爷和好几个住户都掏出手机拨 110。

阿琪急得快哭出来了，她拼命擂门：“先生，求您开开门！”又掏出手机准备打给男人，谁知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更要命的是，男人的电话号码只存在这部手机里！

正乱着，辖区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赶到了。阿琪像遇到了救星，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末了又说：“我敢保证，这位先生在家！警察大哥，你们想办法让他开开门，为我作证吧！”年龄大一点的警察点点头，然后亲自敲门。可是左敲右敲，就是没人开门。这下，连警察们也向阿琪投来狐疑的目光。这回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在阿琪快要绝望的时候，房间里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两个警察对视一眼，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屏气凝神贴在门上听，好像是什么东西贴着地板发出的摩擦声。

老警察忙问：“这家住户养宠物了没有？”大爷摇摇头：“没有，这个男人独自租住在这里。”不会是进贼了吧？警察又试着敲了敲门，只听哗啦一声，好像是桌子被碰翻了，接着又陆续传来椅子倒地的声音。

屋里有人！警察们当机立断，强行打开了门。一进屋，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客厅里桌椅横七竖八倒了一地，一个被麻绳捆得严严实实的女孩也倒在地上，她满脸泪痕，嘴上被缠了好几圈宽透明胶。年轻警察赶紧上前，小心翼翼为女孩扯开透明胶。阿琪“啊”的一声惊叫：“这不是林宁吗？”



胶带刚被弄开，林宁就扭头看卧室，说：“他翻窗户跑了！”警察们忙跑到窗户边查看，分

析道："这是三楼，他应该没这么快跑出小区！"于是火速去追，大爷也带了几个人前去协助。

阿琪和其他人一起给林宁解开了绳索，听她道出事情的原委。原来，林宁跳槽去了另一家楼盘，没想到那边也规定要电话号码。昨天她来到这个小区，结果遇上了那个男人。男人见林宁娇小可爱，不由得动了邪念，以提供电话号码为由，把她骗进了家门，囚禁起来。阿琪第一次来敲门听到的闷响，其实是林宁从囚禁的柜子里掉出来了；第二次和住户一起来敲门，男人心虚不敢开门，一听众人报了警，就扔下林宁，自己翻窗逃走。还好，卧室门没有关，林宁艰难地挪到客厅里，又用头把桌椅撞翻在地，闹出了动静，这才终于得救。

天渐渐黑了，有住户打电话上来说，大家把小区搜了好几个来回，警察还叫了增援，却没发现男人的踪影，难道他已经跑出去了？

这当口，阿琪瞥见桌下面散落着一个充电宝，于是拿过来给手机充电，很快开了机。看到男人的电话号码，她忽然灵机一动：男人的年龄不大，应该会玩微信，而很多用户的微信账号是直接用手机号码注册的。想到这，她立马把男人的号码输入微信，摇一摇，天助我也！搜索提示男人就在附近五十米内！

阿琪赶紧把消息告诉了警察，嫌犯一定还藏在小区里！警察推断："难道他躲在住户家里？"大爷想了想，眼睛一亮："跟我来！"几个人重新回到男人家里，蹑手蹑脚来到卧室窗户边，大爷小声说："隔壁老赵家搬走了……"

再说男人知道一时半会儿逃不出小区，他就攀爬到隔壁的阳台上藏身，果然躲避了追捕。他正沾沾自喜，一束强光忽然从头顶上射下来，同时伴随一个威严的声音："别动！"男人大惊失色，知道警察发现了自己。只见他狗急跳墙，起身三两步攀住排水管，哧溜一下降到了地面，准备撒脚丫子跑。谁知脚刚一落地，大爷就带着一群住户从四周冒了出来。

男人最终被抓获，他懊悔不迭："我就不该把电话号码给出去！"阿琪呸了一口："你就不该把林宁骗进来！"

后来阿琪不再做兼职了。她闲暇时开始自学充电，为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准备着。

（题图、插图：潘胜奎）



非常艳遇

□吴水群

覃浩今年二十多岁，是一家公司的电脑高手，业余时间挣些外快，经常上门帮别人修理电脑。一传十十传百，覃浩的上门服务越来越多。这天下午快下班时，他接到一个新客户打来的电话，听对方说明了故障，他很快就判断出了毛病所在。

下班后，覃浩赶到客户家里。开门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姓林，她很客气地把覃浩带到自己的书房。电脑就放在书桌上，覃浩检查了一番，说："阿姨，这台电脑主板不行了，所以会经常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保修期内？"

林阿姨听后直摆手："嗨哟，这台电脑都买了七八年啦，哪还有保修？你看着修吧！"覃浩于是报出一个价，林阿姨皱起眉头，欲言又止的样子。等覃浩满头大汗地将主板卸下来，林阿姨迟疑了一下，忽然说："小伙子，你要价也太高了吧？要么算了，不修了。"

"这，这……我都忙乎半天了。"

林阿姨心意已决，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吧，我明天要出门旅游，得做些准备……"

自己大老远赶过来，没赚到钱，覃浩心里很不痛快，但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覃浩整理挎包时，突然发现包里有一串钥匙。他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这应该是昨天那位林阿姨家的，由于这串钥匙和

自己的那串差不多，当时急匆匆的，肯定是收拾工具时，无意间把钥匙装错了。

覃浩想，林阿姨掉了钥匙肯定着急，于是他又一次来到林阿姨家，敲了几下门，里面没人回应。覃浩突然想起来，昨天林阿姨说过今天要出门去旅游，里面没声音，肯定是旅游去了。覃浩本想把钥匙交到门卫室，可当他把钥匙掏出来的时候，想到昨天的不愉快，突然，一丝邪念从心中升起：那女人把自己喊过来，忙活了半天，价钱都谈好了，可她说变卦就变卦，一点诚信不讲，害得自己空跑一趟。现在正巧钥匙在自己手里，我何不进去找件值钱的东西弥补一下损失？

想到这，覃浩一咬牙，就用钥匙打开门，进了屋子。覃浩毕竟不是窃贼，进了门后，禁不住心里怦怦直跳，手脚哆嗦。为了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他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先接了杯水，坐到沙发上喝起来。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听到敲门声，覃浩不由得紧张起来，但他很快就又冷静下来，想：林阿姨旅游去了，这敲门的，肯定不是这家的主人。就算碰上他家的亲戚朋友也不要紧，自己是来送钥匙的呀，反正还没有动过她家的一针一线呢，怕什么？想到这，覃浩胆子就壮了，放下水杯，慢慢走过去拉开了屋门。

敲门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肩上挎着包，一看就是个上门跑推销的。事情还真被覃浩猜中了，漂亮女子果然是推销保险业务的，看着覃浩说："先、先生，我是推销保险的……你看……"

这姑娘长得确实好看，覃浩至今还没有女朋友，一下子就傻了，竟然忘记了眼前的处境，鬼使神差地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

姑娘进了屋子后，覃浩俨然成



了这家的主人，殷勤地给对方倒了一杯水。

两人坐定，很快就无拘无束地闲聊起来。这姑娘名叫田馨，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提高收入，还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兼职。田馨认真地介绍起了自己的保险业务。而覃浩却面有难色，他家在农村，父母指望不上，全靠自己打拼，哪有闲钱买保险？田馨倒很识趣儿，一看没戏，就没有再勉强。不过经过这一阵子闲聊，双方都有了好感，临别时，相互交换了名片。



田馨走后，覃浩略有所思：亏人家把自己当成朋友交谈了半天，可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呀，是来行窃，是来做贼的啊！覃浩头脑开始清醒下来，他庆幸自己还未动手，否则的话，那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试想，哪个姑娘会愿意跟一个窃贼交往下去？

想到这，覃浩掏出钥匙，写了一张字条压在钥匙下面，随后锁好门，离开了林阿姨的家。

第二天晚上，覃浩忍不住给田馨打电话，约她出来。半小时后，覃浩和田馨坐在了绿岛咖啡厅。两人闲聊了一会儿，覃浩不好意思地说："有个误会还是告诉你吧！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房子，一直租着人家的房子。"

田馨听了一惊，故意笑着说："你就别逗了，那凤凰小区的房子难道不是你的？"

覃浩苦笑了一下说："那房子哪是我的呀！房主是一位姓林的阿姨，前天她找我修电脑，后来走的时候我阴差阳错把她家的钥匙装到包里了。昨天我是去给林阿姨送钥匙的，没想到正巧碰到你去推销保险……"

听完覃浩的诉说，田馨诡秘地

笑了笑，说：“你看看这是什么？”随即拿出一张字条递给了覃浩。覃浩一看那张字条惊呆了，正是昨天自己留在林阿姨家的。他惊讶地问：“这字条怎么会在你手里？”

“因为我就是那套房子的主人呀！喊你修电脑的林阿姨就是我妈！”

覃浩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他一脸茫然地望着田馨，却听田馨不慌不忙地向他道出了真相。

原来，田馨确实是林阿姨的女儿，她利用业余时间跑保险业务。昨天周末休息，田馨就到附近跑了一圈。回家时发现屋里有动静，就假装去敲门。没想到覃浩竟然开了门。但田馨是个机灵的姑娘，她很快冷静下来，想：要是小偷的话只能智取，来硬的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想到这，田馨就借势撒了个谎，以跑保险业务为由，和眼前这个陌生小伙子攀谈起来。聊了一会儿后，她越发觉得他不像是个小偷。但田馨百思不解的是，这个小伙子是怎么进门的，他来我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了不打草惊蛇，田馨就决定把戏一直演下去，随后还故意离开了自己的家，把覃浩一个人留在了屋里。不过在交谈的时候，田馨已经偷偷用手机把覃浩给拍了下来，这样，这小伙子万一是小偷的话也逃不掉。

后来，田馨就躲在楼下邻居家里，一直听着家里的动静，直到覃浩离开。她马上回家，当即发现了那串钥匙和字条。她又仔细查看了一下，发现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少，这才放了心。

听了田馨的诉说后，覃浩暗自庆幸：我的妈呀！幸亏自己昨天没有继续动邪念，如果当真拿了林阿姨家的东西，那可真的要后悔一辈子啦……

（题图、插图：佐　夫）

·本刊信息传真·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联系的编辑。

『泥人』先生

□丁秀红



诸城北乡有个张财主，人称“张百万”。他家虽然富庶，却人丁不旺。多年过去了，几房太太没一个有动静。几经调治，终于，在张百万五十三岁那年，三姨太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老来得子，一家人欣喜若狂，对这个男孩子更是宠爱有加，取名“宝儿”。

宝儿在全家人的关爱下长大，转眼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张百万一直觉得自己读书少，这些年虽说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一直笃信“诗书济世长”。他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能好好读书，给老张家光耀门楣。于是，张百万请来了诸城最好的教书先生。但是，没过多久，先生便主动请辞。原来，这宝儿虽生性聪颖，但从小娇生惯养，调皮捣蛋一个顶十个，让他读书写字就不行了。教书先生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宝儿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先生只好走人。后来，张百万请了一个又一个教书先生，但没人教得了宝儿。最后任凭张家出几倍的资财，也没有人敢来应聘了。

这一年，朝廷上书房总师傅窦光鼐告老还乡回到诸城，远近的亲戚朋友都来拜访。张百万也在其中。但他可不仅仅是来联络感情，更重要的是希望向窦光鼐讨教教育孩子的方法。张百万说明来意，窦光鼐便把宝儿叫到面前，问了一些问题，便断定这孩子有才智，当下就说：



“让我来试试吧。”

众人听罢，都以为听错了。一个曾经的上书房总师傅，一品大臣，怎么能屈尊来教一个平民小孩子？而且是个小皮猴！

窦光鼐对众人说：“我已经上了岁数，在京几十载，未曾给乡亲父老做过什么，心中不免内疚。如今我告老还乡，闲着还觉得憋闷，和孩子一起玩玩，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这孩子好动，不愿读书，又碰上了一些古板先生，死教硬灌，把孩子弄怵了。看在老亲戚老朋友的分上，我就来试试。若是孩子成了器，也给教书先生们一个启示。”

窦光鼐自愿到张家当教书先生，张家自然欣喜若狂，当下就吩咐下去，一切听先生的！窦光鼐事先让张财主在学堂前面的空地上，准备好一堆黏土，一个做泥娃娃的木头模型。

拜师这天，按窦光鼐的要求，张百万将宝儿带到先生面前后就离开了。窦光鼐绝口不提教书的事，只是自己在一堆黄土旁忙活。他用铁锨将黄土弄出一个小窝，把水桶里的水舀上两瓢，然后和成泥，接着蹲下身来，抓起一把泥，放在两个模子里捏吧捏吧，倒出来就是个笑眯眯的泥娃娃。

宝儿看着，手就痒痒起来，不声不响蹲下身来，用手挖泥，在手里捏成团，递给窦光鼐。窦光鼐接过来，放在模子里，填充夯实，很快，一个栩栩如生的泥娃娃又做好了。宝儿看了，嚷着也要用模子做泥娃娃。窦光鼐说：“莫着急，想让泥娃娃有生气，你要先把其他工序学会了。先去帮爷爷提点水来如何？”宝儿听了，两只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从此天天围着先生转。他有时帮着提水和泥，有时静静地看着泥土在先生的把玩下变成娃娃。趁先生抽烟的工夫，他还模仿起先生的架势，也在模子里鼓捣起来。

刚做出来的泥娃娃，要先放在阴凉处晾着，晾到半干不湿的时候，再拿到太阳地里晒。夜里怕露水，天一黑就要一个个搬到屋里放着，天明后再搬出来。这个活，先生便交给宝儿做。日子多了，泥娃娃越做越多，干湿混杂，哪个该晾，哪个要再过些时辰，分辨起来要费很大的工夫。窦光鼐自称年纪大，眼力不好，要宝儿帮他分。宝儿左看右看，那泥娃娃长得像极了，怎么也分辨不出来，就着急地让先生想办法。

窦光鼐捋着胡子，假装动了好

大的脑筋，猛地把腿一拍说："有办法了，给每个泥娃娃刻上一个名字，刻在脊背上，就好分辨了。"

宝儿一听，乐得蹦老高，催着先生快快刻下名字。先生拿起小刀，又拿起一个泥娃娃，刻上了"赵山"两个字，再拿起一个刻上"钱水"，再拿起一个刻上"孙田"……

先生一边刻，宝儿一边认，不几天工夫，一百多个泥娃娃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先生照着名字吩咐宝儿挨个搬动……

宝儿按先生的要求，上午将泥娃娃搬到太阳地里，下午再将它们一一搬到屋里。有时先生和宝儿比赛看谁找得快，往往都是宝儿在先生的前边找到。先生直夸宝儿聪明有出息，宝儿心里乐开了花，对泥娃娃的名字更加用心地记。不足三个月，一百多个泥人都干透了，也和宝儿混熟了。

这一天，窦光鼐对宝儿说："这些泥人干了，咱得另做新娃娃。不过我起的名字不新鲜，你再给它们起个好听的名字吧。"

宝儿见先生如此看重自己，脸上放出光彩，兴奋地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他喜欢的名字："小鸡、小鸭、小猫、小狗……"

窦光鼐按宝儿说的，给新做的泥娃娃，一一刻上了名字。两个月过去了，又一百多个泥人和宝儿混熟了。

这一天，窦光鼐又对宝儿说："又要做新娃娃了，这次我们给娃娃起三个字的名字好不好？"



宝儿高兴得拍手笑，催促先生快动手。

窦光鼐做出一个泥娃娃，说："这个叫'人之初'。"又做出一个泥娃娃，"这个叫'性本善'。"

宝儿一听怪别扭，说："这样的名字不顺口，还不如小狗小猫好……"

窦光鼐说："这些名字虽然不顺口，但是里边却挺



有道道。一个名字包含着一个小故事。”于是，他一个个讲给宝儿听，宝儿越听越入迷。

泥娃娃越做越多，窦光鼐眼看宝儿的《三字经》也学得差不多了，便说：“我们暂时不做新的了。咱们用这些泥人做游戏。”一听做游戏，宝儿自然乐意。窦光鼐这回开始给宝儿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根据故事的情节，让泥娃娃排兵布阵。

宝儿乐不可支地操作着，学得飞快。有一天，窦光鼐故意将几个泥娃娃藏起来。对宝儿说：“我怎么看到泥娃娃少了，你看看少了哪些？”

宝儿一听少了泥娃娃，可着急了。这些泥娃娃，就是他的命根子，没有泥娃娃，他可要哭上好几天呢。他数了一遍，果然少了十几个。到底少了谁，他冥思苦想，急得满头大汗，就是查不出来。

窦光鼐说：“只有一个办法，将泥娃娃登记造册，然后按着册上的名字点名，点不到的就是少了的。”

宝儿一听，高兴极了，就说：“那咱们赶紧将他们造册吧。”

“你来造吧。”

“我不会写字啊。”

先生说：“这有何难，你已经认识不少字了，我先写，你照着描，保准你很快就会了。”

宝儿马上跃跃欲试，说：“那就赶紧开始写吧。”

“好，马上就写。”

窦光鼐将早已准备好的纸笔拿出，自己一份，宝儿一份。窦光鼐拿过一个泥娃娃，将上面的名字写在纸上。宝儿就照着先生的样子写上。还别说，宝儿记性真不错，一气写出十多个泥娃娃的名字。

窦光鼐说：“今天就先写这些吧。”

谁知宝儿却舍不得住手，兴致越发浓厚。窦光鼐见状却让宝儿不着急，告诉他“贪多嚼不烂”。

就这样，宝儿学习的兴致被彻底调动起来。为了早日将泥娃娃的名字记住，会写，他勤学苦练，就连吃饭的时候都用筷子蘸着咸菜水在桌子上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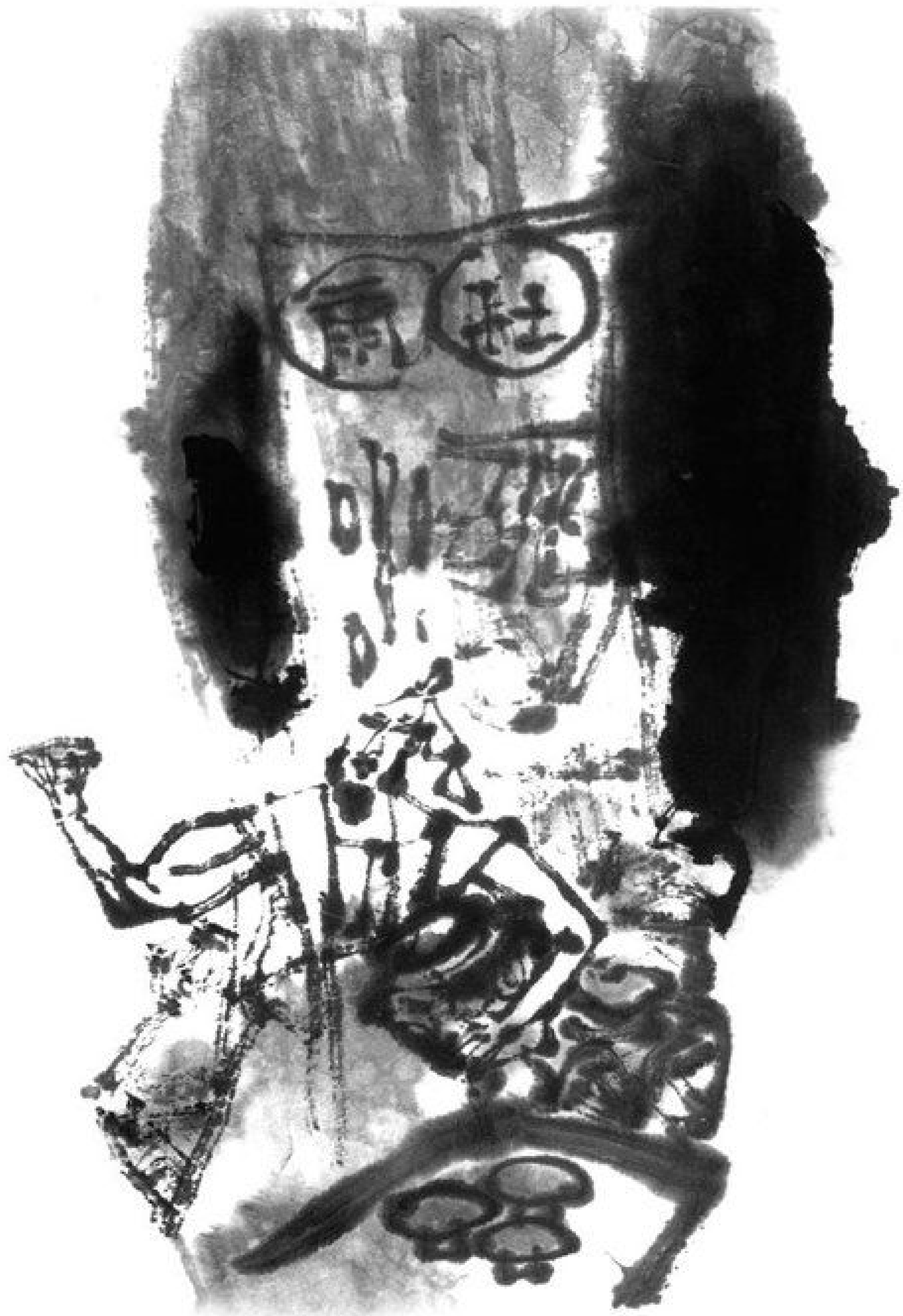
仅半年的时间，宝儿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还有一些常见字。光阴似箭，转眼六年过去了，宝儿参加乡试中了秀才。后来在诸城北乡一带，还是个很有名气的文人呢！

（题图、插图：刘为民）

上古时代，人们喝的东西极为简单，杜康一心想制出一种佳酿，让人们喝了感到舒服，能忘记疲劳。他没日没夜地研究，苦思冥想，终不得其法。可他的真诚感动了神仙……

杜康造酒

□朱广海



一天晚上，杜康做了一个梦，一位白发银须的仙翁飘然而至，杜康忙近前施礼问道："您仙乡何处？缘何而来？"

仙翁答曰："吾乃天宫中掌管造酒的，你想造一种人间佳酿，吾来帮你玉成此事。要想造出人间佳酿，除了好水、好料、好火候外，还有酿造的最高境界，要将人的性情蕴含于内，需要人身上的三滴血。没有人体三滴血，哪来坛内十里香？"

杜康听了，感到十分惊喜，慌忙向前又施礼道："老人家，请您指点，吾到何处、从何人身上取到三滴血？"

仙翁手捻银须，微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鸡叫三遍后，你到城东十里外路边一棵歪脖树下等候，从过往的行人中，找三个人取三滴血倒入酿好的原汁中即可。切记，一定要在酉时之前取到，不然，就不灵验了。"说罢，身子一晃，化作清风，飘然而去，声迹全

无。杜康打了一个冷战，醒来方知大梦一场。

杜康细细回想，梦中仙翁点化的情景宛若真境。他辗转反侧，不得入睡。待到鸡叫三遍时，他不敢怠慢，急急地去了城东。

杜康来到歪脖子树前，天光大亮，极目四望，旷野郊外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连飞鸟都难以见到，更别说有什么行人了。难道仙翁的指点有假？可又一想，梦中仙翁态度十分诚恳，指点十分明白，历历在目，哪会有假？哎，既来之则安之。他坐下来，背靠歪脖子树耐心等候。

近正午时，由远而近来了一位行人，此人浓眉大眼，肤白唇红，中等身材，穿青褂，扎公子巾，像是一位书生。杜康忙双手打拱作揖，曰：“先生请留步，吾有事相求。”那人停了下来，很有礼貌地看了看杜康，问道：“你有何事相求？”杜康叙说了梦中仙翁的点化，而后说：“吾想请您献出一滴血，成全于我。可否？”书生很慷慨，满口答应下来。杜康取出小刀正要取血，谁知书生变了卦：“慢！我不是出尔反尔，我乃一介穷书生，有何德何能成全你，你还是另找他人相助吧。”杜康哪肯放过，再三劝说，言辞恳切。书生无奈，不情愿地让杜康在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取出一滴血放入碗中。

杜康继续等，一直等到下午，一人骑马从远方飘然而至。杜康慌忙跑到路中拦住，双手抱拳施礼曰：“请您慢行，吾有事相求。”那人跳下马来。只见他面似古铜，浑身穿青，腰系板带，佩戴宝剑，看上去十分威武，一看便知是一位武士。武士用手指了指杜康问道：“何事相求？”杜康把梦中仙翁的点化告



诉他，而后才说："吾想从您身上取一滴血，玉成于我，可否？"那武士听了，哈哈大笑："不就是一滴血吗？我身经百战，这算得了什么，区区小事，来吧。"说着，伸出左胳膊，撩起袖子。杜康用小刀在他胳膊上小心翼翼地划了一道，取出一滴血又放入碗中。武士翻身上马，扬鞭策马远去了。杜康很高兴，三滴血已取到两滴，只差一滴了。

骑马人去了，杜康一等再等，不见行人，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急得他团团转。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来了一位行人，只见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走起路来歪歪扭扭，一看便知是个疯子。杜康三步跨作两步，急忙向前拽住疯子，大声说："要你一滴血。"那人虽疯，一听要他的血，吓得嗷嗷直叫，胡言乱语。杜康没办法，只得无礼了，强行摁住他，在他的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取出一滴血放入碗中。杜康一撒手，疯子撒腿就跑，拼命遁去。

杜康取齐了三滴血，看看太阳，酉时马上就到了。

杜康回到家，把三滴血放进酿好的原汁里，搅拌均匀，倒入坛子里，盖好封好，期待仙翁的指点能真的应验。

第二天中午，他邀来一席朋友品尝。打开坛盖，香气扑鼻，沁人肺腑。舀出一碗，大家仔细品尝，味道醇厚纯正，回味绵甜悠长。喝上一大口，顿觉口舌生津，舒畅提神。大家都说，真乃佳酿！有人提议给这佳酿取个名字，杜康沉思片刻，说："在咱们国家，'九'字最大，这佳酿可用其谐音，但不能用数字'九'。我造个字，按照神仙的点化，酉时前我取得的三滴血，在酉字前面加上三点，这个字就叫'酒'，大家觉得怎么样？"众人齐声说好。

杜康造出佳酿好酒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十里八乡。他将酒方改良保存，使这门酿造佳酿好酒的技术流传至今。而人们也常说，因为杜康酿酒的技术，酒场上那三滴血常显灵。不信你看，大家喝酒时，两杯酒下肚，互问长短，互致敬意，有的还即兴赋诗——这是书生的血在起作用。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得两颊微红时，豪情勃发，猜拳行令，豪言壮语，目中无人——这是武士的血在起作用。再喝下去，失去理智，洋相百出，或伏桌大睡，或狂呼乱叫——这是疯子的血在起作用。

（题图、插图：黄全昌）

姐夫，对不起

□吴 静



我们家姊妹七个，号称七朵金花。我最小，比大姐小了整整二十岁。姊妹多，家里条件不好，姐姐们从小没条件读书，现在生活得都不是太好。只有我进了高等学府，毕业后自主创业，后来成为一家公司的老板，也算是个有钱人了。

这天上午，大姐和大姐夫突然来找我。大姐夫人老实，家里穷，见了生人连个话都不会说，我一直瞧不起他。但不看僧面看佛面，姐姐毕竟是我的亲姐姐，一奶同胞，又比我大那么多，亲如母亲，我不能嫌弃他们。

我一看大姐来了，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把她和大姐夫让进客厅，又拿水果又拿饮料。因为身份的差异，老实憨厚的大姐夫特别拘束。大姐也有些受宠若惊，赶忙摆摆手说："你别忙乎了，我这次来，是来求你的……"

我一听立刻打断她："大姐，看你说的，什么求不求的？有事尽管说！"

话虽这么说，可等大姐一开口，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原来大姐这次来，是特意替大姐夫说事的，想让大姐夫来我的公司上班。

大姐夫今年都六十岁了，长得

土里吧唧的，文化又不高。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他那形象，如果进了我的公司，会影响到我公司形象的啊！我真想一口回绝，但看着大姐那恳求的眼神，实在不忍心，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大姐陪着大姐夫来公司报到了。他大老粗一个，能干什么啊？我考虑半天，最后决定，让他去仓库当保管员。

我们公司的产品并不复杂，发发货应该没啥问题。可没过一个月，大姐夫就给我闹出了乱子，那天给客户发货，把货给发错了。

我一开始就不想让大姐夫来公司，只不过是迫于大姐的面子才勉强同意的，现在见他出了差错，就趁机把他给炒了。

大姐夫被赶回了家，大姐不甘心，又来找我。我望着大姐，理直气壮地说：“大姐，机会我给他了！怪就怪他太不争气！大姐啊，当初你真是瞎了眼，咋就看上了他……”

见我态度坚决，大姐犹豫了一下，就没好意思再说什么，默默转身走了。

三天后，就到了母亲八十大寿的日子。母亲一生不容易，过八十大寿可不是小事，我们姊妹七个来了六个，唯独大姐没到。母亲的生日，也是我们姊妹团圆的日子，每次大家都来，何况这次是母亲的八十大寿，意义不同寻常，大姐这个当老大的，怎么能不来呢？难道是我赶走了大姐夫，惹大姐生气了？可即便如此，她也不该把气撒到母亲身上啊！我这儿正胡乱猜测呢，六姐拿起手机拨打了过去。

手机很快打通，就是没人接。

“大姐怎么搞的嘛？手机也不接。”六姐正埋怨呢，只见大姐带着上小学的小孙女朵朵走了进来。

大姐有些憔悴，无精打采的。六姐上前问：“大姐怎么了？咋恁没精神呢？哪不舒服？”

大姐苦笑了下说：“我没事啊，好好的！”

母亲见我们都来了，格外高兴，冲我们招手说：“没事就好！咱们开始吧！咦……”

这时大家发现了问题，大姐夫怎么没来？我想一定是对我有意见吧。为了不被母亲责备，我就把大姐夫去我公司上班，后来被炒的事情说了出来。一说起大姐夫，我忍不住又替大姐愤愤不平起来，埋怨大姐当初瞎了眼，找了这么一个糟糕男人，窝囊了一辈子。

我盛气凌人的埋怨，终于把母



亲惹急了，她突然忍不住打断我说：“你给我住口！”

母亲大概意识到自己态度有些失控，立刻又把语气缓和下来说：“小七啊，你就少说两句吧！本来，按照你大姐的意思，我们打算永远不把那件事告诉你，但我看啊，还是告诉你吧。”

接着，母亲就诉说起了当初大姐嫁给大姐夫的原因：我两岁那年，有人给大姐说媒，就是我现在的大姐夫。其实，那时我大姐正暗地里和同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相爱，大姐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但媒人不死心，多次来我家游说母亲，后来还拿来了二百元的彩礼钱。当时村里都很穷，这二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大姐根本看不上大姐夫，再加上自己已有所爱，于是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在公社的卫生所治不好，医生提出需要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可到了市里的大医院一打听，全家人都傻了，人家要交二百元的住院费。我们家姊妹多，劳力少，累赘大，别说二百元，就是二十元也拿不出来啊！父亲摇摇头对母亲说：“咱已经七个女娃子啦，少她一个就少她一个吧！”母亲一听大哭起来，坚决说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小七救回来！”

话是这么说，但当时以我家的情况，真的把锅砸了也不够住院费！母亲和父亲开始到处借钱，可跑了一天，两人加到一起，借了还不到三十元。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同意放弃治疗。

但就在父母收拾东西抱着我打算回家等死的时候，大姐赶来了，掏出二百元交给了父亲。母亲知道这钱是从哪来的，也知道大姐的心思，于是立刻阻拦说：“你不要冲动，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妞啊，





嫁人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可大姐眼里噙着泪花说：“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死啊！妈你就别说了，这都是命，我认了……”就这样，大姐为了拿那二百元的彩礼钱给我治病，违心地嫁给了大姐夫。不过，大姐夫宽厚老实，大姐嫁过去后，终于慢慢接受了他。

听了母亲的诉说后，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当时大姐嫁给大姐夫，完全是为了我。我一直看不起大姐夫，埋怨大姐没有眼光，找了大姐夫这样一个蔫了吧唧的丈夫。原来，正是大姐夫的彩礼钱延续了我的生命。

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惭愧，终于忍不住哭泣起来。一旁的大姐埋怨起了母亲：“妈！咱说好了那事一辈子不许提的……”

我被大姐感动了，当即握着她的手说：“大姐，是我不好，我不该赶大姐夫走，你明天就让大姐夫去公司——不，我开车亲自去家里接大姐夫！我要给他在公司安排一个最好的工作！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可我刚说到这，大姐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不用了，用不着了。”

我惊呆了：大姐为什么这么说？难道她生我的气，还和我赌气？

一旁的朵朵突然大哭起来：“我爷爷死了……”

朵朵这一句话，把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此时，大姐反而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止住哭泣，一五一十诉说了大姐夫的死因：原来，大姐夫被我炒了鱿鱼后，迫于生计，不得不跟着一个乡下的小建筑队去给人盖房子。这样的小建筑队根本没有安全保障。昨天，脚手架意外倒塌，大姐夫从上面摔下来，后脑正好磕在砖棱上，当场死亡。今天正好是母亲的八十大寿，大姐犹豫再三，为了母亲和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庆祝这八十大寿，就把这事忍痛瞒了下来。

我万分后悔，羞愧难当，一头扑在大姐的怀里：“对不起大姐……我不该，我真不该赶他走啊！如果让大姐夫一直在我的公司当保管员的话，他哪会有今天的不幸……”但我知道，再多的言语，也不能挽回大姐夫的生命，弥补不了这个天大的错误！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如果姐夫在天有灵，请接受我的道歉吧！姐夫，对不起！

（题图、插图：谢　颖）





阿P作汇报

□乔　北

阿P最近当上了乡长。秘书赵元给他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包含乡里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愿景，每次上面来人，阿P乡长就拿着这份材料进行汇报。次数多了，阿P都能倒背如流了。

这天，县政协李主席下乡，阿P突然心血来潮：何不来次脱稿汇报，让领导见识一下咱的演说水平。于是，阿P一挺胸膛，第一次脱稿汇报起来。

阿P汇报完毕，得意地朝李主席瞄了一眼，突然发现情况不妙。只见李主席缓缓站起身来，脸色阴沉地说了一句："阿P乡长口才不错嘛！就这样吧！"转身招呼随行人员回县城。

阿P顿时有些发蒙，李主席来之前可是说好在乡里吃中饭的，饭也准备了，怎么突然就要回去了？难道是我汇报出了问题？不会啊，这样的汇报，几乎每星期都有，熟得不能再熟了。阿P弄不明白，他忙起身阻拦："李主席，这都到饭点了，怎么着也得吃完饭再走啊！"

不料，李主席口气很坚决："不吃了，下午还有个会，我这政协主席，虽然是二线人员了，但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阿P心里一颤，李主席这话里话外是暗含对我不满啊！连忙道："李主席，我哪里做得不好，您批评，怎么着也得吃完饭再走啊！"

李主席边往外走边说："挺好，我这不在主干线上的，看看就行。"说着大步走出去。阿P就差拦腰搂抱了，可李主席头也不回，直接上车走人。

阿P这个郁闷啊，老半天脑袋瓜子还直犯迷糊，自己到底在哪出了问题？这时，秘书赵元凑过来，小声提醒道：“阿P乡长，您知道李主席为啥不高兴？”阿P立刻瞪着赵元，问：“为啥？”赵元挺神秘地说：“因为您汇报的时候没拿材料。”

阿P心里呼啦一下明白了。电视新闻里，凡是迎接上级领导，都是准备发言稿的。李主席刚退到政协，自己汇报就不拿材料，不免有轻视应付之嫌。阿P“咣”地敲了一下脑袋，自嘲道：“真是熟记反被熟记误啊。”

又过了段时间，县里的孙县长来了。阿P接受教训，落座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汇报材料，抑扬顿挫地照材料开始汇报起乡里的工作。



刚汇报了不到五分钟，孙县长突然一摆手打断他，有些气愤地说：“不听了，你到乡里都大半年了，说一下乡里的情况还得照本宣科，你来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了？”说着，起身就走。

阿P一下子又蒙了，见孙县长上了车，阿P赶紧往外追，一个飞跃蹦到车前，拽住车门带着哭腔道：“孙县长，您听我说呀，我不是不了解乡里情况，是……”

孙县长似乎有些心软了，一摆手说：“好了，我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但来了就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把心沉下来做工作。希望我下回再来的时候，你能有进步。”

望着孙县长的车绝尘而去，阿P痛苦得想找堵墙一头撞死。县长啊县长，您真是误解我阿P了。

没过几天，县里又来电话，说是县委吴书记要来。吴书记可是县里一把手，这次汇报可重要了。阿P赶紧把秘书赵元找来，研究该如何汇报。阿P问：“这次是拿材料还是不拿材料啊？”赵元哪还敢出主意，俩人你瞅我，我瞅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赵元熬不住了，小心说：“我跟吴书记的秘书关系还行，要不，我问问他？”

阿P精神一振，连声催道：“赶



紧，赶紧，一定要弄清楚了，这错误可再也犯不起了。”

赵元立刻联系吴书记的秘书。放下电话，赵元愁眉苦脸地对一脸期望的阿P说：“秘书说吴书记有时候喜欢别人拿材料汇报，有时候不喜欢。他让咱们自己看着办！”

“看着办是怎么办啊？这不跟没说一样吗？”阿P压力更大了，他瞪着赵元，让他想办法。

赵元见推不掉，只好试探着说：“要不，您拿着材料，汇报时看着吴书记，一边汇报，一边看吴书记脸上的反应，应该能行吧？”

阿P也没好办法，就这样死马当活马医吧。

很快，吴书记来到了乡里，阿P开始汇报工作。按赵元说的，阿P汇报几句，就看一眼吴书记，见吴书记注意到他手中的材料，阿P又忙低头看材料。吴书记微微一笑，阿P心中暗喜，便看一眼材料再看一眼吴书记，那真是眼珠子上下翻飞，口中滔滔不绝。

渐渐地，阿P发现吴书记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拢，最终消失了，而且脸红了起来。阿P心里有些发慌，不知吴书记为何变了表情。心里越没底，阿P的眼珠子越发在吴书记脸上滚来滚去。终于，吴书记憋不住了，突然手一拍桌子，抬腿就走。

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大家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吴书记愤然起身，朝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对随行人员说：“这种德行的人是怎么提上来当乡长的，回去查查，有没有猫腻？”

阿P一屁股坐到地上，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赵元悄悄来到阿P面前，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乡长，我好像明白哪里出问题了。”阿P没好气地叫道：“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说我德行不好，我咋的了？”赵元看看阿P，咽了口唾沫，叹了口气，说：“乡长啊，吴书记她年纪虽然大点，可也是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啊！你当着众人的面，一眼又一眼地挑逗她，她能不急眼嘛！”

阿P恍然大悟，一时间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错了，错了，还以为吴书记喜欢边看她边汇报呢。”

赵元望着阿P，问：“现在咋办啊？吴书记要免你的乡长啊！”

阿P脸色突变，一挥手，豪气地说道：“免就免了，整天汇报，还得看人脸色，烦死了，不干了！”说着，站起身，吹起了口哨。

（题图、插图：顾子易）

你知道秤为啥是一斤十六两吗？一两一颗星，南北斗共十三颗星，剩下的三颗是福禄寿星，又分别代表着天、地、良心。做秤也有做秤的规矩，少一两损福，缺二两伤禄，短三两折寿。

人心是杆秤

□杨　碑



保铺

凉州城北关什字有个秤铺，秤匠姓李，六十开外，少言寡语，是个怪人。但他做的秤却十分准，每卖出一杆秤，都要在秤尾用铜丝掐上一个图案，以示区别。因此，方圆百里的人只认李秤匠做的秤。

李秤匠做过两件怪事，凉州城的人都知道。第一件是，一次有个老乡买了秤后，李秤匠忘了给掐图案，他发现后急忙关了铺子，一路追到了南城门外。第二件是，秤铺门框上只有半副对联，上联：一杆老秤十六星；横批：天地良心；下联却一直空着。有人问李秤匠："下联呢？"他头也不抬："还没想好呢。"

李秤匠有个独子叫大根，不成器，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一次，他赌钱赌红了眼，背着李秤匠把秤铺地契拿去抵押，借了一笔高利贷，在赌场赌了三天三夜，结果又全部输光。大根怕父亲责怪，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乡下躲了起来。



放高利贷的派打手来收秤铺，李秤匠急了，一手抓秤砣，一手握秤杆，堵在铺子门前，不让打手进来，引来许多人看热闹。就在这时，汪记粮行的汪掌柜站了出来，问打手："欠你们多少钱啊？"

一个打手回答："连本带利五百大洋。怎么，你想还啊？"汪掌柜当即答应了："我替李师傅做个保人。三天之内，要是还不上，你们直接上我粮行去拿大洋。"打手们一听，这才走人。

李秤匠十分感激汪掌柜，汪掌柜却轻描淡写地说："人活一辈子，谁不遇难事啊，说不定以后我还有啥事求你呢！"说完转身就走了。

大根听说秤铺保住了，这才敢回家。还没进门，就被李秤匠拿着秤杆追着满大街跑，直到他跪地求饶，保证再也不去赌钱了，李秤匠才罢了手。

第二天晚上，汪掌柜突然登门，请李秤匠做杆秤，然后出人意料地提了个要求："一斤多一两，可以吗？"

李秤匠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才拿起了一杆秤，说："知道秤为啥一斤是十六两吗？一两一颗星，南北斗共十三颗星，剩下的三颗是福禄寿星，又分别代表着天、地、良心。做秤也有做秤的规矩，少一两损福，缺二两伤禄，短三两折寿。对不起，你说的这种秤我不会做，劝你也别打这种如意算盘了！"

汪掌柜听后，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你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我再来。"

汪掌柜走后，大根急坏了，说："爹，你还不明白吗？要是你不答应，汪掌柜就不作担保，放高利贷的转身就来收铺子，可咋办啊？我求你了，你就破回规矩，给他做一杆吧！不然秤铺就保不住了！"

李称匠狠狠地瞪了一眼儿子，啥话也没说……

改秤

第三天晚上，汪掌柜果然又来了，见到的却是大根。他接过大根递来的花秤，十分满意："我回去就叫人把高利贷还了。"说着就拿秤离开了秤铺。

回到粮行，汪掌柜试了一下秤，一斤正好多一两。他看看秤杆上掐的图案，心想，李秤匠果然是个能人，做的手脚是天衣无缝。

第二天，汪掌柜就用这杆花秤明目张胆地收起了老乡的麦子，挣起了昧心钱。

时间一晃到了腊月。这天快打烊时，商会会长突然来到李秤匠的秤铺，说要借杆百斤秤用一下。李秤匠有些纳闷：“你借它干啥啊？”

会长叹了口气，说：“今天晌午，有几个老乡来到商会，说汪记粮行的秤有问题，要商会给他们讨个公道。为慎重起见，我叫人把汪记的秤封了起来，然后从你这儿借杆秤，明天用来检验汪记的秤到底有没有捣鬼。从现在起，这种秤就别卖了，等过了明天再卖！”



李秤匠“哦”了一下，说：“你借的是唯一的一杆，想买也没了！”

会长放心地走了。李秤匠起身上了门板，然后坐在凳子上，点了一锅旱烟，闷头抽起来。

抽完烟后，李秤匠正要回后院睡觉，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问：“谁？”敲门的人回答：“我。”李秤匠打开铺子门，一下子怔住了，门外站的是汪掌柜。

李秤匠冷冷地问：“你来干啥？”汪掌柜进门后才说：“那杆花秤出问题了，今天被商会封了。”李秤匠鼻孔里哼了一声：“封了就封了，给我说这有啥用啊？”

汪掌柜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李师傅，你要这样说话，那我明天就对商会的人说实话，秤是你特意给我做的手脚，结果会是啥样子？！”李秤匠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到底想干啥？”

汪掌柜狡黠地笑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赶紧给我想个法子啊，不然的话，明天商会一验秤，事情就全露馅了，到时候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李秤匠默然片刻，无奈地说：“把秤拿来吧！”

汪掌柜愣了一下：“秤已经被商会封了，我咋拿来啊？”李秤匠冷冰冰地回答：“这我就管不着了。”



汪掌柜耷拉着脑袋想了想，说："好，我这就去把秤拿来！"

离开秤铺，汪掌柜立刻在城里找了一个惯偷，拿十块大洋往桌子上一码，如此这般一说。惯偷心领神会，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就顺利地把被商会查封的花秤偷了出来。汪掌柜大喜，急忙赶到了秤铺。

李秤匠拿着秤进了里间，不一会儿就改好了。汪掌柜接过秤，发现没有任何改动的地方，有些不放心："这就改好了？"

李秤匠没好气地回答："信不信由你！"

美 梦

汪掌柜心里不踏实，拿到粮行里一验，是分毫不差，立刻让惯偷把改好的花秤又放回了商会。

第二天上午，许多掌柜的被请到了商会。会长清了一下嗓子："近日有几个老乡告状，说汪记粮行的秤有问题，粮行说秤是李秤匠做的，不会有任何问题，各说各有理。我呢，从李秤匠那里借了一杆，请各位来做个证，用这杆验一下汪记粮行的秤，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说完，叫人抬来一斗谷子，会长亲自掌秤。称完后，又拿起汪记粮行的花秤，两杆秤分毫不差。几个老乡不相信，又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当时就傻了眼。

汪掌柜见状，一下子有理了："各位，这几个刁民纯属故意捣乱，坏我汪记的名声，我要上县府那里去告他们！"会长拦住说："汪掌柜，古人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要是把事情闹大了，对你的粮行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汪掌柜听后，瞪了一眼那几个老乡，气咻咻地拿着秤走了。

谁知这天晚上，汪掌柜又拿着秤敲开了秤铺门，亮出秤铺的地契，对李秤匠说："李师傅，今天我把话挑明了说，过两天新米就要上市了，只要你再把这杆秤给我改成十五两一斤，这地契就物归原主，咱俩互不相欠，不然的话……"出乎汪掌柜意料，李秤匠啥话也没说，拿着秤就去改了。

李秤匠改好后，把秤往汪掌柜面前一放，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汪掌柜"嗯"了一声，把地契放在了桌子上。临走时，又放了几块大洋。没想到，却被李秤匠一把抓起来，转身"咣当"一声扔出了铺子门。

汪掌柜弯腰捡起来，吹了一

下，装进了口袋里。一路上，他就盘算上了，今年用李秤匠的秤多收了很多米，等新米一上市，用今天李秤匠改好的秤再卖出去，挣的银子可要比往年多多了！如果我每斤比别的粮行再便宜二毫，保证有人抢着买！

汪掌柜这招果然很灵，新米上市的第二天，来汪记粮行买米的人就排起了长队，从早一直排到了打烊，而附近的几家粮行，人少得可怜。看着几个伙计忙得满头大汗，汪掌柜心里粗略一算，照这样下去，今年的利润至少要翻一个跟斗！



这天早上，汪掌柜正在后院抽水烟。忽然，一个伙计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掌柜的，出事了！”

汪掌柜吓了一跳：“出啥事了？”伙计说：“几个粮行的掌柜来闹事！”

汪掌柜愣了一下：“他们来闹啥事？”抬脚直奔前院的粮行。

秘　密

进了门，就见那里站着好几个粮行的掌柜，其中的张掌柜攥着那杆花秤不撒手。

汪掌柜急忙问：“各位，这是咋的了？”

张掌柜不阴不阳地问：“汪掌柜，难怪你的买卖这么火，没想到你居然使阴招，在秤上捣鬼，成心想挤垮我们啊！”

难道被人看出破绽了？汪掌柜故作着急地争辩道：“张掌柜，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我咋在秤上捣鬼了，你给我说出个道道来！”

张掌柜冷笑一声：“我们的秤一斤都是十六两，你的为啥是十七两？哪有这样做生意的！”说着把



手中的秤递了过来。

一斤十七两，这怎么可能？汪掌柜原以为会有买米的人来向他兴师问罪，说他们短斤缺两，没成想粮行的人说他的秤一斤十七两。他急忙亲手把秤查看，果然是一斤十七两！

汪掌柜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第二次李秤匠答应得很痛快，没想到他竟然来了这么一手。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没有验证一下呢！这些日子自己卖出一斤米，实际上就倒贴了一两，加上每斤又便宜二毫，这损失可大了！汪掌柜越想越心疼，拿着秤杆，就怒气冲冲去找李秤匠算账。

来到秤铺，却见铺子门紧闭。更为奇怪的是，门框左侧突然有了下联，写的是：四两人心半斤福。

汪掌柜捶了半天门，一直没人开。他一脚踹开了门，一头冲了进去。张掌柜他们正要跟着进去，却听见汪掌柜在里面尖叫起来。

几个人探头一看，全部惊呆了，只见梁上吊着一个人的身子，正是李秤匠。张掌柜赶紧踩了个凳子，把李秤匠抱了下来，他的身子已经僵硬了。

这时，商会会长匆匆赶到，见到这一惨景，不由叹了口气，说：“就在昨天晚上，李师傅来找过我，把秤的事都告诉我了。没想到，他竟然为这件事自杀了。汪掌柜，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凡事都得讲个规矩，鼻子不能大过脸，希望你好自为之吧。”

汪掌柜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他一算账，光卖新米就赔进去了两千多块大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再说大根，自打爹死后，一下子没了靠山，幸好他学会了做秤，就继续以做秤为生。奇怪的是，大根做出的秤却咋也平不了，每杆秤拿官器验都多一钱。对此，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大根忽然想起爹在秤尾掐的那个图案，就照猫画虎，试着在一杆秤的秤尾处用细铜丝掐上了这个图案，一试，竟然正好平了。

大根仔细端详着这个图案，发现竟是一个“心”字，他立刻恍然大悟：爹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用来平秤，二是时刻提醒自己，做秤要讲天地良心！他想起爹最后给姓汪的改的那杆花秤，之所以会多出一两，那是因为掐的是最粗的铜丝，不多才怪呢。当然，这个秘密，他对谁都没提过。

（题图、插图：刘为民）



AB角制

□徐　洋



王家乡要召开全乡工作动员大会，按照会议方案，两名副乡长都要参加，一个主持会议，一个做重要讲话。会议原定上午八点半开始，可是九点了，参会的人全都到齐，还不见两位副乡长。时间一长，全场秩序大乱，大家出出进进，会场变成了自由市场。

乡办公室主任见状，赶紧给乡长打电话。只听办公室主任心急火燎地说道："乡长，两位副乡长不见了，刚才县纪委的人把两个副乡长全带走了，说他们严重违纪违法，需要接受组织调查。这会还得请您回来亲自主持啊！"

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乡长专门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在反腐新形势下，保证工作正常开展的方案。乡长创造性地提出，为了避免有关领导被突然带走，以后凡有乡领导参加的会议，都要设A、B角。万一A角被带走，B角立即替补唱主角，以确保全乡会议能正常进行。

安顿好工作，乡长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他想到了自己的那个地下儿子。那是早年自己下乡的时候，和一个女村官婚外情生下的，父子关系一直拿不到桌面上。好在女方配合，不声不响地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暗中动用了各方关系，最终把儿子安排到县委工作。这事要是暴露了，够自己喝一



壶的。这么思忖着，乡长又想起许多：乡里这几年的重点工程，自己也多少拿了点；每年的官帽也卖出过几顶，还有么……

乡长不敢往下想了，东拼西凑起来，自己的问题还真不少。他正胡思乱想着，一个县里的领导来到他的办公室。此人似乎跟乡长很熟，刚进办公室还未开口，乡长便有些发火地说道：“你知道纪委来我们乡了吗？他们做事也太过分了，抓人也得和乡里打个招呼呀，开着会就把人抓走，还让不让工作了？”

这位领导似乎早有耳闻，对此也不置可否。只见他来到乡长身边，低头耳语道：“哦，我现在来，就是提前给你打招呼来了。听说纪委明天上午要对你采取行动，你事先有个准备。”

乡长一听，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咆哮道：“什么？对我下手？县里那些个领导，就没个给我说句公道话的？我为了这个乡，呕心沥血都快累死了，到头来落个这样的下场？！”

来人说：“别激动，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保你的，也正是因为我们这层特殊关系，我提前给你报个信儿……”

乡长在这方面是个明白人，照以往的情况，这时候他一定跑为上策。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反腐风暴席卷全国，往哪跑呢？只能听天由命了。平静下来以后，乡长问：“谁是我专案组的成员？你参与此事吗？”来人说：“是的，目前按照县里的安排，我也是专案组的。”隔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知道我俩的关系……”

乡长听后脸色煞白，但他毕竟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面子上还要挂得住，于是带着恳求的态度对来人说：“这样吧，你帮我个忙，明天下午我还有个全乡干部大会，很重要，我得在电视上再露一次脸，死也死个体面。你们的车子停到会场外的南马路上，开完会我自己上去，行不？”来人说：“我想想办法吧，但是不能绝对保证。万一上面动真格，一定要上午带你走，我也拦不住啊。”

见乡长牙疼似的哼哼着，来人好心提醒道：“为了会议顺利进行，您的发言是不是也弄个A、B角……”

有人问了，来人究竟是谁？想必读到这儿您也猜出了八九分，没错，此人就是乡长的那个地下儿子。

（题图：谢　颖）



悄悄话平息嘈杂声

1890年春季的一天，马克·吐温应邀去参加某知名作家的家宴，同时受邀的还有二十多名作家。宴会开始后，在酒精的作用下，大家都纷纷提高了嗓音，餐桌很快被纷乱的嘈杂声所淹没。

因为正餐还未结束，按照交际礼仪，这时大家应该保持安静，寻找共同的话题以使彼此都能相互交谈，可现在却乱哄哄一片。

马克·吐温见状不由皱起了眉头，他想：自己如果此时以更大的声音来阻止嘈杂声，肯定会引来众人的不满。

怎么才能让大家安静下来呢？他沉思了片刻，便计上心来。



他对邻座一位女作家说："麻烦您将您的头歪到我这边来，装作听我说话听得很起劲的样子。这样，那些大声说话的人，就会误以为我在给您说什么悄悄话，自然也就想来偷听，这样屋子很快就会安静下来。"

那位女作家会心地一笑，十分配合地将脑袋歪向了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谁也不看，看似很投入地与女作家耳语起来。

两人有说有笑，但声音却一直很轻。

因为马克·吐温是十分重要的嘉宾，不一会儿，闹哄哄的嘈杂声便渐渐小了下来，直到最终彻底安静，大家都侧着耳朵想听到一男一女在说什么悄悄话。

看到目的已经达到，马克·吐温清清嗓子，对大家说："我和这位女士其实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已，目的是让大家不要像刚才那样大声说话，保持一个温馨的安静的气氛。"他话音刚落，在场者如梦初醒，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马克·吐温以他特有的睿智，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给在场者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公共礼仪课。

（**作者**：张达明；**推荐者**：周继红）



请老板辞退自己

法国青年莱尼高中毕业后，来到一家装潢公司求职。

公司老板艾维看了看他递过来的高中毕业证书，有些无可奈何：“抱歉，你的学历太低，我们安排不了合适的职位。”

莱尼现出窘貌，恳求道：“老板，我不要好工作，只要能管吃管住就行！”

艾维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人力资源登记表，看了一眼说：“这样吧，我们公司在戴高乐广场附近有一个项目，目前正进入水电安装阶段，还缺人手。你明天就去工地上干活，把电工安装电线时落在地上的零散铜线头收集起来。管吃管住，每天工资十欧元。”

就这样，莱尼开始每天在工地上转悠捡铜线头。虽然烈日酷暑，莱尼心中却喜滋滋的，他总算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一份工资，而且这份工资目前看来养活自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一周下来，莱尼拼尽全力也就捡了十公斤的铜线头，其价值不过三十欧元。比起每周七十欧元的工资，他所创造的价值实在太少了。关键是照现在的安装量，他无论如何也捡不到更多的铜丝了。

莱尼想，长此下去，公司岂不是要吃大亏？怎么办？他思来想去，决定去找老板艾维。

“艾维先生，我觉得您聘用我不划算！”莱尼认真地说。

“哦，你说说看！”老板艾维似乎很感兴趣。

“我算给您看，”莱尼从艾维的办公桌上拿过纸笔，“我这一个星期一共捡了十公斤的铜线头，市场价值三十欧元，而我一周的薪水是七十欧元，我觉得自己占了公司的便宜，天长日久，这对公司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艾维先生您辞退我！”

听完莱尼的这番话，艾维不但没有惊讶，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莱尼，你真是太可爱了！其实，我早就算过这笔账了。今天你能来，说明你是一个对公司忠诚的好员工，我们公司也恰恰需要像你这样责任心强、一心为公司谋利益的人才。从明天开始，你就代表我做工地监督！”

请老板辞退自己，体现的是莱尼对公司负责、替公司着想的职业精神。很多时候，你是不是老板所需要的员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考核。

（**作者**：郝金红；**推荐者**：英翔宇）

萨姆·科恩先生意外去世，丢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苏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还好，他给苏菲和孩子留下了100万美元的遗产。

然而，萨姆的遗嘱执行人，也是

把你想要的给我的妻子

萨姆最好的朋友斯图 · 施瓦茨律师却说，萨姆只留给了苏菲 5 万美元的遗产。

“这都是萨姆的意思。你知道，萨姆发生意外时，我最先赶到了他的身边。在你还没来到医院前，萨姆就去世了。他临终前嘱托我照顾你和你们的孩子，他还立了一个口头遗嘱，表示把他的 100 万美元遗产中的 5 万美元留给你，剩下的 95 万美元都归我。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你放心，我会遵守诺言，好好照顾你们母子。”斯图这样对苏菲说道。

苏菲自然不会同意斯图的这种说法。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立这样的遗嘱，她马上把斯图 · 施瓦茨告上了法庭。

这天，在法庭上，等双方做完陈述后，法官突然拿出了一封密函，说道：“这是萨姆 · 科恩先生生前委托银行保管的一份遗嘱，经银行作证，确实是萨姆 · 科恩亲自交给他们保管的。现在本席当着原告和被告宣读这份遗嘱。”

听了法官的话，斯图 · 施瓦茨一下子愣住了，萨姆的妻子也紧张极了，旁听席一片哗然。

法官打开密函，读道：“亲爱的斯图，如果你看到或者听到这封信，那么我一定已经死了。你是我相交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能在遗嘱里忘了你呢？另一方面，我的妻子与孩子都需要你的照顾。斯图，我知道你肯定能照顾好我的家人。所以斯图，把你所想要的给我的妻子，剩下的你自己留着。”

苏菲听到这里，不由一愣，但她马上就笑了。斯图也先是一怔，但很快他就羞愧地低下了头。旁听席上的人也都笑了。大家无不佩服萨姆 · 科恩的先见之明。

法官放下密函，继续说道：“施瓦茨先生，科恩先生认识了你一辈子，同时他也希望死后他的家人能得到你的悉心照顾，因此他想给你东西很合乎情理。所以，他相应地制定了他的遗嘱。你看，科恩先生在这份遗嘱中说‘把你所想要的给我的妻子，剩下的你自己留着’。而你，想要最大的份额 95 万美元。所以，现在我宣判：施瓦茨先生，请把 95 万美元给科恩先生的妻子苏菲 · 科恩女士，剩下的 5 万美元你自己留着。”

（**编译**：庞启帆；**推荐者**：周继红）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展望长寿

□臧　安

本世纪初，花参科技集团总经理梁盼寿在市区开了一家下属公司，取名叫“展望长寿公司”。这个新公司的业务只有一项，就是每年为特别长寿的人发放一次性奖金。奖金数额相当诱人，高达100万元人民币，奖励章程如下：凡是本市户口的居民，只要活过135岁，就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亲自来领取这份奖金。如发现公司不履行承诺，可拨打报警电话。

宣传做出去了，但公司自开张之日起，一分钱奖金也没有发出，上千万的奖金一直放在公司账上。旁观者心里都清楚，这是炒作，谁能活过135岁？不要说如今，就是再过一百年估计也不会有人来领这份奖金的。

时间很快过去了几年。这年秋天，“展望长寿公司”破天荒迎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老人。

公司经理丽达赶忙出门相迎，她久已无所事事，很想快点目睹一下，是哪个骗子有这么大的胆量，上门来行骗；退一步讲，如果真是135岁的老人，她也想知道是什么药能让人活到135岁，难道比她丈夫的花参科技集团马上要研制成功的“花参丸”还要灵？

丽达打量来人，男人中等个子，手掌宽厚，一看就是常年舍得出力的农村老汉。他上身穿一件皱皱巴

巴的黑色夹克，四方大脸刮得很干净，看相貌应该八十有余。丽达再看那女人，个头矮小，罗圈腿，精瘦的核桃脸上已经浮现老年人特有的黑斑。老人爱笑，笑起来牙齿又白又好看，但丽达很快断定那是假牙，论身板老人的年龄应该不小。

丽达和他们握手，说："欢迎你们光临展望公司，请问你们夫妻……"

男人打断她的话，说："她是我的奶奶。"



丽达很是惊讶地注视着他们，特别是那个核桃脸的女人。她请他们坐在办公桌的一边，然后客气地说："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男人的口音很重，自我介绍叫张达山，今年 82 岁，住在离这儿 30 里的张家庄。他的父亲跟着邻居到西山去拾松果了，他陪着 118 岁高龄的奶奶来城里镶了一副瓷牙，却听说了"展望长寿公司"的事，冲 100 万元的奖金，就找上门来了。

丽达站起身来指着墙上贴着的奖励章程，认真地说："我们公司是信誉第一，不管是谁，只要年满 135 周岁，我们会一分不少地发给他的。鉴于你奶奶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先发展她为我们公司的会员，作为会员，她可以享受公司的星级服务，比如：每年生日这天，公司免费送给她礼品，每半年检查一次身体等等。不过，还请让我先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

丽达复印了老奶奶的身份证，并让他们登记填表。在填表的过程中，她了解了这位老奶奶的一些基本情况。此人名叫郝希珍，1915 年嫁到了张家庄。丈夫名叫张玉栋，曾在本县衙门里当捕快。婚后第三



年，张玉栋跟同僚到东北去抓捕犯人，就再也没回来。丽达一边帮忙填表，一边观察那位老奶奶。说话的当儿老奶奶没闲着，她用丽达的小剪刀，在一张纸上剪来剪去，待祖孙俩离开时，丽达发现老人信手剪出的竟是鲤鱼跳龙门和福娃闹春。

说来也巧，这天丽达的丈夫，花参科技集团总经理梁盼寿回到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的科研队伍历经十年研制，“花参牌”长寿丸终于问世了。因这长寿丸融合了现代高科技和传统炼丹技术，所以投入巨大，售价也高得离奇，每粒售价是一万元人民币。而且必须一天一粒，要连续吃上七七四十九天，才能活到 135 岁。如果是哪一天忘了吃，就会减去一年的寿命。

梁盼寿开始担心人们买不起，小心翼翼地生产了不到三十盒。没想到一投入市场，竟被抢购一空。梁盼寿决定追加投入，他想到“展望长寿公司”的奖金，反正一时也无人来领，不如先借用一下。丽达听了，微皱秀眉说：“公司章程规定的专款专用，不能随便动，万一……”

“没有万一的，”梁盼寿说，“按现在人的平均寿命来看，再有 100 年，也不会有人达到这个年龄，这笔款不会有人来领的。”

丽达想想也对，就同意了丈夫的要求。

又是数月过去了，“展望长寿公司”还和往年一样鲜有人来光顾，直到又一个新年来临。

这次来人还是上回的核桃脸女人，但陪同核桃脸女人来的男子却换了个人。来人腰板溜直，表情严肃，看样子只有四十岁左右。丽达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脸皮和双手，就知道此人绝不是庄稼汉。

丽达拿出表格，心想莫非这次来的是曾祖孙关系？她先问男人：“姓名？”

男人答：“张玉栋。”

名字似曾相识，但天下叫此名的人多了去了，丽达心里疑惑，却也没有追究。

“年龄？”

“135 岁。”

“35 岁，这么说，她是你的祖奶奶了？上次来的是你的……”丽达一边填表一边问。

“不对，你填错了！我是 135 岁。”张玉栋一字一顿地说。

“啊！”丽达抬起头来，“你再重复一遍？”

男人又重复了一遍。

丽达听清楚了是135岁！不过，她很快就笑了：这人不是骗子就是精神不正常。丽达把手里的笔狠狠地一摔说："你要知道，弄虚作假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男人似乎很配合，点头说："我知道，大清律例也是这么规定的。"

搬弄那些老皇历干什么？丽达心里更生疑惑，谈话似乎进行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丽达问："你用什么证明你的岁数？比如身份证、户口本，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张婚柬。婚柬上面清楚地写明了新郎是张玉栋，出生于1880年，新娘是郝希珍，1895年出生，结婚时间是1915年1月18日，主婚人是当时的知县贾景德。丽达盯着婚柬，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这时张玉栋指了指身边的核桃脸女人介绍道："她就是我的老婆郝希珍。"

丽达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中年人，怎么可能过了135岁。"您，您能把情况说得更具体点吗？"

张玉栋眯起眼睛，思绪又回到了一百年前……

张玉栋原是衙门里的一名捕快，1917年的冬天，城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一夜之间杀了一家十五口人，逃之夭夭。当时的知县贾景德相当震怒，下令衙门的捕快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凶手缉拿归案。张玉栋和其他两个捕快一路追踪，一直追到了黑龙江漠河。途中他们的马都累死了，眼看就要抓住罪犯了，忽然一阵暴风雪袭来，张玉栋被暴风雪裹挟卷入冰窟，失去了知觉，一睡就是将近一百





年。

但事情就是这么巧，一次登山队经过，有人用生命探测仪把张玉栋从雪堆里找了出来，他们惊奇地发现，张玉栋身体里的血液鲜红如常人，皮肤弹性也似活人，于是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医生的救治下，张玉栋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后来张玉栋被科学院借去，作为研究课题：一个人在冰冷的雪里“死”了将近一百年，为啥还能活过来？科学家曾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是慢慢冻死，人体内的细胞就会破裂，人自然就死亡了。而如果是遭受到突如其来的极低温度的包围，人体的细胞在一瞬间还来不及破裂，只是处于冷冻的休眠状态，人就处于假死的状态，生命的重燃就有可能。张玉栋就是属于这后一种生命重燃的人。

张玉栋用平淡的语调讲述一段离奇的故事，丽达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得目瞪口呆。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但思来想去她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于是她问张玉栋：“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你为啥三十几岁才结婚？”

“我是二婚啊，我的第一个老婆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张玉栋轻轻说道，旁边的核桃脸女人也点头回应。

丽达站起来郑重地说：“祝贺你俩，成为我公司首批得到这 100 万奖金的人。我马上办手续，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领到这笔奖金！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为我们的长寿药做代言！”张玉栋高兴地站起来，而核桃脸女人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丽达觉得奇怪，问这是为什么。

核桃脸女人忸怩了半天，才说：“你瞧瞧，我和我男人在一起，人们都说我是他的老祖奶奶，一点儿也不般配。说实话吧，我真没脸和他一起拍照说是夫妻，所以我想也到东北那个雪山上去，也让暴风雪把我冰冻八十年。再让他把我弄醒，这样我们就般配了……”

（题图、插图：佐　夫）

2015年9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掉进冰窟窿的人会向岸边挣扎，碎冰的痕迹应该是一条宽的水面，而并不是现场看到的圆形冰窟窿，这证明被害人在落水前就已经被人打死了。

疯狂QA：数学中无穷大的符号“∞”。

思维风暴：左边的螺旋是由1根绳子卷成的，右边的则是由2根绳子卷成的。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智擒鬼子兵

□王祥英

抗日战争期间，赵家村有一个十四岁的羊倌叫栓柱，每天他都会把羊赶上山。

这天，栓柱刚把羊撒出去，就来了一队下乡扫荡的日本鬼子。他们个个凶神恶煞，上来就把头羊黑花儿给杀了，然后点燃木柴，开始烤羊。



一会儿，羊肉就熟了，香喷喷的味道顺风传出好几里路。鬼子们用刺刀割开羊肉，一人拿了一块，大口吃起来。

栓柱在一旁看着，又心疼又气愤。见这些家伙们吃饱了，他突然灵机一动，走上前，对翻译官说："长官，那边有西瓜，你们想不想吃？"翻译官一说，鬼子们正觉得渴呢，连声说："吆西！"翻译官就让栓柱带他们去找西瓜。

村北有一片沙地，是栓柱的小伙伴虎子家的，这里出产的西瓜是沙瓤的，甘甜多汁。此刻，虎子正在瓜棚里打盹，忽然听到外边一阵吆喝声，出来一看，竟是栓柱带着日本兵来了，也没人发号施令，这些鬼子直接冲进了瓜地，每人一个，用刺刀劈开，大吃起来。

一旁的虎子小声怒斥栓柱："你这个狗汉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栓柱朝他眨了眨眼，让他别说话。

连吃带糟践，鬼子们每人都消灭了好几个西瓜，最后终于心满意足地走了。不过只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就捂着肚子叫起娘来，一个接

·“价值观故事”征文选登·





再晚几天

□ 刘江波

大学毕业后，我顺从父亲的意愿，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退休前就是乡小学的老师，他希望我子承父业。然而，我却不太开心，乡小学工资不高，要真在这儿干一辈子，那就和父亲一样，永远也走不出山沟沟了。

最近同学从南方打来电话，他正在创办一所培训学校，如果我能有二十万元入股，就一起合作。我虽然心热，但自己没积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为了我一直没有再婚，吃尽了苦头，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这大好的机会，也只能这么错过了。

一天下班，我发现家里来了

一个去找地方拉屎。

鬼子一走，栓柱冲着虎子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口气跑到了附近的文山上。那里有抗日游击队，他们找到游击队的队长刘天宝，向他报告了情况，刘天宝马上带着游击队员下山，到了赵家村虎子的瓜田。

此时，那些鬼子拉肚子拉得站都站不起来，哪里还有还手之力，没几分钟，就被游击队收拾了。

战斗结束了，游击队长对栓柱说：“小鬼，今天你立了一大功！”

栓柱说：“立功的是我家的羊和虎子家的西瓜！”

原来，栓柱很小就听老人说，西瓜跟羊肉不能同食，否则会得肠粘连，会出人命。所以这一次他看见鬼子吃了羊肉，口渴了，就决定赌一把，结果还真的制服了他们。

（题图：刘为民）



客人，有村主任，还有位穿西装的老板。问明来意后，知道是城里的开发商杨总，要在村里建生态种植园，正好把我家的一亩三分地给圈进去了。杨总为了赶工程，补偿款给得很高，一亩四万二，而且那片地里的果树、榕树全都照价赔偿，总共将近十八万！

我心里乐开了花，这真是喜从天降，可是父亲却一直没表态。村主任说："刘老师，建好了生态园，村里也借光。再说，你也上了年纪，种地这活儿也该放放了。杨总可有言在先，要是十天内把合同签了，他再给两千块钱奖励。"



父亲看了看村主任，又看了看我。见他不说话，我迫不及待地抢着说："爸，主任的话在理，补偿得也挺合理，咱答应了吧？"

父亲点了头，这伙人满意地走了，临走时说几天以后来签合同。我的嘴乐得合不上，却听父亲招呼我，要去地里收拾收拾。

我家的地刚刚备好垄，还没撒种子呢，所以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我们走进地中间的小园子，这里面种了些果树，有棵大榕树，还有个看地的窝棚。父亲左翻翻右翻翻，连破衣服破草帽都舍不得丢下。我苦笑着说："这些东西别要了吧，脏兮兮的，您还当宝贝了！"

父亲一边翻一边说："别看破，哪件东西都有故事，那几年日子紧，要养活老人，还要养活你，学校的工资又低，全仗着这块地……咦，你看，还真翻出宝贝来！"

父亲从角落里掏出一样东西，原来是把旧弹弓。我也跟着欢叫起来："我记得这把弹弓呢，那时候您打得可真准，后来我拿它打鸟，被您狠揍一顿……"

父亲笑着说："你打的是普通鸟吗？那是乌鸦！乌鸦是义鸟，是唯一懂得赡养父母的鸟，所以呀，



不能打！”

说着，父亲抬头往那棵大榕树上望了望：“那对乌鸦在这树上生活了十来年了，去年死了一只，剩下的这只……也有两天没见了。这些东西，先放在这儿别动，到时候我要拍下来。”

入股的钱有了着落，我开心了不少，课讲得也格外精彩，连校长都表扬了我，孩子们更是围着我转来转去的。我也挺喜欢这些孩子，可是一想到未来的发展，还是决定等钱到手，就跟父亲说明我的想法。有天晚上我和父亲透过点儿话，他没吭声，但我觉得父亲一定会支持我，年轻人多挣钱，这也是时代需要嘛！

虽说给的补偿款不少，但父亲却十分留恋那片土地。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到地里转来转去，有时候抓把土来闻闻，有时候拍拍这棵树，又摸摸那棵树。连续几天，我到家时都没搭着父亲的影儿，每次都是到地里，把恋恋不舍的他拉回来吃饭。

这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自家那块地里站满了人，父亲站在园子前和几个人争论着。我急忙跑过去，只听村主任说：“刘老师，都说好的事了，怎么变卦了呢，这合同……”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我再说一遍，我没变卦！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行？”

村主任皱着眉说：“你看，左右邻居都签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再拖几天，杨总的两千块钱奖励可没了。”

我知道父亲很固执，急忙过去好言劝解，这园子里也没什么了，把窝棚一拆，搬回家也就算了。我正劝着，杨总手下的几个人不耐烦了，咋咋呼呼要强行进入园子。父亲急了，把胳膊一伸，拦在门口，寸步不让。村主任怕矛盾激化，连忙劝解着双方，旁边看热闹的邻居们却都帮着父亲，指责他们欺负人。正在这时，路边传来了几声喇叭响，几辆高档的汽车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群人，领头的中年人正是杨总。

杨总过来问问情况，他和颜悦色地说：“刘老师，是不是嫌补偿款不够，是不是您还有别的要求？”

父亲说：“补偿款不少，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等几天。”

杨总笑容不减：“农民对土地都有感情，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原因呢？”

父亲摇了摇头：“不能说，再

等几天，我保证痛痛快快地签合同。”

杨总一挥手，后面的人递过来合同，杨总拿起来说：“这样，您先把合同签了，我保证给您几天时间，行不行？”

杨总的话也在理，我一看父亲犹豫了，马上接过合同，劝着父亲签了。等人群散了，我小声抱怨起来，早搬几天和晚搬几天有什么区别呢？我还等着钱发展事业呢。

父亲却在一旁掏出手机来，让我教他怎么拍照。我无可奈何地教着他，真是老小孩儿，就为了给几棵树、几件破衣服拍照留念，值得动这么大的肝火吗？



我原想父亲也是一时较真，回家劝劝也就想开了，没想到，当天晚上父亲竟然把铺盖搬到了窝棚里，说要在这儿守夜，免得那伙人半夜来使坏。

我哭笑不得，网上那些半夜强拆的都是好房子，哪有半夜来强拆一个窝棚的？这都不够汽油钱。可是父亲执拗得很，我还真劝不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足不出园，村主任又来劝了几回，都被他拦在了园子外面，不管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再等几天。村主任也找过我，希望我来做工作。我也着急，合同都签了，还较什么劲啊？这钱啊，落到自己手里才踏实啊！

这一天，我正在批作业，手机响了，邻居打来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的头“轰”的一下，匆匆和同事打了个招呼，骑上电动车，火速回家。

果然，还是那块地的事。这几天，左右邻居的地已经平整出了一片空旷的开阔地，只有我家的小园子立在中间，像座孤岛一样。我赶到的时候，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开发商的推土机就停在地里，杨总和十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小伙子，围在园子入口前，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杨总的嗓门拔得老高：“我不是说



话不算话，我给你时间了，可你怎么还不搬呢？你老可得知足，这钱给得不少啊！”

一听杨总发火了，那几个小伙子吵吵嚷嚷着要进园子锯树。父亲回头看了看那些大树，猛然间转过脸来说：“杨总，再给半天时间我就搬！”

杨总的脸板了起来：“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拆吧！”

我一听这话，急忙往前冲，要去保护父亲。可大家谁都没想到，父亲火了，他居然把窝棚里的那把弹弓举了起来，拉得满满的，怒吼了一声：“都不许动，也不许喊！”

父亲的眼睛瞪得溜圆，弹弓拉得满弦，倒把这伙人震住了。我趁机挤进去，劝父亲别冲动，别伤人，有事好商量。父亲却压低了声音说：“你也别喊……你回头看那树上，它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小乌鸦回来反哺了……”

父亲扔下了弹弓，从兜里翻出手机，哆哆嗦嗦地打开拍照功能，冲着树上拍着。我往树上一看，那棵榕树上的乌鸦巢里，伸出了一只老乌鸦的头，一只年轻的乌鸦正站在巢边，伸出嘴，往老乌鸦嘴里喂着什么。现场安静了下来，杨总的手下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着，有个年轻人眼睛尖，他叫了一声：“那只老乌鸦怎么不睁眼睛？”

杨总“嘘”了一声：“它老了，失明了，小乌鸦回来孝顺它了。你们把拍好的照片传到我的微信上，我要拿它教育儿子。”

等小乌鸦喂完食，父亲放下了手机，眼角已经湿润，他回头对杨总说：“对不起啊，拖了你们好几天。前几天我听到老鸟叫的声音不对劲，发现它快不行了，我知道乌鸦会反哺，它的孩子一定会飞回来的。如果你们把树锯了，那老乌鸦就只能摔死了，它的孩子回来，想孝敬老人也找不着了。”说完，他又看看我，“再晚几天，让它再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杨总回头对手下人说：“记住我的话，老鸟活一天，就不要进这园子！”

等人群散了，我把铺盖搬到车上。我和父亲正往家走，这时手机响了，那个南方的老同学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过去入股。

我看了看走在前面的父亲，他已经是满头白发了，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起来，我一字一句地说：“再晚几天……”

（题图、插图：陆小弟）



局长家在楼上

□钟 兴

老林住的是单位的集资房，当年分房时，因为老林工龄长，就有幸住到了郑局长的楼下。老林最希望的是退休前能够被“组织”照顾一下，弄个副调研员什么的，但是，他每次在电梯里碰到郑局长，看见局长那冷冰冰的脸，就知道这辈子恐怕是没有希望了。

最近，老林两口子要去南方看儿子，想起年底小偷猖獗，他们商量后决定按市面的做法，在客厅茶几上放2000元钱，并且还给小偷温馨留言：快过年了，谢谢您看得起我们，我们只是穷教师，大家都不容易，这点钱就当是您的劳务费，一点心意……老林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郑局长对自己的诸多不是，就恶作剧般在字条后面加上了一句“局长家在楼上”。

过完年，老林夫妇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发现小偷已经来过了。于是，他们战战兢兢地查看了房间，惊奇地发现，家里一样东西未丢，就连原来留下的那2000元钱也还在茶几上，旁边竟还多出了厚厚的两叠钱，烟灰缸压着原来的字条，拿起一看，字条上多出两行字：老哥，谢谢您的好心指引，好人自有好报……现在返还信息中介费2万元，谢谢合作并祝新年快乐！

老林夫妇搂着那2万元巨款，整夜无眠。这2万元，送回去给郑局长？当然不合适；交给纪委吗？他不敢！自己留下来花掉？他更不



敢！要不，退给小偷？老林不由哑然失笑，就是想退，也找不到他呀！

过完了假期，老林去上班，办公室的小徐悄悄告诉他，局长家前些天被盗了！老林急切地问盗了多少，小徐说："2万多元。"老林哪里肯信，要是局长被盗2万多元的话，这小偷也太仗义了。

转眼又过去了几天，这天下午，因为大楼出现盗窃案，警察找到老林。几句话问过，老林的神色就起了变化。警察见状反复盘问，说作案的小偷已抓到，但收缴的赃款有200多万，与失主报案的数字严重不符。知情不报，罪加一等。

最后，老林终于吞吞吐吐把这2万元交待了出来。

不久，老林就在新闻里看到了郑局长的消息，新闻报道的题目是——《被小偷偷出来的大贪》。

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让有关部门犯难的是：如何对老林进行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老林为小偷提供了作案线索，并收受了小偷的"中介费"2万元，应该与小偷成为同案共犯；老林泄露了郑局长住楼上的秘密，因而造成郑局长家里受到损失，应该进行民事赔偿；老林明知小偷偷了楼上的住户，作为一个公务员，知情不报，应该受到处分……但另一种意见认为，老林提供的信息属于"开玩笑"性质，不应看作故意透露，因而也就不是同案共犯。至于收下2万元和知情不报，属认识问题，可以由组织出面处理……

不管怎么定性，最近老林不会安逸了，至少他要去补上一堂法律知识课。

律师点评：《局长家在楼上》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老林的留言是否构成犯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故事中的老林尽管不是故意，但事实上为不特定的小偷提供了线索，且小偷也确实是采纳了他的看似玩笑的信息，并且成功偷窃，金额巨大。这一切，老林有行为，小偷有结果，之间有关联。而当老林收到赃款知道了小偷的行为则应当及时向警方报案。所以，老林是一错再错，构成犯罪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处理本案时还是要酌情考虑其一定的特殊性，与其他典型共犯尚有区别。

（题图：丁德武）

本期话题：阿凡提的故事

提到阿凡提，大伙儿都不陌生。这是家喻户晓的机智人物，他用自己的智慧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让大伙儿在笑声中拍案叫绝，释放了满满的正能量。这次，就为大家带来一组阿凡提的智慧故事。

阿凡提智答世界的中心

国王想知道世界的中心在哪儿，他找来一万两千个学者，结果谁也答不出。国王觉得自己很聪明，竟然出了这样一个难倒众多聪明人的题目。但他意犹未尽，想试试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命令手下人迅速写了一份告示贴在城门外，并且宣布：答对了有赏，答不对的要受罚。

成群成群的人来看告示，看过都摇摇头走开了。这时阿凡提骑着毛驴正巧经过城门外，他看了看国王的告示，转转眼珠又摇了摇头。众人本以为连阿凡提都被这道题难倒了，谁知这时候阿凡提满意地“嗯”了一下，随即取下告示，骑着自己的小毛驴赶到王宫去了。

阿凡提拉着毛驴，进宫见了国王。国王问道：“怎么，你知道世界的中心在哪儿吗？”

“我知道。”阿凡提回答说，“世界的中心就在我驴子左前蹄踩的地方。”

“胡说，我不信！”

“您不信，请您自己把世界量一量吧，错了就罚我好了！”

“这……这……”国王想了半天，又问道，“那么，我再问你：天上的星星一共有几颗？”





“天上的星星吗？”阿凡提想也不想，就答道，“不多不少，恰好和陛下您的胡须一样多。”

“什么？你胡说！”

“这是千真万确的，您不信，就先到天上去数一数看。要是多了一颗，少了一颗，您就罚我好了！”

“那……那……你说，我的胡须究竟有多少根？快，快回答我！”

阿凡提一手举起毛驴的尾巴，一手指着国王的下巴，说道：“您的胡须恰好和我的毛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呀！”

国王拍着桌子，叫道：“不对！岂有此理，简直胡说！”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道：“陛下要说对不对，请您还是先数数自己的胡须，再数数我的毛驴尾巴上的毛吧。您一根一根地数过，就知道我答得不错了。”

国王听了，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国王寻找智慧

相传阿凡提经常骑着驴子到处游逛，所到之处如果有争执和问题，他都能四两拨千斤帮忙解决。时间长了，阿凡提成了民间神人，老百姓个个夸赞他富有智慧，学问渊博。这话传到了国王耳朵里，于是，有一天，他便带了左右丞相，去访问阿凡提。

“阿凡提，你脑子里的智慧，是打哪儿学来的呀？”国王问。

“是我不辞劳苦地寻找来的。”阿凡提说。

“智慧还能寻找得到吗？”

“是呀！我的陛下！”

“告诉我，你打哪儿寻找来的？”

“容易极了，陛下去扛一把坎土曼来，跟我走就行啦。”

这可把国王高兴死了，他暗暗想：自从我当了国王，百姓们都说我昏庸无能，说我是个糊涂国王。说真的，我的智慧是有限的。这回，我要是找到智慧，一定把脑袋装得满满的，还要带两箱子回去，藏在宫里，等我的儿子长大了使用。想着，立即命丞相拿一把坎土曼来，随着阿凡提去寻找智慧。

阿凡提领着国王，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块荒滩上，阿凡提脱掉袷袢，瞅着国王说：“尊敬的国王，请脱下王袍，抡起来吧！”

国王只好脱掉王袍，拿起坎土曼挖起来，可是一挖不见智慧，二挖不见智慧，三挖还是不见智慧，手上已经打起血泡，真把他激怒得

胡子如同乱草，眼睛瞪得有茶杯大，连声问："怎么不见智慧呢？阿凡提！"

"急躁不得，我的国王。挖呀！挖呀！金秋把这块荒地开开，明春种上智慧，夏天就有收获了啊。"阿凡提漫不经心地说，一面又抡起坎土曼来。

"你说的智慧莫非是粮食吧？"国王又问。

"不假，不假。"阿凡提回答说，"倘若陛下不是不假思索地吃掉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今天又怎么会有这种毛病，来跟我寻找智慧呢？"

阿凡提根据木棍判罪

有个人被偷了钱袋，他怀疑是邻居中的某个人犯了盗窃罪，他们争吵骂架却始终没有结果，一行人就前来找阿凡提寻求帮助。阿凡提听罢，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根同样长的木棍，并肯定地说："明天你们大家都带着木棍到我这儿来，我要弄清楚你们当中谁有罪：那个偷了钱的人，他的那根木棍一夜里就会多长出四分之一。"于是这几个被怀疑的人拿了木棍分头回家去。

黑夜来临，那些良心清白的人，安安心心地睡着觉，可是那个拿了钱的小偷睡不着，心里充满恐惧地想着："到明天我的木棍就会多长出四分之一，我会被当众揭穿的。"他就用刀把自己的木棍截短，恰好截短到早上它应该多长出的那个尺寸，于是安心睡觉了。

但可想而知，早上木棍并没有长出来，当大家再到阿凡提那儿去的时候，小偷傻眼了。他被当场揭穿。

小偷见状还是嘴硬地反对说：





“假如判决是按照木棍来决定，难道这个审判可以说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典的审判吗？”

阿凡提见小偷如此狡辩，回答说：“你要感激我，我用木棍让你认罪，可我从没有用木棍打过你，假如我像国王一样，用木棍打你，强迫你承认你没有犯过的罪，那你又要怎么讲呢？”

小偷只好乖乖服众，把偷来的钱袋交还主人。

半天斋期的理由

伊斯兰教每年都有斋戒期，信众无不需要认真遵守斋戒期的各项规矩，讲道的人常常提出忠告：“夏天的时候，假如你能在长长的炎热的一整天把斋，人家就会宽恕你全年的罪过。”

这种清洗罪过的方法，在阿凡提看来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他心里想，为了重新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就是把斋延长到第二天傍晚也不为过。

于是他从清晨开始虔诚把斋，可一到中午，他就又饿又渴完全精疲力尽了。于是阿凡提在自己的面前铺上台布，贪婪地吃起东西来。

讲道者和朋友们都开始侧目阿凡提，有人走到他身边提出责备：“你怎么能在斋戒期这样吃吃喝喝呢？”

阿凡提是个充满智慧，并且不会为陈规陋俗束缚住的人，只听他不慌不忙地说：“假如在长长的一整天里把斋，就可以宽恕一年的罪过，那半天的斋足以宽恕六个月的罪过了。至于后六个月罪过的宽恕，我总是来得及的。况且，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可以过半年轻松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啦！”

洒油扫院

阿凡提小时候，天天要给村上的巴依打扫院子。巴依的规矩是工钱到年底才给，可是就这样，他还要想法子不给阿凡提工钱。这一年，除夕又到了，巴依一早就把阿凡提找来，吩咐道：“纳斯尔丁，今天你来打扫院子，不准你洒一点水；可是，扫完了，院子还得湿漉漉的。你要是办不到，就休想领今年的工钱，也别想明年再给我打扫院子了！”说完，自己就上巴扎办年货去了。

阿凡提不声不响扫完院子，然后把巴依贮藏室里的油葫芦提出来，把油倒了个一干二净，洒满了

整个院子。事情办完，阿凡提坐在走廊下，专等巴依回来好领工钱。

下午，巴依摇摇摆摆地回来了，一看，阿凡提把油洒了一院子，气得脸皮发青，直着脖子叫嚷：“给我赔油！给我赔油！”“慢着，巴依老爷！”阿凡提站起来说，“院子里没洒水，可是，哪儿不是湿漉漉的？你的吩咐我不是照办了吗？快付给我工钱。明年你就是再想请我，我也不干啦！”

巴依没话可说，只好把工钱付给阿凡提。

『等等』留给丈夫

阿凡提当喀孜时，有个巴依领着妻子来到喀孜堂，说他要跟妻子离婚。见那妻子默默流泪，阿凡提问巴依：“你为什么要跟她离婚？”

“为了讨个比她更年轻貌美的妻子呀！”巴依耸耸肩，傲慢地说道。

“好哇！好哇！”阿凡提瞟了一眼巴依说，“那么你讲讲，你们家里都有些什么财产？我根据《古兰经》上的规定，给你们做个公平的分配。”

巴依为了难倒阿凡提，自己独霸财产，翻了翻眼睛，按事先准备好的说道：“我们家里有：院落等等，绵羊等等，被子等等，面粉等等……”



阿凡提听罢，立即宣判：“院落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绵羊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被子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面粉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

巴依听了，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本栏插图**：陆小弟）

（本栏摘编自祁连休、冯志华编选的《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观丛书》）

电视剧《亮剑》风靡大江南北，剧中的主要人物李云龙、楚云飞自然也为大家熟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一段大家不知道的传说……



《亮剑》外传

□周　胜

1942年10月的一天，驻晋西北日军司令部发出一份悬赏令，通缉楚云飞和李云龙，每人赏金五万个大洋！

当时晋西北地区有三股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是中央军，二是晋绥军，三是八路军。这悬赏令一出，可就激怒了中央军上校团长吴大彪，悬赏五万个大洋捉拿楚云飞，这一点勉强可以说得过去，毕竟楚云飞出身黄埔，又是阎老西身边的大红人。可李云龙，他算什么，一个目不识丁、名不见经传的泥腿子，他的脑袋也值五万个大洋？！这还不是最让吴大彪大发雷霆的原因，让他气爆肚皮的是，这悬赏令上竟没有自己的名字！简直就是没把中央军放在眼里，没把他吴大彪放在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吴大彪决定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吴大彪精挑细选，最终选定侦察连战士段鹏和团指挥部炊事员马大忠两人，马大忠被任命为队长。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河源县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为什么是他？哼哼，就是平田一郎向他的上级提出

的那份悬赏令！

1.蒜泥白肉，跳水黄瓜

不久，马大忠和段鹏化装成药材商人来到了河源县城外，远远地看到城门前鬼子和伪军正在挨个盘查过往行人。两人闪进一片林子里，马大忠左右看了看，见到一个被盗过的古墓，马大忠指了指，说：“武器暂时搁那里面去。”段鹏倒吸一口冷气，说：“搁那里多不吉利，换个地方……”段鹏还没说完，马大忠一瞪眼，喝道：“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段鹏气得不轻，但没办法，只好把武器交给马大忠。他想不明白，团长怎么让一个伙夫参加这么重要的任务，而且还让他当了队长，真是活见鬼！

马大忠将两人携带的武器用一件衣服包好藏进了古墓里，然后两人顺利地混进城里。他们先找到一家叫醉仙楼的客栈，这里有吴大彪安排的接头人员。现在正是傍晚时分，店里只有三五个散客，迎接两人的是跑堂的小二，这人个头矮小，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机灵劲。

“二位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小二和气地招呼着。

段鹏正要回话，马大忠抢先说：“先给我们安排一个房间，我们等会儿再下楼点餐。”

“好哩。”小二答应一声，领着马大忠、段鹏来到柜台。掌柜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人，他登记完，便扯着嗓子冲楼上喊：“楼上，客官两位！”

楼上有人答话：“好哩，客官楼上请。”

马大忠、段鹏上到二楼，过来一人自称阿贵，负责客房服务。阿贵说话时和颜悦色的，但那种笑却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马大忠、段鹏选定西屋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窗户开在客栈的后面，马大忠低头看了看，窗户下边是一个矮屋，那是厨房，厨房外边是一个小院坝，三五个厨工正在那里忙碌着，有的洗菜，有的劈柴，有的洗碗……再看远一些，院外有一条后巷，正对院子的那边有一个旧宅院，院墙里一棵高大的老槐树格外地显眼……

放好行李，左右查看了屋里屋外的情况，两人便下楼来到大厅。大厅里已经坐了好些食客，大厅最里边有一张大圆桌，两个皇协军正和两个日本少尉在那里把酒言欢。

马大忠、段鹏刚在角落一张桌子坐下，小二就过来问：“客官，请问你们需要些什么？”

马大忠说：“赶了一天的路，饿得不行了，哪样菜上得快，就上哪样吧。”

小二说：“那就上拌菜吧，一个热拌菜，一个凉拌菜。”

马大忠说：“行。”

“喝些什么酒呢？”小二又问。

马大忠不露声色地朝段鹏使了个眼色，示意段鹏对暗号。

段鹏“噢”了一声，说：“晚上我们还要做账，酒就免了；另外……”说到这里，段鹏顿了一下，“你给我上个醋碟。”

小二脸色稍变，但很快就做出疑惑的样子：“我们这里是川菜馆，只有红油碟、香油碟、辣椒面碟……没有什么醋碟。”

段鹏答道：“哦，我是河北廊坊人，我们那里吃包子都要打个醋碟。你就用个碟子倒上醋就可以了，不用加别的作料。”

小二点了点头，高声说道：“行，二位稍等。”

马大忠心里大喜：真顺利，这暗号对上了。

很快，小二端着托盘走到桌前，吆喝着：“蒜泥白肉一份。”小二将菜放在桌上，又将醋碟放在了段鹏跟前，临走时，用手指刻意敲了敲菜盘旁边的桌面，说：“客官，慢用。”

段鹏哪里会注意到小二的手势，他的眼睛早就掉进了菜盘里：这是一大盘肥瘦相间的猪肉，淋上带有蒜粒的香油辣子，随着热气，一股酱油、辣椒油和大蒜组合的香味直扑鼻端，他赶紧夹了一块肉塞进嘴里：“好吃，真是人间美味！”

没多久小二又端上了一盘跳水黄瓜和两碗白米饭，同样，临走时又敲了敲菜盘旁边的桌面，意味深长地说：“客官，慢用。”

段鹏看那盘跳水黄瓜：一条一条的，切得有棱有角，青色的黄瓜搭配红色的泡椒，真的是娇艳欲滴。段鹏赶忙夹了两条黄瓜放进嘴里，这味道真绝：酸中微甜，酥脆爽口。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还有个伙伴，



忙转过头对马大忠说："你也吃呀！"

看到段鹏那饿死鬼投胎的样子，马大忠笑笑，他拿起筷子，正要夹起一块肉，突然却停住了，嘴角抽搐了一下。

段鹏小声地问："怎么了？"

"没事，吃。"马大忠说着大口吃起来。

吃完饭，回到房间，马大忠一声不吭抽着烟卷，若有所思的样子。

段鹏忍不住问："这暗号都对上了，你怎么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马大忠重重地吐出一口烟，没有好声气地说："你就知道吃，你没见那小二上菜的时候有意在提醒我们：菜里有问题！"

段鹏大惊失色："有问题！有问题你还吃！"

马大忠说："我说的问题不是你想的，还记得第一道菜吗？"

"蒜泥白肉，怎么了？"

"今天上的不是蒜泥而是蒜粒。蒜泥是捣出来的，蒜粒是切出来的。拌菜用蒜泥，炒菜用蒜粒，炖菜用蒜瓣，这一点，作为醉仙楼的厨师不可能不知道！"

没想到小小的蒜瓣还有这么多门道，段鹏心里佩服，不愧是伙头军！但他突然又想到："会不会刚好蒜泥用完了，厨师就随手撒上了蒜粒。反正一般的顾客谁会去分什么蒜泥跟蒜粒……"

段鹏还没说完，马大忠瞪起了大眼，骂道："你以为是大锅菜呀！醉仙楼是名店，它的厨师这样做，这不是砸招牌嘛！"

段鹏见马大忠发火了，赶紧赔着笑脸转移话题："好，好，你分析的是对的，哦，那盘跳水黄瓜该没问题吧。"

马大忠吸了一口烟，肯定地说："就是那盘跳水黄瓜，让我确定他们是想用菜来提醒我们！"

段鹏彻底傻眼了，那"跳水黄瓜"就是切成条的黄瓜和几个泡椒而已，提醒我们什么？

马大忠说："正宗的跳水黄瓜是用刀拍出来的。黄瓜的内部有三个瓜囊，只要掌握好力度，用刀一拍，黄瓜便会均匀地分成三瓣，只有拍出来的黄瓜味道才最纯正，这一点，即便是个三流厨师都知道，醉仙楼的厨师能不知道？所以我断定这是厨师故意将菜做错，其目的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看来这次的行动一定出了状况。"

段鹏越听越玄，他在想：既然暗号都已经对上了，那联络处的人



就应该安排和我们正面接触呀，为什么要把话“藏”进菜里？还有，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能看懂菜里暗藏的隐语？

这一夜，屋外静静的，只有负责住宿的阿贵偶尔巡夜走过。马大忠、段鹏辗转反侧，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接头人的到来，可门一直就没被敲响……

2.夫妻肺片，鱼香肉丝

由于一夜未睡好，第二天马大忠、段鹏很晚才起床，虽然不知道这联络站出了什么问题，但事情不能懈怠下来，他们整理好一些药材，做出要找药铺谈生意的样子走出了醉仙楼。两人东一家药铺西一家诊所地找人谈生意。当然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暗地里却在收集县城里的军事情报。

下午，他们来到日军宪兵队门口，见这里岗哨林立，大门两边各架一挺机枪，围墙上有电网，墙四周还有瞭望台。马大忠、段鹏心里凉了半截，这里防守如此严密，别说他们两人，就是调一个加强营来，估计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两人一直转悠到天黑，这才走回酒店，中午凑合地吃了个烧饼，现在肚子早就饿得呱呱叫了。段鹏还没坐下就叫嚷着点菜。小二拿着菜单迎上来，马大忠说：“还是你安排吧，我们都饿着呢。”

小二说：“好哩，那就先上一个拌菜，再上一个炒菜。”

“呃，你们快点！”段鹏不耐烦地说，其实他这是一语双关，临行前团长交代：来河源县后先和小二接头，再听从联络处负责人也就是醉仙楼厨师的安排，可来了都快两天了，那厨师不仅没下指令，甚至连照面都没打一个，真是要把人急死。

小二下去后没多久端上一盘菜来：“菜来啦，夫妻肺片一盘，客官慢用。”

段鹏一看：一大盘的牛杂拌着红油辣子，点缀着金黄色的油炸花生粒和绿油油的葱花，他垂涎欲滴，连忙拿起筷子敲了敲盘子，对马大忠说：“赶紧喔，我要动筷子了！”他这是在提醒马大忠赶紧看菜里有没有什么玄机，看完了他好吃。

马大忠斜了段鹏一眼，拿起筷子，夹起三五片牛杂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段鹏一看，好嘞，菜没问题，那你吃我也吃！他赶紧用筷子挑了几片牛肉，叠在一起放进嘴里，不错，牛肉切得薄薄

的，麻辣鲜香、细嫩化渣。

很快，小二又端上了一盘热菜：“来啦，鱼香肉丝一盘，客官慢用。”

哟，这菜好：乌黑的木耳丝、金黄的油炸肉丝、鲜嫩的冬笋丝，三丝交织在一起，闪烁着明黄剔透的糖油酱，一股酸中带甜的气息扑鼻而来，段鹏也不管什么玄机了，夹起一大撮塞进嘴里，哇！咸、甜、酸、辣、鲜、香，六种味道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真的是妙不可言。

段鹏狼吞虎咽地吃完，待回到



房间，见马大忠还在想着什么，就厚着脸皮问：“菜里不是没有问题吗，你还想什么呀？”

马大忠慢条斯理地卷着烟丝，忧心忡忡地说：“菜的问题倒是看出来了，但寓意却不很明白。”

“哦？说来听听。”

马大忠吐出一口烟，慢慢说来：“第一道菜叫夫妻肺片，民国二十年，成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宰牛场将牛的内脏都扔掉，他们觉得可惜，于是就将内脏捡回，经过反复试验做到了牛肚白嫩如纸，牛舌淡红如桦，牛头皮透明微黄，最后再配以夫妻特制的调料，最终炮制出这道后世传诵的美食来。因为是扔掉的东西，开始时称其为“夫妻废片”，又因“废片”难听，于是更名“夫妻肺片”。夫妻肺片实质是以牛头皮、牛心、牛舌、牛肚、牛肉为料，并不用肺，可是奇怪的是，今天的夫妻肺片里却放了猪肺。”见段鹏听得认真，马大忠又问，“还有那鱼香肉丝，难道你没吃出那肉不太对劲？”

段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傻一笑：“我……我只知道好吃。”

马大忠说：“那肉丝是用乌鱼肚腹上的肉，裹上湿淀粉油炸出来的。”

“这有问题吗？”

“当然有，”马大忠说，“很久以前在四川有一户生意人家，他们家里的人很喜欢吃鱼，对调味也很讲究，所以他们在烧鱼的时候都要放一些葱、姜、蒜、酒、醋、白糖、酱油等去腥增味的调料。有一天晚上，这个家中的女主人在用猪肉丝和黑木耳丝加上冬笋丝炒菜时，她为了不使配料浪费，便把上次烧鱼时用剩的配料倒在这款菜中炒和。后来老公回到家，吃了这道菜连连称赞。就这样一次不经意的搭配，却成就了一道千古名菜。因为这道菜是用烧鱼的配料来炒和其他菜肴，才会回味无穷！所以取名为鱼香肉丝。”

段鹏终于明白了，“鱼香肉丝”里是没有“鱼”的，“夫妻肺片”里也没有“肺”，而原本不应该出现这些食材的菜肴，醉仙楼里却出现了这些材料。这到底是暗示我们什么？

此时，马大忠半闭着双眼，嘴上烟头的火星时明时暗，浓重的烟云弥漫在整个房间里。良久，马大忠突然眼睛一亮，说：“明白了：不该有的却有了，这不是画蛇添足？他们一定是借此告诉我们：这联络站里有特务！”

“特务！”段鹏背上冒出了冷汗，马大忠点着头说：“一定是这样，这醉仙楼里一定是被鬼子安排进了他们的人，厨房的杂工、管客房的阿贵，甚至是收账的掌柜都有可能是他们的人，正是如此，小二和厨师才不敢贸然和我们正面接触，只能把话‘藏’在菜里。”

难道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日本人掌握了，在醉仙楼布下了陷阱？段鹏看着马大忠，这时他才觉得团长选马大忠当队长是多么正确！

很快马大忠的脸色又阴暗了下来，说：“奇怪，如果要告诉我们这醉仙楼里有特务，一道菜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要用两道菜呢？”

段鹏不假思索地说：“他们是怕我们悟不出道理来，所以多加了一道菜，多提醒你一次。”

马大忠并不理会段鹏的话，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

3.东坡肘子，梅菜扣肉

第二天，马大忠他们带上药材样品，提了藤箱，依旧出门去“谈生意”。

两人转了一天，去了好几家药铺，没有打听到有价值的线索。傍

晚时走进了一家叫“回春堂”的药铺。进门还没坐定，就见两个身穿灰西装，肩挎“盒子炮”的汉奸，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店老板慌忙从柜台里走了出来，奉承地笑着：“噢，刘爷，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为首的那汉奸掏出一份请帖，说：“后天是平田一郎太君的生日，到时他会在‘醉仙楼’举办晚宴，城里有头有脸的名流、日本军官、皇协军官都要来。王老板，你作为医界代表而受到邀请，这可是无限的光荣啊！”

药店老板赶紧接过请帖，点头哈腰地说：“好，好，老朽一定准时赴宴。”

汉奸走了，药店老板收起笑容，朝着汉奸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

马大忠拉了拉段鹏的衣袖，走出了药店。

段鹏跟着出来，小心地问：“怎么了？”

马大忠左右看了看，欣喜地说：“我明白了，平田一郎后天要在‘醉仙楼’举办生日晚宴，那些特务是提前进驻到‘醉仙楼’里边的，目的就是排查可疑人员，暗中保护平田一郎，看来我们的联络站没暴露。”

段鹏心里暗暗叫好，说：“生日宴是我们下手的机会。”马大忠点头：“走，回客栈，看看联络处的人给我们什么指示。”

两人回到客栈，找了位置坐下，依旧让小二安排饭菜。

过了一会儿，小二端着菜走了上来：“来啰，东坡肘子一份，客官，慢用。”

段鹏一看，一个大大的猪肘子，覆盖着黄灿灿亮晶晶的油浆，香气四溢。他拿起筷子，从肘子上扯下一块肉来，不错，火候正好，酥而不烂，段鹏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太棒了，粑糯爽口，肥而不腻。

马大忠看不惯段鹏的吃相，骂道：“慢点吃，你就不怕噎死！”

段鹏斜了马大忠一眼，又故意大力地张开筷子夹了更大的一块肉放进嘴里，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

“来啦……”小二又吆喝着走了上来，“梅菜扣肉一份，客官，慢用。”

咦？这是什么菜？整个一碗烂糟糟、干瘪瘪的菜渣渣！段鹏立即想到了：“夫妻肺片”里没有“肺”，“鱼香肉丝”里没有“鱼”，于是恍然大悟地说：“哦，我明白了，这‘梅菜扣肉’里也没肉，对吧？”

马大忠懒得搭理段鹏，他从桌上拿过一个水碗，扣在了那碗菜上面，接着两手配合着来了一个倒转的动作，于是水碗在下，菜碗在上。马大忠变戏法一般地揭开了上面的菜碗，哇，整个一大碗被蒸得滚瓜烂熟的五花肉！段鹏等不及了，夹起一块肉片来，一股浓郁的梅菜香味扑鼻而来，他赶紧放进嘴里，轻轻一嚼，好，口感滑溜，味道醇香。

段鹏吃完一块肉，又伸出筷子：“我再尝尝！”说着，他张开筷子又夹起一块。马大忠见了，横起筷子将肉片打落在碗里，怒气冲冲骂道：“你这狗日的，给老子留点！”

段鹏憨憨地笑了起来……

这一顿段鹏吃得饱饱的，他打着饱嗝，屁颠屁颠地跟着马大忠回到了房间里。段鹏一脸嬉笑，问：“今天的菜里又有什么名堂？”马大忠板着脸一声不吭。

段鹏见笑脸讨不到好，也拉下了脸，说：“不就少吃了几块肉嘛，至于吗？”

马大忠突然一声怒喝：“就你屁话多，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走人！”



走人！段鹏脑子里嗡的一声，他先想到，马大忠绝不会是为少吃一块肉发飙，就赶紧问：“为什么？我们还没完成任务呢！”

马大忠不理会段鹏，自己收拾起行李来。

段鹏急了，问道：“联络站的人给我们指示了？那菜里面说什么了？哎呀，马大厨，真急死人了！”

马大忠将衣物重重地丢进藤箱里，叹了一口气，他掏出烟纸，拿出烟丝，心事重重地卷起烟卷来。

段鹏心急如焚，等马大忠将烟卷好，他赶紧划上火柴恭恭敬敬地替马大忠点上。

马大忠抽了一口烟，问：“还记得第一道菜吗？”

“记得，记得！”段鹏点着头说，

"东坡肘子。"

马大忠说："这道菜用料选材、加工流程还有成品的色香味都没问题。我也是从第二道菜反推理过来，才明白了它的含义。"

段鹏深吸了一口气，问："你是说那道'梅菜扣肉'？"

马大忠说："梅菜扣肉属粤菜客家菜，北宋末年传入四川，并成为四川农家宴席'三蒸九扣'中不可缺少的菜。制作时，将切碎的梅菜干铺在经特殊处理过的五花肉片上面，压实后，再放入蒸锅内用大火猛蒸，吃的时候用一个大盘扣在蒸肉的碗上，翻转过来，将上面的碗移走即可。"

段鹏一脸茫然，他仍然没听出这道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难道菜里有叫我们走的意思？"

马大忠说："菜是没问题，但上菜的程序出了问题。"

"程序？"

"对，梅菜扣肉是现蒸出来的热菜，所以那碗也非常烫，上菜的时候，这翻转倒碗的动作不可能交给顾客来完成，而刚才小二却让我们自己将这份'梅菜扣肉'倒了过来，这就是告诉我们四个字。"

"哪四个字？"段鹏急切地问。

马大忠一字一句地说："自己倒梅（霉）！"

段鹏想起了今天上的第一个菜"东坡肘子"，刚想细问，马大忠开口了："'肘子'，'肘子'，谐音就是'走之'，所以两道菜加在一起，那就是：一走了之，否则，自己倒霉！"

段鹏是服了，马大忠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从今天在"回春堂"药铺获取的信息来看，平田一郎的确早有准备。这可怎么办，不能完成任务，那五十个大洋的赏金就泡汤了。临出发时，吴大彪团长许诺，只要杀了平田一郎，就奖大洋五十。段鹏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这次挣大钱的机会，有了这五十块，娶'小绿豆'的钱就绰绰有余了。小绿豆是谁？她呀，是段鹏心尖尖上的肉，段鹏和小绿豆青梅竹马，可她爹，非要段鹏拿出二十个大洋的聘礼，段鹏实在没法，只能出来当兵挣钱，这次，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肥差，现在好了，没戏了！段鹏心里打起了小算盘，想了想说："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连平田一郎长啥样都没见到，就这样回去，丢不丢人呀！"

话说到这里，段鹏发现马大忠拿烟的手抖了抖，他赶忙又说："要



是战友们问起来，我们怎么说？难道说：宪兵队戒备森严，我们进不去，而他的生日宴会又早已安排好了伏兵，我们也不好下手，所以只得回来……”

“别说啦！”马大忠突然打断段鹏的话，他把烟蒂往地上一丢，使劲地踩灭了，说：“嘿嘿，不把那狗日的平田一郎的脑袋拧下来，老子绝不回去！”

4.火爆腰花，宫保鸡丁

这客栈里到处都有日本人的特务，如何才能把他们打算留下来的消息传达给联络站的人呢？马大忠和段鹏在屋子里冥思苦想。最后马大忠有了主意，他走到段鹏跟前，如此这般地耳语起来，段鹏听得不停地点着头……

第二天，两人依旧到城里四处寻找药铺谈生意，傍晚时，两人回到客栈，找了一张空桌坐下。小二一边倒茶水一边问：“二位客官今儿个吃点啥？”

马大忠对段鹏说：“四川的‘回锅肉’挺有名的，要不来个回锅肉吧。”

段鹏故意问：“这‘回锅肉’肥吗？”

小二笑了，说：“‘回锅肉’是把肥肉放进汤料里煮得七分熟，然后去肥质捞起切片，再回到锅里加入作料炒制而成……”

段鹏不耐烦地打断小二：“这一会儿‘肥’一会儿‘回’的，我就想知道这‘回锅肉’到底肥还是不肥？”

马大忠好像要帮小二解围，说：“是肥肉，但吃起来不肥。”马大忠故意把“不肥”发音成“不回”。

“你确定不肥（回）？”段鹏又问。

马大忠说：“我确定不肥（回）。”

小二愣了片刻，点点头，说：“客官如果不要肥，那我再安排其他菜。”

这次，等了很久，小二终于吆喝着端上菜来：“客官，火爆腰花一份，这菜没一点肥肉。”

段鹏一看，哟，这刀工可了不得，平淡无奇的猪腰硬是切成了麦穗状！段鹏夹起一朵腰花，放进嘴里。马大忠也拿起筷子，夹了一朵腰花放进嘴里，嚼了嚼，他的眉头微微一皱。

段鹏看到了马大忠脸色的变化，知道里面有文章，不过反正“读懂”菜里边寓意的活儿不归他管，他呀，只管吃。

没多久，小二又端上一道菜来："宫保鸡丁一份，客官，慢用。"

哟，这米白色的鸡肉丁搭配青色的黄瓜丁，点缀着深棕色的油炸花生米，光看着就是一种享受了。

吃了饭，两人回到了房间。段鹏赶紧问："那菜里说什么了？"

马大忠不紧不慢地说："恭喜恭喜，你可以留下来挣你的五十块大洋了。"

段鹏乐了，再一想："咦，不对，为什么是我，你不留下来吗？"

马大忠阴阳怪气地说："我就不留下来了，有什么好吃的，都让你撸光了，我还留下来干什么？"



段鹏眉开眼笑："好，好，下次我一定管住自己，好吃的都给你留着，嘿嘿，你也知道我就会吃，这里没你可不行。嘿嘿，马大哥，赶紧说说吧，菜里说什么了？"

"这话还算是人话！"马大忠抽着烟，说起了那两道菜，"第一道菜，火爆腰花，虽然味道纯正，但整个菜色泽微暗，腰花的口感也显得软中带绵，而正宗的火爆腰花做出来后色泽油亮，质地脆嫩。"

段鹏认真地听着，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马大忠说："腰花在爆炒之前要放在沸水里氽至半熟，取出后再加料酒、盐、姜末、湿淀粉拌匀，这道工序称之为'炝'。炝好的腰花再经过爆炒最后成菜，这样炒出来的火爆腰花才能达到色泽油亮、质地脆嫩的效果。而今天这道火爆腰花从口感和成色上来看，显然是直接油炒腰花再加水煮出来的。"

段鹏想了想，说："你是说厨师缺了'炝'这道工序。"

马大忠点了点头，继续说："那宫保鸡丁更是错得明显。做菜三料：主料、辅料、调料。调料是油盐酱醋之类的就不多说了，这宫保鸡丁的主料是鸡丁和油炸花生米，辅料

是黄瓜丁和葱等，而今天这道宫保鸡丁的主料却是鸡丁和黄瓜丁，花生米却成了辅料，就那么几粒。”

段鹏回想起来了，确实刚才花生米少得可怜，但段鹏还是不明白这些跟他们留不留下来有什么关系。

马大忠笑了笑，说：“现在你把两道菜的问题点联系在一起，想一想。”

段鹏一边思考，一边自言自语：“第一道菜缺了‘炝’这道工序，第二道菜少了花生米……花生米？是！啊，缺‘炝’少……”段鹏叫了起来！

“嘘……”马大忠赶紧竖起食指，压低声音说，“小声些，对，就是：缺枪少弹！”

段鹏乐得不行，兴奋地说：“也就是说联络处的人同意我们留下来了，这是叫我们准备‘家伙’呢。”

马大忠笑说：“你脑袋终于开窍了一回！”两人连夜想好了运武器进城的方法。第二天，马大忠、段鹏一大早起了床，轻装出城，从古墓里取了武器，在运粪老翁的帮助下偷偷地将武器运进了城。

马大忠、段鹏拿了武器刚回到客房，就听到楼道里闹哄哄的。段鹏从门缝里看了出去，只见负责客房服务的阿贵带着三五个汉奸正挨个敲房门。

段鹏掏出双枪，准备拼命，马大忠见状，连忙抢过段鹏的枪，塞进了被窝里。

枪刚放好，汉奸敲门了，马大忠开了门。一个汉奸问：“大白天的，窝在屋里干什么？”

马大忠点头哈腰地说：“刚出去谈了点生意，这才回来，准备整理一下，然后下楼吃午饭呢。”

汉奸粗声粗气地说：“吃了午饭赶紧滚蛋，今儿晚上你们得换个地方住！”

“啊！”马大忠故意装着吃惊的样子，“为什么呀？这几天的房租我们可是早就交了的呀！”

汉奸唾沫飞溅地骂道：“屁话多，叫你搬你就搬，再啰嗦，毙了你！”

阿贵赶忙赔着笑脸说：“客官，您多包涵，今天有贵客包场，还请你们暂时回避，你们的住宿我们已经做出安排，暂时住到‘晓月楼’，我们已经和那里的东家沟通好了。”

马大忠这才点头：“好，好，有住的地儿就好，那我们吃个午饭立马就搬过去。”

汉奸骂骂咧咧地走了。马大忠脸色严峻，这小鬼子真是奸猾无比，

派了暗探不算，还要清场！这下怎么办，怎么去接近平田一郎？

马大忠嘴里叼着烟卷，呼呼地冒着白烟，烟刚抽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来。

段鹏高兴地问：“你想到主意啦？”

马大忠一挥手：“走！吃饭去。”

吃饭？段鹏立马反应过来：对，吃饭，吃饭能吃出名堂来！

5.蚂蚁上树，水煮鱼片

马大忠和段鹏下了楼，在一空桌前坐下，见小二过来招呼，马大忠故意气呼呼地说：“这可真是的，住得好好的叫我们搬走。”

小二赔着笑脸说：“客官，请多担待，也就今晚而已。”

马大忠话中有话地说：“晚餐看来是不能在这里吃了，没法子，这顿午餐你可得给我们安排好了。”

小二点着头说：“客官放心，我这就去给二位安排。”

没多久，小二端着一盘菜过来：“客官，‘蚂蚁上树’一份，请慢用。”

段鹏一看，这不就一盘肉末粉丝嘛，他夹起一束粉丝来，立马笑了：“肉粒好比是蚂蚁，粉丝就像树，这菜名取得生动形象。”段鹏将粉丝送进嘴里，嗯，不错，粉丝爽滑，肉末香嫩，真的是风味别致。

吃了一会儿，小二吆喝着端上一个陶瓷盆来：“客官，来啰，水煮鱼片一份！稍等。”小二说完转身走了。

段鹏开心得不得了，这几天牛肉、猪肉、鸡肉都吃过了，就差这鱼了。

段鹏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筷子，可他的筷子刚要接触到鱼片，马大忠却用筷子将他的筷子隔开。

“干吗？”段鹏被吓了一跳。

马大忠不耐烦地说：“就你着急，没听小二说‘稍等’吗！”

段鹏没搞明白，这菜都上桌了，还等什么？

马大忠没有好脸色地说：“这水煮鱼片还有一道工序得现场完成！”

马大忠话音刚落，小二端着一个托盘上来了：“客官小心，烫！”

小二将托盘放在桌子上，那盘里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油和两个小碟子，两个碟子里分别装着辣椒面和花椒面，小二端起碟子仙女散花般地将辣椒面和花椒面均匀地洒在鱼片上，接着他用抹布垫着油碗端了起来，小二说：“一定要小心，从上往下倒。”小二说着将那热油



淋到了鱼片上，立马整个盆里嗤嗤作响，一阵阵的青烟直往上蹿，顷刻之间，一股花椒混着辣椒的油炸香味弥漫开来，段鹏禁不住咽起了口水。

小二又说了一遍："就这样从上面往下倒。好了，客官慢用。"

两人吃了饭，收拾好行李和其他住客一起，由阿贵带着来到晓月楼客栈。晓月楼客栈与醉仙楼就半条街之隔，一进房间，马大忠就对段鹏说："你马上去醉仙楼的后巷，那里有一棵老槐树，你把那里的环境摸清楚。"

这些日子，段鹏跟着马大忠进步不小，他立马想到了那道'蚂蚁上树'的菜，点头答应："好，我这就去。"

段鹏来到醉仙楼后面的小巷，那里有一户大宅，宅门紧锁，那锁上早已锈迹斑斑，段鹏抬头望了望，院里果然有一棵高大茂密的老槐树。

段鹏绕到院子的侧面，正好院墙和另一栋屋子的墙壁挨得很近，他双手撑着两堵墙壁，手脚并用，爬上了墙，又跳进院子里。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段鹏四处查看，确定没人，这才纵身爬上了老槐树，这老槐树树冠茂密，确实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透过树叶的间隙，那醉仙楼后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此时，醉仙楼的后院是一片忙碌，杀鸡的杀鸡，宰鹅的宰鹅，洗菜的洗菜……段鹏看得分明，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壮汉，好像是军人。段鹏本想看看那掌勺的厨师，可惜只能听到那厨房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炒菜声。

段鹏静静心，再观察，那餐厅后边有一扇窗户朝着这边，从这个角度看去，通过窗户刚好能够看到小半个大厅，关键是大厅上位的大圆桌也在视线范围之内。到时平田



一郎如果坐在那张圆桌旁，呵呵……段鹏心里正乐着，突然他又愣住了，老天，从目测的距离来看，这树到那餐桌的距离怎么说也有一百五十米——这已是驳壳枪有效杀伤距离的极限值了。

这可是要命的大事，段鹏赶紧从树上下来，偷偷地溜回了晓月楼客栈。段鹏见马大忠正将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做成集束炸弹，就问：“你这是干什么？”马大忠说：“小二不是说了嘛，蚂蚁上树，就是让我们选择在树上作为伏击地点。最后那道水煮鱼片的用意就是让我们从上往下丢手榴弹！”

段鹏有些丧气地说：“唉，别说一捆手榴弹，就是一个，你能耐，能丢一百五十米？”段鹏画了一个简易的地形图，他比划着说：“你看，这里是老槐树，中间是小巷，在这边是后院，这里是桌子，距离这么远枪都打不了，别说手榴弹了！”

马大忠也吃惊不小，他看着地形图发着呆，良久，突然问：“茅厕在哪边？”

段鹏叹了一口气才说：“你不要把我当傻瓜，我也想到茅厕了，可茅厕在厨房的旁侧，直线距离比那餐桌还远，再说还有屋顶和墙壁挡着，根本看不到人。我看呀，联络站的人也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实地考察过地形。”

马大忠皱起了眉头，他一边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一边又抽起了他的纸烟。很快，屋子里就腾起了层层烟云。

“一捆手榴弹你最多能丢多远？”马大忠突然问。

段鹏回想了一下现场的地形，又看了看床上的那捆手榴弹，肯定地说：“牛我就不吹了，不过把这捆手榴弹丢进醉仙楼后院的本事还是有的。可是，炸后院有个屁用呀，难不成那平田一郎还跑到后院来洗菜劈柴？”

马大忠严肃地说：“联络处的人长期潜伏在敌占区，每一步他们都会小心再小心，他们提供的方案，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段鹏觉得有道理。

马大忠抽了一口烟，说：“还记得我们来的第二天吃的那两道菜吗？”

段鹏想了想，说：“记得，当时‘鱼香肉丝’里多了鱼，‘夫妻肺片’里多了肺，两道菜就告诉我们，联络站里多了特务。”

马大忠用拇指关节按了按额头，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卡壳的



地方，就是这里稀里糊涂的，假如‘夫妻肺片’里多出来的肺是指特务，那么‘鱼香肉丝’里多出来的鱼又指的是什么呢？”

马大忠正在思考着，突然从街道上传来了汽车声，段鹏赶紧走到窗口，只见街道上一辆日本军用卡车正朝醉仙楼方向驶去。

段鹏说：“日本人已经去醉仙楼了，我们怎么办？”

马大忠把烟蒂丢在地上，踩灭了，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按计划先到树上，然后见机行事。”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吃饭，总不能饿着肚子上阵吧。”

6.醉酒豆芽，麻婆豆腐

这晓月楼不比醉仙楼，地方小条件有限，他们只提供住宿不卖酒菜，马大忠担心走远了出问题，毕竟武器都在屋里呢，他找到晓月楼的老板，希望借用厨房自个儿打火做饭将就一顿。老板爽快地答应了。

马大忠毕竟是伙头军，还真有两手，没几下，便做好了两道小菜并且热好了两碗冷饭。

段鹏看这两个小菜，一盘是豆芽，一盘是豆腐。他先尝了一口豆芽，这豆芽嚼起来咯嘣脆，口感清爽，略带酒香。

马大忠说：“这叫醉酒豆芽，是用曲酒腌制的，时间有限，可能显得生了些。”

“这样最好，生些吃起来脆。”段鹏说着又用勺子舀起一块豆腐，“哇，这个好，又鲜又嫩，味道又麻又辣，还有一种淡淡的特殊的香味。”

马大忠笑了，说：“这叫麻婆豆腐，麻婆豆腐里原本是要加少许牛肉肉末的，不过，今天我加的是猪肝。”

段鹏听马大忠这么一说，紧张了：“什么情况，该加牛肉却加猪肝，该不是这两道菜里也有暗语吧。你有话可要直说，我脑子笨！”

马大忠哈哈一笑：“看你，草木皆兵，我就随便弄弄，哪有什么暗语，赶紧吃吧。”

两人吃了饭，回到了房间，各自揣了两把驳壳枪，段鹏又背了装有集束手榴弹的包袱，一切准备就绪。临出发时，马大忠突然拉住段鹏，从兜里摸出一个纸叠的三角形来，严肃地说道：“这次任务艰巨，给，护身符。”

“你还信这个。”段鹏笑了。

马大忠想了想，说：“这只是暂时借给你护护身，等仗打完了，

要是老子还没死，你还得还我。”

“看你抠的，好，好，菩萨保佑。”段鹏说着将护身符放进口袋里。

夜幕已经降临，马大忠、段鹏悄悄地爬上了老槐树。此刻，醉仙楼客栈里已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今晚靠后院的窗户打得特别开，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大圆桌旁坐的全是日本军官，只有上方的一个位置还空着，临近的一张餐桌上坐了好些皇协军军官和身穿西服的汉奸们，再往下的餐桌坐的是普通的宾客。时间突然变得慢了起来，段鹏焦急地等待着。

“平田一郎阁下到。”

那边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段鹏赶紧看去，只见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拍起了巴掌，一个日本军官在两个少尉的护送下，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

错不了，这人应该就是平田一郎，段鹏小心地掰开了枪机头。

那平田一郎走到主位上，摆摆手，接着便叽里呱啦地讲起话来。

段鹏心里急得要命，这么远的距离，这仗该怎么打？他朝马大忠看了看，而马大忠则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餐厅的方向，活像老家村口的石狮子。

就在这时，突然，那平田一郎中断了讲话，他嘴里“八嘎，八嘎”地骂着走到了一个餐桌前，对着两个正在狼吞虎咽吃东西的特务大吼大叫起来。

段鹏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鬼子怎么和他的狗腿子吵起来了。就在这时，只见那两个“特务”唰地站起身，其中一个人声如洪钟地说：“哦，你小子就是平田一郎吧，你那五万大洋在哪里？老子就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他说到这里又“嘿嘿”一笑，喊道，“云飞兄，你也该现身了吧。”

话音刚落，那边的一张桌子上也蹿起两个人来，其中一个大个子一脚踢翻了桌子，双手各拿一把“勃朗宁”手枪，喝道：“晋绥军楚云飞在此，平田一郎，我那五万大洋在哪里？”

段鹏心里咯噔一下，好家伙，大名鼎鼎的李云龙、楚云飞怎么都来啦！该不会那“鱼香肉丝”里多出来的鱼就是指的他们？段鹏还没彻底想明白，客厅里已经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枪声！

那几位好汉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组成交叉火力，像一把铁扫帚将餐厅里的鬼子汉奸扫倒了一大片。

段鹏看得正过瘾，后院里却突然冒出了好些黑影，段鹏看去，那带头的正是醉仙楼的掌柜和二楼的阿贵，他们果然是特务，此时，他们领了那些厨工跑到后院里，掀开了院墙边的一个大簸箕，啊，不得了，那下面竟然藏了好几挺歪把子轻机枪！

明白了，联络站早有准备，就是要我们在这阻击敌人，段鹏醒悟过来。

“发什么呆！扔手榴弹！”马大忠吼叫着，“砰！砰！砰！砰！”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交替着接连喷出火舌。

后院的特务发现了树上有人在偷袭，举起机枪开始疯狂反击。马大忠的双枪不停地响着……

段鹏不敢怠慢，取下包袱，拉了引信，胳膊晃了一个 360 度的圈将这捆集束手榴弹抛了出去，手榴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越过小巷，直接飞落进了醉仙楼的后院，后院里发出一阵嘈杂的绝望的尖叫，紧接着，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火光冲天，强大的冲击波震得树上的槐角直往地上掉。

尘烟渐散，那醉仙楼的后墙被炸出个大缺口，敌人的尸体、残肢断臂、武器散落一地。

“哈哈！你看……”段鹏高兴地叫了起来，他一侧头，却不见了马大忠，再一低头，马大忠正仰面躺在了树下！段鹏赶紧跳下树来，马大忠一动不动，他的胸口多出两个血洞来！

眼泪模糊了段鹏的视线，醉仙楼方向的枪声仍然响着，段鹏抹了一把泪，提起双枪，跑到院门口，一脚踢飞院子的旧门，他冲到小巷里，正好有两个日本兵从那边绕进巷子里来，段鹏手起枪响，那两人眉心中弹，倒地毙命！

很快李云龙、楚云飞等人从炸开的院墙里冲了出来，他们汇合在



了一起，一起打杀着冲出县城。

众人趁着夜色跑到一个三岔路口，李云龙对着段鹏拱手抱拳，问道："敢问好汉尊姓大名，什么来路？"

段鹏慌忙敬礼："报告长官，我叫段鹏，还有一个兄弟叫马大忠，他，他牺牲了……我们是吴大彪的人。"楚云飞听了，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李云龙"喔"了一声，喃喃说道："真没想到吴大胆手下还有这么厉害的兵！嗯，好样的。"

楚云飞说："好了，现在情况紧急，此地不宜久留，大家都各为其主，就此告别吧，多保重……"

众人相互道别。段鹏向着营区的方向一直不停地跑，天亮时才在一个树林子里坐了下来，他无意间掏出了那个护身符，打了开来。这哪里是什么护身符，是马大忠留的遗言："段兄弟：当你打开这张纸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牺牲了，赏金就都归你吧。哦，告诉你一件事，醉仙楼的厨师跟我是同门师兄弟，为了打鬼子，他一直潜伏在醉仙楼，而我则当了兵。可吴大彪除了'保存实力'就知道吃麻辣火锅，这次终于能和鬼子痛痛快快干上一场了，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即便九死一生、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辞……"段鹏的眼泪又一次滑落下来，他想起了马大忠生前说过的话："这叫醉酒豆芽，是用曲酒腌制的，时间有限，可能显得生了些。"这不就是"九死（酒食）一生"嘛，还有那道猪肝和豆腐脑做出来的麻婆豆腐，不就是"肝脑涂地"的意思嘛，他哪里是随便弄弄，分明是借菜明志！

天黑时，段鹏终于回到了营地，而此时平田一郎遇刺身亡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晋西北。

吴大彪好不高兴，将一百个大洋全部赏赐给了段鹏。段鹏领了钱离开了营地，不过他并没有回老家，而是翻山越岭向李云龙的营地跑去——他要痛痛快快地跟着李云龙杀鬼子，他要完成马大哥未完成的心愿。

三天后，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竣发布了一条悬赏令：李云龙之项上人头，大洋十万，楚云飞之项上人头，大洋十万，提供可靠情报者，大洋五万。

吴大彪得知消息，气得把茶杯摔碎在地上，骂道："妈的，什么情况？怎么还是没老子的名字！"

（题图、插图：杨宏富）



· 神探夏洛克 ·

证据在哪里

有一天夏洛克在家里看书，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他赶紧去开门。进来的是隔壁的露西太太，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刁妇。只见她气势汹汹地指着夏洛克嚷道 ：“你太可恶了！自己的狗也不管好，把我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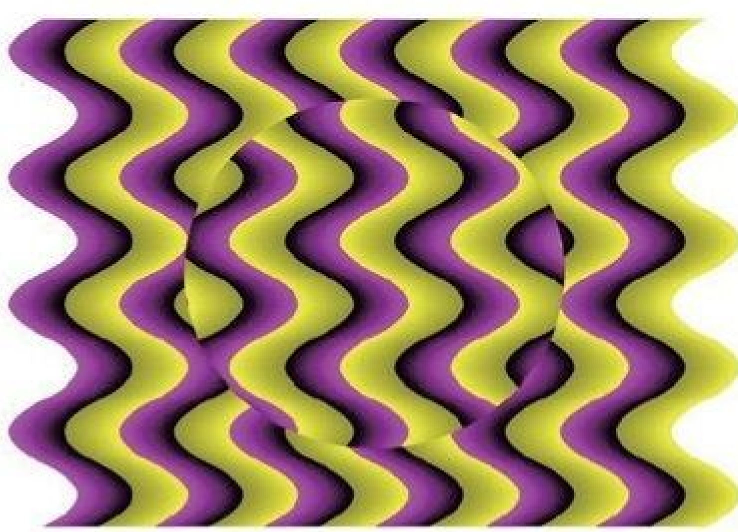
夏洛克莫名其妙，因为他的狗从来不咬人。于是，夏洛克问露西太太道：“什么时候咬的？咬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伤口？”

露西太太说 ：“就在刚才经过你家门口时。”说着把她的裤子拉得高高的。夏洛克这才看到，露西太太的膝盖处有一处被咬伤的伤口。

不过，夏洛克一下子就看出露西太太在说谎。亲爱的读者朋友，你知道夏洛克的证据是什么吗？

超级视觉　　移动的水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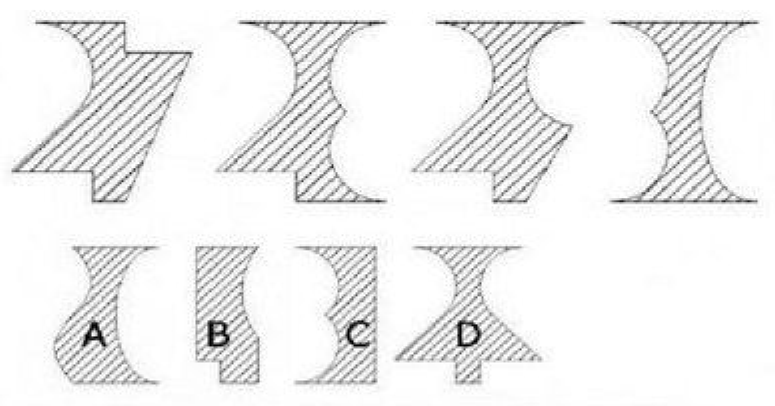
这是日本视觉艺术家 Akiyoshi Kitaoka 设计的一张错视图。虽然这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但背景的波纹似乎在缓缓地向左流动，真是太神奇了！



思维风暴　　碎片推理

在这个序列中接下来的形状是哪一个呢？看似毫无头绪，其实并不难！你能发现图形的规律吗？（提示 ：和数字有关）

本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您可登录 http：//t.cn/RLToKh2。
3. 购买 2015 年 10 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 P63。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8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股票

@河北山青 看着邻居炒股赚了钱，我也动了心，在我的再三鼓动下，老公终于答应把钱取出来购买股票。不料老公在取钱回来途中竟遭遇了小偷，几万块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没了。得知此消息，我顿时急得泪如泉涌，那叫个心疼啊！老公见状，竟笑道："骗你的，就你这样还炒股？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岂能入市！"

@Blue-K-Land 自从单位严禁在办公室内炒股后，上班时间，单位的男厕格总是门户紧闭，女厕所前则总是大排长龙。这天李大姐在女厕前面等了好久，实在憋不住了，便跑到隔壁的男厕格前逐一拍门："里面谁还没有爆仓的同志，求求你快点出来好不好，我可是真的要爆仓了！"

@菊韵香 我结婚时，哥们送我一个大红包：某公司的两百多股股票。"等着吧，只要解套，你就是百万富翁！"眼巴巴瞅着，盼着，整整五年，该股前面终于加了ST，又退了市。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哥们感恩戴德，誓要报答。前些日子，他结婚，我也无比仗义地送上了一个价值千万的大红包：两张彩票。

@山高人为峰5699 五一时我到表哥家做客，表哥说他炒股赚了钱，准备出去旅游。我问去哪儿？表哥说："正纠结呢，黄山、泰山还是庐山？"今天，我又到他家做客，问表哥："现在还没确定去哪儿啊？"表哥说："嵩山。"我忙说好。表嫂从外边进来，带着哭腔说："兄弟，劝劝你哥，他出家了我们娘俩怎么办啊？"

@天下、无博 今早起床晚了点，匆忙出门，好不容易挤上公交，想要看下时间，才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问旁边一位低头看手机的："嗨！哥们，现在几点了？"他回过



（插图：佐　夫）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9月征集主题：孕育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7月镜子主题结果已经揭晓，@正版无字仓颉 @良风阁 并列获得金奖，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9月微故事征集主题：贝壳孕育着珍珠，只要有坚韧的意志；雨滴孕育着彩虹，只要怀抱着等待的心；人类孕育理想，孕育希望……本月请你说说孕育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9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8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头，神情忧郁地看着我："已经跌到3600点了。"

@杜甫还忙吗 票族学院里，学生们炫耀着自己假期玩得有多开心。彩票说："就短短几天，我看了好多场cosplay，好多人戴着面具哈哈大笑逗我玩呢。"支票高傲地说："那算什么，我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见识不同的场合。"这时只有股票躲在角落闷闷不乐："你们真幸福，我每天坐过山车，都快要吐了。"

@四季春风80 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在路边，人群中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迅速为老人进行急救，很快，120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去医院，围观人群对他们的救人义举大加赞赏。"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啊？"一位大妈问。小姑娘说："我们不是医院的。"小伙子说："我们是证券公司的，公司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急救技能。"

@正版无字仓颉 到天台上晾衣服，发现门被锁了。打电话给物业，说："近期因股市跳动太大，为防止意外事件，暂时上锁，请谅解。"我哭笑不得，正要走，上来一人，推推门没推开，神情更加沮丧。我劝慰道："股市如人生，起起落落，得失一念间，有舍才有得。"他看看我，说："我被子在上面晒好几天了，收不回来！"

我的同学

楚不辞



我和朱跃龙自小生活在同一个村庄，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一起上大学，最后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他分配到一个大机关当公务员。

刚毕业那年，还和学生时一样，我们往来频繁。互相请客，经常一起回母校踢足球，一起看电影，一起学开车。

我们同年结婚，同年生子。虽然从没有刻意追求同步，但冥冥之中我们有一种默契。

两年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却明显减少。我常常做好饭菜，约他来我家吃饭，他接到我的电话，十有五六推辞说："不行啊，我正在和科长一起加夜班啊。"

又过去几年，我们见面更少了。我依然约他去母校踢足球，但他十有八九推辞说："不行啊，我正和处长一起检查工作呢。"

若干年过去了，朱跃龙进步神速，当上厅级机关的处长了。不仅老同学难得见他一面，即便是我，也只能想象他现在的状况。我自恃和他关系特殊，依然故我地给他电话。他听到我的声音，似乎也仍然很亲热地说："我正陪同厅长在一起视察灾情啊。"

有一次，我故意没有电话预约，直接跑到他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不等我说明来意，他掂着一个精致的茶盒，笑吟吟说道："我刚才和厅长在一起喝茶，他还给我送了一听茶叶，你看，是难得的名贵红茶，送给你吧！"我说起过去，他总巧



妙地绕过话题。谈话越来越像寒暄，不一会儿，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马上要和厅长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植树的密度问题。"

这样之后，我也不常去找朱跃龙了。后来，据传他升为副厅长了。老同学们要想他，就打开电视，锁定地方频道，一定能发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身影。我打他的手机，这个时候只能听到他的秘书的声音了，我坚持要他接听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慢条斯理道："我刚才和省长在一起，正忙得不可开交啊。"我善意地提醒道："听说一个人每升一级，就要扔掉一批朋友，你不会……"他哈哈大笑道："我和省长在一起，身不由己啊！"

两年后，从媒体上得知，朱跃龙贵为厅长了。难得老同学聚会，大家想到了他，还故意跟我打赌说："你和朱厅长可能再无机会在一起了。"我受了刺激，给他打电话，提示音变成了"机主不在服务区"。

好多年过去了，人生有了太多变化。像我，送走一批批老学生，迎来一批批新学生，除了两鬓渐渐染霜，就是满抽屉的明信片了。不管如何变化，我坐在马桶上读报的习惯一直没变。一天早晨，我坐在马桶上打开报纸，才发现朱跃龙因为受贿且数额巨大被抓了。

法院判了他十八年！我感慨万千，决定去看望他。去监狱时什么也没带，只是别有深意地带了一个足球。无非告诉他，我还是我，等他出狱那天，我们一起去母校踢足球。

一路下雪，赶到监狱，我几乎成了一个"雪人"。通过繁琐手续，我见到了朱跃龙。他白白胖胖的，控制着身子的微晃，却依然做出领导者的惯常姿态。我坐在椅子上，抱着那个足球，看出他不认输的目光里的迷茫。

朱跃龙终于开口了："刚才放风时我和黄灿然在一起，探讨甲鱼的八种做法呢！"

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想说什么："黄灿然是谁？"

"你连黄灿然都不知道？"朱跃龙悲哀地摇着头，"看来，你的政治水平还是像学生时代一样烂。黄灿然是前副省长啊！"他的脸上突然阴转晴，眉飞色舞道，"真幸运啊，我和他关在同一个监狱，仓号只隔一堵墙，放风我们就能见面……"

（**推荐者**：英翔宇）

（**题图**：海　人）

医院新规定

■林　东　编译

医院最近出台了一项新规定：为了更人性化地服务患者，痊愈者需坐着专用轮椅被护送出院。乔娜刚到医院实习，这天，按照护士长的安排，她将护送一位康复的老人出院。



乔娜推着轮椅来到护士长指定的病房，看见病床上坐着一位老先生。他已经穿戴整齐，脚边放着一个手提箱，此刻正坐在床沿看报纸。

见老先生面色红润，乔娜也非常开心，她先向老先生问好，然后边拿起他的手提箱，边请他坐到轮椅上。

老先生礼貌地拒绝道："不必了，护士小姐。"

乔娜耐心地向老先生解释："这是医院的规定。如果你不坐着轮椅，我会被护士长批评的。"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老先生疑惑地说。

乔娜看着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已经全白，虽然目光炯炯，但脸上已布满皱纹，年龄最少也有七十岁了，她关心地说："老先生，这个规定昨天才开始实行的。"

听护士这么说，老先生只好收起报纸，勉强坐到了轮椅上。

乔娜小心地推着轮椅来到电梯口，进了电梯。在电梯开始向下运行的时候，乔娜俯身关心地问道："老先生，您的儿女来了吗？"

"他们都在国外，来不了。"老先生答道。

"您的妻子呢？她会来接您吗？"

"我不知道，她还在楼上的浴室换住院服。"





局长要运动

加　贝

最近，庞局长得了一种怪病，一双手老是莫名地抖个不停。老婆劝他赶紧到医院检查检查。庞局长却不以为意地说："没事，前些日子单位才组织过体检，不会有事的。"

这天吃完晚饭，庞局长老婆陪庞局长在小区里散步，两人走着走着，就来到小区运动场。庞局长神秘地说："听说咱小区刚换过一批体育器材，你看那个八卦圆柄，新添的，转起来跟打汽车方向盘一样灵活，我去试试。"

老婆知道庞局长平时就不爱运动，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升起了？

还没待细问，庞局长已经冲过去，如痴如醉地玩起那个沉甸甸的八卦圆柄，而且真转得跟打汽车方向盘一样灵活。

老婆站在一边担心地喊："小心你的手，别再伤着了。"

庞局长玩了好一阵，汗淋淋地下来了，他举起双手朝老婆展示了一下，得意地说："真过瘾啊，你看我的手现在还抖不抖？"

老婆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犯了糊涂："咦，还真是不抖了。咋回事呢？"

"是转圆柄转的。"

"啥？"老婆更加不解了。

这时，庞局长朝四处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实话告诉你，以前单位给我配了车，我天天开着车上下班。最近，公车被收回了，我的手一下子找不着感觉了，所以老抖个不停。"

老婆生气地白了他一眼，埋怨说："你傻呀，咱可以买辆车嘛！"

就听庞局长长叹一声说："公车不让开了，公款还让用吗？现在买车不贵用车贵，油费、保险费、修车费什么的，不更让我上火吗？"

谁的手艺好

■杨　航

张三是个小偷，他还带了麻瓜和狗蛋两个徒弟。这天张三想试试两徒弟“手艺”学得怎样，就对麻瓜和狗蛋说：“今夜你俩分别去外面偷一样东西回来，看看你们谁的手艺好。”两人爽快地答应了。

入夜后，两人先后出去了。半夜时分，麻瓜满头大汗地扛着个麻袋先回来了。张三一看，心里乐开了花，暗道这麻瓜还真行，出去一趟收获颇丰啊！便让他把麻袋打开，哪知这一看，张三眉头一下子拧成了疙瘩，原来麻袋里装的是一个脏兮兮的旧马桶。麻瓜边把马桶往外掏还边说：“师父，您教我们偷东西要偷有分量的东西，这马桶重得很，而且您每天都用得着，徒弟就把这宝贝孝敬给您了。”张三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心想这小子也太傻了吧，但转念一想，也罢，能把马桶偷回来，手艺算不错了！



这时，狗蛋也回来了，把手上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师父，我把一大户人家的报警器给偷回来了。赶明夜，咱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去他家了。”张三听罢，腾地站起身，两眼放光：“好家伙，竟能把报警器都给偷来，行，还是你手艺高！”

麻瓜看师父对自己是大皱眉头，对狗蛋却是赞不绝口，再也不吭声了，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又过了半个时辰，张三正在睡梦中，忽然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起身开门一看，竟是麻瓜又扛着一个大麻袋站在外面。进屋后，麻瓜把麻袋往地上一放，喘着粗气说：“师父，猜猜我给你偷来了啥宝贝？”看张三一脸茫然，麻瓜得意地说：“师父，我趁着前面小区保安打盹的时候，将他人给偷来了。赶明夜，整个小区，我们都可以长驱直入了哦。”





砒霜与酒

■张　亮

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上了，武大郎前去捉奸，被西门庆一脚踢在胸口上，疼痛不已，一直躺在家中呻吟不停。西门庆从自家开的药铺里拿了一包砒霜给潘金莲，叫她趁机毒死武大郎，杀人灭口。

回到家，潘金莲将砒霜兑了一些水，端到病床边，骗武大郎喝下。

一个时辰过去，武大郎没有死，两个时辰过去，武大郎鼾声渐起，三个时辰过去，武大郎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喜滋滋地对潘金莲说道："娘子，你买来的真是神药啊！我现在是浑身都有劲了。"

潘金莲气啊，找到西门庆，嗔怪道："你那是什么狗屁砒霜，不但没把他毒死，反而把他'毒'得更精神了。"

西门庆问明情况，叹口气说："现在这世上假货太多了，真不知使啥毒药好？"

这天，潘金莲听到楼下卖酒郎在吆喝："卖'玉液酒'啰！'玉液神酒'真稀奇，祖上秘方没人及，酒香飘进月宫里，嫦娥闻到好欢喜！"

潘金莲平时贪杯，就下楼买了一大壶。刚好这时武大郎卖完炊饼回来，见桌上有壶酒，就先喝了一口。潘金莲很是厌恶，不打算喝了，上床去睡。

再说武大郎见娘子走了，就拿起酒壶，下酒菜也不要，独自兴致勃勃地喝起来。酒不过三碗，突然，啪的一声响，武大郎栽倒在地。潘金莲被惊醒，一看，武大郎七窍流血，死了。

慌了神的潘金莲连忙报案，县衙里派人来尸解，得出结论：武大郎系假酒中毒死亡。于是追查假酒制造者，竟是西门庆。

潘金莲得知真相，半天做声不得："这假酒可比砒霜还厉害耶，俺呸！"

老公买肉

■ 文顺勇

下班后，张三接到老婆电话，让他去农贸市场买几斤猪肉带回家。

张三刚进家门，老婆便伸手夺过猪肉，刚瞥了一眼，就对张三吼道：“你看看这肉，肥肉这么多，骨头又这么大，叫人怎么吃？！我看你啊，真是个横草不拈，顺草不掐，天塌了有长汉顶着的老爷命！”



张三早已习惯，所以任凭老婆怎么说，他都保持沉默。末了老婆问起肉价，张三报了个比市场价低两毛的价：“九块八。”“九块八！”老婆惊呼一声，“人家都买九块五，你咋那么大方？你真是个憨包……这么点小事也办不好！”

张三在老婆的叫骂声中，钻进房间。

没过两天，老婆又打电话让张三买肉。

这次张三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老婆再问他猪肉价时，他把肉价又暗暗下压几毛：“九块二。”张三以为老婆这次该表扬自己了，没想到老婆立马又变了脸色：“这几天猪肉跌价了！憨包，人家都买九块，你真是窝囊，窝囊废……”

张三夹起尾巴逃进房间，心里却叫苦不迭：“老婆你什么时候才能满意啊？”

当张三第三次将猪肉买回家时，心里暗自发了狠，一横心将猪肉价下压了两块，回老婆说：“七块。”一边说一边观察老婆的表情，心里美滋滋地想：老婆，这回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总该满意了吧。没想到，又是一声惊呼，老婆将猪肉“啪”地扔到砧板上，一手叉腰骂开了：“你这憨包，你这二百五……这么便宜，一定是老母猪肉，不，是死猪肉！”





刘郎请客

■ 邓春海

刘郎到广东打工多年，虽然没有大发，但好歹在大城市扎下了根，也算有车有房了。

这天，老爸带着几个长辈专程坐车过来看刘郎。

为了体现对长辈的尊重，刘郎带老人家们去海鲜酒楼吃大餐。

果然，一进酒店，表叔公就啧啧称赞起来：“这大城市的酒店就是牛呀，你看这气派，刘郎呀，出息了！”说着，冲刘郎竖起了拇指。

刘郎很高兴，他要的就是这效果，虽然这顿饭的价钱着实也让他挨了一刀，但好歹面子挣足了。

落座一会儿，菜就开始上了。家乡人第一次到大城市，第一次进酒楼，十分小心谨慎，基本上刘郎做什么，大家就先看着，再跟着做。

这时，服务员上了一盘生鲜三文鱼。

刘郎熟练地把碟里的芥末全部拌匀，还嫌不够，又叫服务员多挤了点。刘郎老家在四川，特别能吃辣。三文鱼以前刘郎吃过，不过大多是在大排档。但大排档的芥末，实在不够味，每次都要多挤几次才能感受到那股子辣劲。他想，好容易来到大饭店，这第一道菜一定要让大家吃够味才爽快！

老爸对大家一使眼色，大家就学刘郎样，拌匀调料。

刘郎把一大块芥末拌匀，正准备下咽，突然想起，来者为客，这海鲜，自然要先夹给老人家。于是恭恭敬敬地把三文鱼递给年龄最大的表叔公。

表叔公爽朗地笑起来，说：“还是到过大城市的人懂规矩。”然后接过刘郎递来的三文鱼，刚放到嘴里，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

刘郎一愣：“表叔公……”

表叔公用手一边擦眼泪，一边喘气，好不容易才挤出两句话：“没事，没事……表叔公以前是看着你长大的，这么多年了，感慨万千呀……”

刘郎心里感动，又转过去给表叔也递了一块。

表叔高兴地接了过去，顺势放嘴里，突然他脸部一阵抽搐，瞬间眼泪涌了出来。

刘郎吓一跳，表叔半天才缓过气来，眼泪哗哗地说：“刘郎，阿叔当年对不起你呀，小时候总说你调皮，你不记恨叔吧？”

“哪里呢，哪里呢！”刘郎不由觉得酸酸的，还是亲人好呀，多动情呀，一个个还没吃就哭上了。赶紧把筷子伸过去，给老爸也夹一块。

老爸也不客气，毫不犹豫一口吞了下去，泪水一瞬间盈满了眼眶。刘郎关切地问：“爸，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老爸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但芥末的辣劲让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一张嘴就顺着兄弟们的话说起来，“儿子有出息了，老爸这是高兴啊。”

见大家都这样动情，刘郎坐不住了，也想表示下感动，却偏偏情绪不够，想挤两滴眼泪都挤不出来。他灵机一动，只得尴尬地把一块三文鱼塞进嘴里。

哗！浓郁刺鼻的芥末味冲上来，刘郎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眼泪鼻涕一起喷了出来！

以往刘郎在大排档吃的芥末大多是次品，而此处的是正宗进口芥末，刘郎用在大排档的分量来拌，又涂抹得那么厚，一般人根本就招架不住。

见所有的人都眼泪汪汪，刘郎只得苦笑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太感动了，这些年，我也是太想大家了……”

· 本刊信息传真 ·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在法理上容易混淆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案例，一经录用，即付稿酬。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fabianji@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原编辑。



手感一点不好

■覃　旭

这天下午，小莫骑车，先去长江边游泳，然后顺路买了几样菜，到女朋友小婷家吃饭。

小婷的母亲刘阿姨见小莫登门，十分高兴。她不由分说，抢过小莫手中的菜，就要下厨房。小婷不放心地说：“妈，您眼神不好，我帮您拣菜吧。”刘阿姨一听，不高兴了：“去，你陪小莫看电视，我眼神一点不比别人差。”赶走女儿，刘阿姨哼着小调，在厨房里有板有眼地忙活起来。

菜是大包装着小包，刘阿姨把小包里的菜一样一样取出来，整好，洗好，切好，然后该蒸的蒸，该炖的炖，该炒的炒。电磁炉、煤气灶、电煲锅，同时启动，搞得厨房生气勃勃。

花了半个多小时，刘阿姨就得意地宣布：“开饭喽！”看着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菜，小莫连声夸刘阿姨能干，刘阿姨听得心花怒放。

上了饭桌，小婷想先来一碗汤。她刚把勺子伸到汤盆，就发现有可疑情况。她用筷子捞起几根带状物，问：“妈，这是什么？”刘阿姨肯定地说：“海带呀！你什么眼神嘛？海带都认不出，还老说我。”小婷把捞起的东西拿近仔细看，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把那东西伸到小莫面前问：“你买的，是海带吗？”

小莫看了看那东西，忽然猛拍自己的脑门，憨憨地笑了，连连说：“怪我！怪我……”

原来，小莫游泳后，把游泳裤装在塑料袋里，挂在车头。等买了菜，为了方便，他把游泳裤也放进大袋子。刘阿姨抢菜的时候，他忘了把游泳裤拿出来，被刘阿姨当作海带切了和龙骨炖汤了！

知道了真相，刘阿姨脸红红的，说：“怪不得那么韧。手感一点不好，切的时候费了老大劲呢。”

谁更精明

■ 李　显



这天，市文化局的李处长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刘喜成，是宽甸县光明村的一位果农。当年李处长下乡时住在刘喜成家，他们一家对他这个小知青很照顾，这份恩情李处长一直记在心上。他知道刘喜成的为人，不是遇到大困难，绝不会向他开口求助，这个忙他一定得帮！

原来，刘喜成承包了村里的几百亩果园。本来年初水果商与刘喜成签了收购合同，可没想到，进入秋季，果园遭受百年不遇的冰雹，损失巨大，几百亩雪梨成熟后个头比往年小了大半，形状也不好看，但口感和甜度还不错。尽管刘喜成降低了价格，可水果商说什么也不肯收购，纷纷退单。刘喜成求李处长帮忙销售雪梨。

李处长虽然不是经商的，但他结交甚广，又懂策划，于是信心十足地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保证你足不出户就能全卖出去。"李处长不是在吹牛，因为市文化局正打算近期到宽甸县搞一个文化节，如果抓住这个契机，搞一个采摘节，让四方游客到山上把梨买走，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可刘喜成听了却担心，光明村虽然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山村，风景也很美，可没有被开发，基础建设很差，交通也不太好，就算搞采摘节，也不会有人来。李处长说："老哥，你不知道，现在流行生态旅游，只要搞好宣传，越是没有污染的'处女地'越招人爱。你放心吧，我和旅游局长是好朋友，游客交给他解决。你只要买些帐篷、吊床之类的东西，到时我们文化队会在你的果园搞演出，什么二人转、小品、舞蹈，都会上演。既可以看演出，又可以上山采摘，而且没有门票一说，你还怕没人来？"听了



李处长的话，刘喜成放心了，并开始按照李处长的要求去准备。

在李处长的精心安排下，大批人马进入光明村。

三天后，李处长给刘喜成打电话，询问情况怎么样，梨卖了多少。刘喜成说来的人真不少，梨也卖出三分之一。李处长高兴地说，既然效果这么好，那搞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把梨卖光为止。谁知刘喜成却说："算了吧，别再搞了。"李处长不解地问："为什么？你的梨不卖了？"刘喜成说："你不知道，这些人把梨买走的同时，留下了无数的垃圾。如今果园成垃圾场了，要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啊。"

李处长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你在果园挂块牌子，乱扔垃圾罚款五十元，看谁敢再乱扔垃圾。"能成吗？刘喜成心里画了个问号，不管怎样他也得试试，总得把梨卖出去。

几天后，李处长又让旅游局长把一堆人送进刘喜成的果园。

这次之后，刘喜成向李处长汇报，说梨卖出一大半，可由于人手有限，根本看不住那些人，果园里还是留下大量垃圾，罚款行不通呀！

李处长毕竟是文化局干部，头脑活，对策多，他沉思片刻说："既然罚不行那咱就奖，你把罚款的牌子换成回收垃圾，垃圾还能换钱，这样，那些游客就不会乱扔了。这钱嘛，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只要把梨的价格稍微提高一点，就可卖出那些垃圾的钱。"刘喜成拿出计算器就算，这办法果然不错，可行！

又过了几天，李处长给刘喜成电话："梨卖光了没有，赚了多少？"

刘喜成说："梨全卖光了。"

李处长高兴地说："这回没少赚吧？"

刘喜成说："梨是卖光了，可赔大了……"

"又出了什么问题？"

刘喜成说："还是垃圾的事。广告咱打出去了，牌子上也写得清楚，回收垃圾，九元钱一斤，游客从山上拎着垃圾下来咱就得给钱收下。可万万没想到，大部分游客拎下来的垃圾，竟然是从城里背来的……"

李处长一惊，有这种事？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如新传说、我的故事和中篇故事等；您读到或听到的好故事想和大家一起分享？3分钟典藏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诙段子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热忱欢迎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邮寄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本期责任编辑信箱：wangrui_fd@126.com。

圆你故事梦　助你成功路
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开始招生

故事创作研讨班是《故事会》杂志社创办的培养作者的一种形式，从1996年起，共举办了17期，接受培训的作者达700余人，这为加强作者队伍的建设、繁荣故事创作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保障。

“跃马驰骋歌盛世，花团锦簇醉东风”，为了进一步推动故事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将举办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为全国有志于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优越的培训条件，从而缩短作为一个故事作者的成熟周期，为作者们开启故事创作的成功之门。

具体事项如下

一、凡报名者，不论资历，公平竞争，以作品和创作潜力为衡量标准。须提供：1. 本人创作简历一份；2. 若干篇新创作的故事作品；3. 本人真实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

二、本刊将对应征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议，审定合格者，将在研讨班开班前通知本人。与会者的差旅食宿费用将由本刊承担。

三、报名方法：1. 从网上传递，可发至各责任编辑邮箱，请在邮件的主题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2.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

四、研讨班举办时间为2015年11月，报名工作即日起开始，截止期为2015年10月31日。

带你了解传世美味背后的传奇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故事》闪亮登场

购买方法：

1. 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网上书店购买；
2. 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 http://shop36332989.taobao.com 或扫描右边二维码!